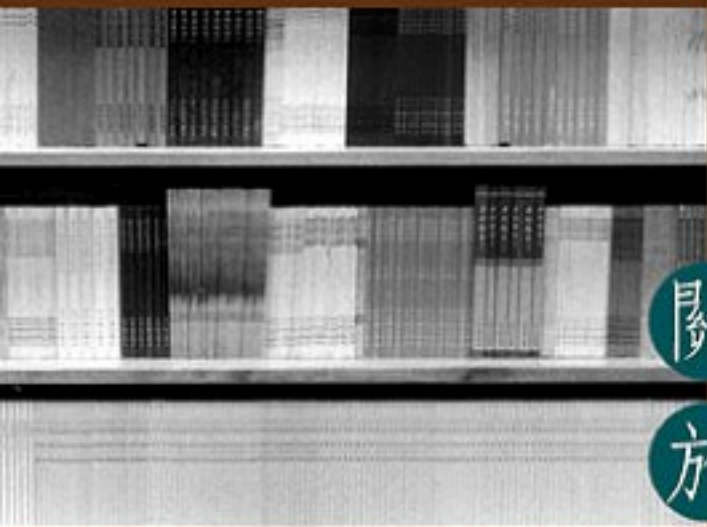


忠信殷勤的傳揚真理

關於文字服事



目录

说明	3
第一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使主的恢复有出路	4
第二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	11
第三篇 书报服事与推广真理	20
第四篇 文字服事的学习	34
第五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交通	48
第六篇 文字工作的价值与学习	57
第七篇 配合职事的文字工作	68
第八篇 文字服事的装备与注意事项	81
第九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原则与态度	95
第十篇 建立事奉主的性格	111
第十一篇 文字工作的制度问题	122
第十二篇 人人都到聚会中说话	129
第十三篇 同心与目标的一致	137

说明

本书系主仆李常受弟兄，于一九八四至八六年间，在台湾与书报服事和文字服事者交通之信息集成。全书共十三篇，论到如何藉着文字，忠信殷勤的传扬并推广真理；进而题及关乎文字服事的学习与装备，并如何建立事奉主的性格，配合职事以推动神在地上的工作。

第一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使主的恢复有出路

主的恢复是真理的恢复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乃是藉着祂的说话。在神的创造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三三 9。）在旧约时代，神一切的工作都是藉着祂对人的说话；到了新约更是如此，祂乃是在祂儿子里说话。（来一 1~2。）

神新约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话的故事。主耶稣是话成肉体，要来完成神的工作。到了使徒时代，使徒们的工作，主要也是藉着话语。历史给我们看见，神所大用的使徒，都留下话语。在整本新约的二十七卷书里，保罗的著作就多达十四卷，占了新约的一大半。

历代以来，神的工作在地上所以能往前，都是藉着祂的话语。我们可以从召会历史的进展，看出神话语的进展。什么时候神的话语不得开展，什么时候神的工作就无法出去。特别是在我们中间，从倪弟兄开始至今，整个主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也就是神话语的恢复。纵观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我们实在能说，在这末后的世代，神是特别把祂的话语和祂的真理，托付了我们。

我们不是凭空说这些话。六十多年来，我们是把古代教父们的教训，以及各家的神学，凡关乎圣经的讲解，都深入研究过。可以说，六十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主的话上下工夫。所以，集其大成，我们有许多书刊的出版。可惜，当时倪弟兄释放的真理相当多，但印出来的却不过十分之一、二。大部分信息都没有刊印出来，甚至那些信息记录，经过时空的转换，几乎已完全被摧毁。有鉴于此，十多年前我们就觉得，必须尽力把我们中间所释放，关乎真理之认识的信息，作成文字出版。为这缘故，近十多年来，我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新约圣经恢复译本和生命读经的工作上。

现在新约生命读经已经全部完成；旧约的头两卷，也已经讲过。

接下去我们要读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我实在盼望主给我更多的年日，能把摩西五经讲完，然后再来看申言者书；末了，我们回头读历史书。我们若把摩西五经、申言者书、历史书都好好读过，我们就可以说，新旧约的启示全数都在文字里，我们就有全部新旧约的鸟瞰。旧约尚有诗歌书部分，如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其中有些我们已有书籍出版，如解释雅歌的“歌中之歌”，是倪弟兄的著作。关于诗篇和雅歌，过去我们也曾查读过；（见“诗篇中所启示并预表的基督与召会”，和“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造”；）至于箴言、传道书，需要花的工夫较少，约伯记则有注意的价值，盼望我们也能把这些书查读过。我们要为这事祷告，我们可能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来完成旧约的生命读经。

用主的话语供应众圣徒

这是难得的机会，能和各地服事书报者，和长老、同工们，一同交通心头的话。我相信同工们都承认，要为主作工，就需要用主的话语供应圣徒。即使是传福音也不例外，都需要有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话语。然而，这些话在那里呢？曾有些人试过，想要在我们中间之外，再去找一些话语材料，但并不容易。因为主所给我们的话语，已包含一般基督教书籍里福音材料的份量，况且我们的发表也比较丰富、高明。

在主恢复的起头，我们就释放了一些基本的真理。以台湾为例，在释放主话语的头一个时期，就释放了“圣经要道”六十题。以卷一的十六题来说，包括人的光景、神的爱、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悔改与相信、赦免、洗净、成圣、称义、与神和好、重生、永生、释放一自由、得救、得救的证实、得救的稳固；这一类的题目，在一般基督教书店里，也都有相关的书籍。早期，一九三八年在烟台时，我曾参考许多英文著作，写成了要道四十二题；到了台湾以后，我又加了十八题，成了要道六十题。所以，在内容上的确是完整，即使是原来的英文著作，也不过只有我们的六七成。因此，当

你读过我们的书籍，再去读其他书刊时，就会觉得淡而无味。

这六十多年来，主在我们中间，的确给了我们一些新的亮光，是从前的基督徒所没有看见过的。如因信称义，当然我们没有路德马丁写得那样多，但除了我们之外，也没有听见有其他人，说到客观的称义和主观的称义。客观的称义是主耶稣在我们身外，在地位上，在神面前作了我们的义。主观的称义是主耶稣进入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义；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九节所说，“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义。”

到了今天，旧约摩西五经中头两卷基本的书，创世记生命读经和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我们是读得非常透彻；创世记生命读经共有一百二十篇，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有一百八十五篇。可以说，在基督教里难得找到一本书，其属灵价值超过我们所出版的书。有时，我听见别人批评说，“李弟兄逼着各处召会，非用他的生命读经，非讲他的道不可。”今天我要对自己的家人说这样的话，我实在盼望你们要识货，不要白花工夫。如果全地六百处召会，都好好读生命读经，把生命读经里的真理研读透彻，我绝对相信，不仅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复兴，即使是在全地上，也会有一个大复兴来到。

把真理的话推广到圣徒中间

表面看来，今天各处召会的主日讲台，都在用生命读经；但照我的观察，各地真正进入生命读经的人不到一半。生命读经的产生，是我经过了五十年研究圣经的心得，在写的时候，还将相关的重要参考书，都摆在眼前。在整理每一卷书的重点时，凡是相关权威参考书里有价值的，都编在一起。你们若是去读那些权威著作，就会发现，凡是有价值的亮光和启示，和有生命供应的，都在我们的生命读经里。这一点我很有把握。若是要你们再花五十年的工夫研究真理，然后花十几年的工夫一面参考、一面写，恐怕你们不一定有人能这样作。

因着主的怜悯，我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听见福音得救了。从得救那一天起，主就使我爱祂的话语。感谢主，祂还留我在地上这样长久的日子。一九四三年，我生肺病时，曾求主再给我十五年的日子。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八年，我活过了这十五年。然而，在一九五八年，我和西方的关系才刚开始。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二十七年过去；我实在没有想到主留我在地上这么长久。不仅如此，祂还怜悯我，使我的记忆力没有衰退；并且我的领会力，好像比从前还要更加强，以致圣经的重点至今不忘。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

若是我们有清明的眼光，认识圣经，认识今日基督教的光景，认识真理，也认识神给我们的怜悯，我们就会花费一生，埋在这些话里面，让这些话泡透我们。然后，我们一定会有负担，尽所能的把这些真理的话，推广到弟兄姊妹和众召会中间。我们会尽所能的，在弟兄姊妹中间，给他们一个爱慕真理、爱慕生命读经的空气。

这次在台北，小排聚会用加拉太书生命读经，我读的时候，常常一读就爱不释手，读得津津有味。在基督教书店的书架上，恐怕不容易找到一本书，告诉我们马太福音是讲国度的福音，马可福音讲神的福音，路加福音讲赦罪的福音，约翰福音讲生命的福音。在基督教里，恐怕也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保罗讲的是全备的福音，包括基督启示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成形在我里面，基督安家在我里面，基督还要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丰满、神的彰显。即使有人能找得到，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读了千万本书，花十几年的工夫，才能得着这些宝贝。

现在，这里有一本加拉太书生命读经，只要我们认真去读，就会看见，里面每一页都是宝贝。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学习珍赏生命读经，将自己投身其中，多在里面沐浴，让真理的光将我们泡透。而后，就能把所蒙的恩典及所得的好处，向外推广，造成一个空气，使众圣徒都爱慕真理，都爱慕生命读经。

生命读经的五种用法

按我自己的观察，生命读经至少有五种用法。第一，为了供应

自己。你要边读圣经边用生命读经伴读。这是一种得供应的读法。譬如读歌罗西一章，说到基督是圣徒在光中的分，你一将这话化祷，就会得着供应；这时，你要把歌罗西书生命读经打开，其中有一篇是讲众圣徒的分，你就可以好好读一读。

第二，为了研究。对于盼望得着真理装备的人，要一卷一卷书的研究。然而，当你研读一卷书时，必须用生命读经，你就会知道它的价值；因为它能应付你研究时所遇到的一切疑难。我在写生命读经时，已经花了相当的工夫，去解决其中的疑难；并且将重点和生命的丰富都摆出来，所以是相当值得作研究的参考资料。

第三，为了小排聚会使用。要小排得到话语的供应，最好是把每一篇生命读经里的精粹点出来，甚至用生命读经的内容，传一点福音。我们读的时候，可以短读、重读、重读、活读、祷读、唱读、解读。这样，无形中就能在排聚会里将重点打到人里面。

第四，为着讲台使用。各地召会，一面在晨更里读同样的进度，并且在小排聚会里推动；一面，主日讲台也讲生命读经。这样，一周过一周，晨更、小排，加上主日讲台，都读同样的一本书，就能给人一个极深的印象，使人得着丰富的供应。所以，各地服事话语的弟兄们，都需要花工夫，帮助圣徒在生活中能活用主的话，并进入话的实际。

第五，喂养照顾人使用。当我们自己在真理的光中被泡透，而到圣徒中间去，和人谈话，与人有交通时，若是到了某个重要环节，觉得某一段生命读经的话，对人有帮助，就可以与人分享，甚至带人一同读这个段落。这会给人一种羡慕，也会产生叫人切慕读生命读经的空气。

我绝对相信，无论是在那一个地方召会，只要肯这样推动生命读经，那地的召会必定得复兴。若是人人肯为了得生命供应，为了研究真理，为了小排聚会活用，为着讲台上应用，并为了在交通中喂养帮助人，好好研读生命读经，如此实行一年，当地召会一定会复兴。因为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比神的真理更有力量。撒但在这件

事上是不会退让的，我们必须看准并预备好，与撒但争这个地位，好叫神的真理能有出路。

建立小排，产生全时间者，奉献财物

我们把主在台湾的恢复彻底看过，并把这里的情形，和各国主恢复的光景，对照一下，就必须承认，若是再照着从前的作法，要往前是不可能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在这个新时代的起头，有几件事是我们必须接受负担的。第一，要建造主恢复的聚会，必须在小排上下苦功。我们不能再像已往，只注意大聚会，倚靠恩赐，倚靠属灵大汉。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到小排，倚靠众圣徒，即使是软弱、久不聚会的，我们的目标也必须是去恢复他们。

第二，要大量产生全时间者。在旧约时代，十二个支派中就有一个支派是全时间的；在新约行传一章里，一百二十个人当中，也有十二个人是全时间的。这些年来，我们不仅忽略小排，也忽略产生全时间者，这实在是误了主的大事。

第三，圣徒们的财物奉献一定要跟上去。我们越推动小排，得救的人数一定会增加；得救的人一多，产生的全时间者就越多。盼望在五年之内，台湾能产生二千五百位全时间服事者。到那时，每个月供应全时间弟兄姊妹的花费，为数定规不少，必须圣徒们的奉献能跟得上。这就如同一个大轮，一旦转动，什么都得跟上去。并且在财物奉献上，不仅是供给同工生活这一面，还有主工作的行动，召会的开展，以及会所的盖造等，都需要圣徒们财物的摆上。

主的恢复以真理作内容，一切配合真理的释放

过去，在小排的建立，产生全时间者，以及财物奉献这三点上，我们如同在冬眠。今后小排的建立必须成功，我们必须能按人数的百分比，产生全时间服事者，并且财物的供给也要跟得上。然而，达到这三点，若是没有真理作内容，主的恢复仍是不够强而丰富。主的恢复要强而有内容，就必须有真理的装备。因此，小排的建立，

全时间者的产生，财物的配合，都必须是为着真理的释放。

若是主恢复中的小排基层非常坚固，人数天天加多，全时间者也产生出来，财物也跟得上，但却没有扎实的内容，召会的见证仍然无法刚强。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见证是什么，主恢复的内容何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真理。我们的真理必须丰富，并且满了神圣的启示。当然，若是没有小排的建立，没有全时间者的产生，没有财物的摆上，有再丰富的真理，主的见证仍是出不去。所以，小排、全时间者、财物、真理，这四者应该调成一个。这就是我们的负担，这个异象在我们中间是再清楚不过。若是我们在这四点上不认真，迟误了主的时间，主或许只好另兴起别人。

若要使主的恢复在地上有出路，以上四点必须点点兼顾。使徒保罗说，“但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若在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他就该受咒诅。”（加一 8。）保罗是那樣的迫切，但他不是发表自己的感觉，也不是说自己的话，他乃是把主所给他的启示传给别人。今天我也和保罗一样的迫切。我们既是爱主、为着主恢复的一班人，我们就必须到这个阵地来，在这个阵地上全力以赴，被生命读经的真理泡透。若是我们没有清楚的眼光，轻易参考别的材料，恐怕我们被拖走了还不自知。

盼望我们都认清目标，竭力进入真理的点，不要光注重大聚会，乃要竭力建立小排，使众圣徒都能起来，各尽生命和生机的功用。同时，按百分比产生全时间者，在财物奉献上跟上去；如此，主必能在我们中间得着一条出路。

主后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讲于溪头

第二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

祷告：主阿，我们需要你宝血的洁净。我们从深处感谢，你的宝血常常维持我们，保守我们停留在与你的交通中。愿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交通，叫我们个个的灵向你是通的，彼此也是通的。主阿，除去一切的阻隔和黑影，使我们接受你的说话，叫我们里面明亮。我们感谢你兴起这许多处召会，感谢你得着许多弟兄姊妹，愿为你的真理忙碌，为你的话语劳苦。已过我们看见你祝福了我们，求你继续记念、祝福。我们实在愿意更明了你的心意，知道在你的恢复中，在这话语的服事上，你要我们如何往前，主，求你给我们清楚的带领。

主，我们是在战场上，求你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为我们抵挡仇敌，遮蔽黑暗的权势，捆绑一切的攻击和阻挠。主，在交通中引导我们众人，在一个灵里说话，在一个灵里相交。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个个都从深处摸着你；并叫我们众人同灵、同魂、同心，甚至声调和脚步都相同。主阿，愿你的恢复在台湾岛上，如日出的太阳，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也像威武的军队，无往不利。主，求你得着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镇，并给我们负担广传福音。

神的工作在于神的说话，以及人的传扬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完全是藉着话、凭着话。两千年来的召会历史，证明话是很重要的。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只要话正确，祝福就来，主的工作就有出路。以基督教来说，基督教所以紊乱就是乱在话语上。用话来传达、宣扬神，乃是神的创举。我们若追查历史，就会发现从摩西开始，众申言者所作的工作，就是传达神的话。

到了新约，“传道”这辞就出来了。中文的“传道”一辞，有许

多地方原文是一个动词，是“传扬”或“宣扬”的意思；（太三 1，十一 1，可一 38，39 等；）有的地方原文有“话”字作受词，也就是“传扬话”的意思。（提后四 2。）此外，有另一个动词，是“传福音”的意思，源自“福音”这个名词，和合本有时也译为“传道”。

（徒八 4。）传福音就是把神的赦罪、主耶稣的身位和工作，当作福音宣扬。在使徒们以后，有许多传道人出来作宣扬的工作。到了约五百年前，改教的人更发明了报纸，作为广传真理的工具。这报纸的发明，很快就被世界的文化广为使用。尤其到了今天，不只有报纸，更有广播、电视、录影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媒体”。

媒体是一种媒介的体系，藉此能把事情传达出去。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过程里，一切事都是藉着“鼓吹”、“宣传”而成功的。所以，话语的宣传不是一件小事。中国有句话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可以兴建一个国家，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一句话可以是祝福，也可以是咒诅。其基本原则全在于我们怎么说，怎么宣扬。

文字工作的起头与过程

一九二〇年，主在中国兴起倪柝声弟兄；他一得救就开始文字的工作。他最早期出版的文字，仍是沿用文言体。那时虽然有五四运动，却尚未影响到南方保守的福建。倪弟兄的父亲很注重中国文学，专特请人到家里教中文；因此，倪弟兄中文的修养相当不错。后来因着白话文的推行，到了一九二五年，倪弟兄出版每月一期的基督徒报时，就使用了白话文。之后，他的白话文越学越进步，等到写属灵人时，他的国语体系已经相当好，更可说是独创一格。从一九二七年起，在文字工作上，也加进了李渊如姊妹；倪弟兄请她专门作修辞润稿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我到上海以后，倪弟兄要我负责主编复刊的基督徒报，他自己则负责编辑复兴报。我算是第三位加入这个文字工作的人。当时还有俞成华弟兄，因着学习内里生命的功课，翻译了一些奥秘派的书籍。这些书刊在福音书房发行，那是我们中间惟一

的文字机构。从一开头，倪弟兄就说得很清楚，这个文字机构不属于任何地方召会，也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完全是他个人的职事，辅助他话语的职事。我们这些加入文字工作的人，都是他的助手帮助他。

到了一九四八年，上海召会带进复兴。复兴的流可说是从烟台开始，流到青岛，再到福州，然后到了上海。倪弟兄恢复尽职那段时间，许多信息都是关乎将一切交出来。如此一来，整个局面就扩大了，倪弟兄便将福音书房重新安排，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四种刊物：见证报、道路报、福音报与执事报。

尔后，政局剧变，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我们就辗转来到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我着手编写圣经要道六十题。同时，为着应付台湾岛上的需要，就恢复了福音书房的出版，主要是出版诗歌和刊印圣经要道。一九五〇年二月，倪弟兄到了香港，把我召去。我告诉他主在台湾各地的情形，他很受鼓舞，便鼓励我继续往前。因着政局的关系，他决定分三个区域设立三个书房，分别在上海、香港和台北。上海的书房由他自己负责，香港的由魏光禧弟兄负责，我则负责在台北的书房。当时，这三个书房的版权互通，可以说三处书房就是一个。

开头时，香港和台湾的书是一同出版。倪弟兄回到上海以后，约有二年的光景，还有一点自由。当时西教士纷纷退去，在公会里许多爱主、寻求主的人，就转到我们中间。在那段时间，倪弟兄和他的助手们，都积极的作文字工作，因为深感自由之日不多，总要抓住机会尽力出版。然而倪弟兄还有许多信息当时未及出版，实在非常可惜。倪弟兄整编了一本诗歌，共有一千零五十二首，其中包括了我所写的第二集诗歌中的一些新诗。同时，将我在台湾出版的圣经要道六十题，改成五十二题，在上海出版。这足以证明，他是照着他所安排的实行，三个书房的确就是一个。

后来，上海所出版的诗歌，因着首数太多不实用，就从其中挑

出三百七十六首。以后在台湾有些异议者，从我们中间出去后，另立出版机构，使用上海出版的三百七十六首诗歌，并且在国外印行。其实，那是侵犯了版权。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香港的福音书房，后来改名为香港教会书室。那是因为一九五二年，倪弟兄被关进监里，为免倪弟兄被冠上和海外基督徒互通的罪名，所作的变更。当时也将“圣洁没有瑕疵”一书，改名为“荣耀的教会”；将“什么是新约”一书改名为“更美之约”。到了一九六九年，香港召会又有人持异议，起了风波，混乱了那里的情形。

一九六三年，我在美国按照当时的情形，出了一分水流报，成立了水流出版社。我告诉弟兄们，这个水流报和水流出版社不是是一个工作单位，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机构，服事我所传讲的话语。

一九七五年，我和有关的弟兄们彻底交通后，就定规了我们中间的文字，中文在台湾出版，英文在安那翰出版，香港教会书室只售书，不出版文字。为着配合政府法律的要求，台湾这里成立了财团法人。事实上，福音书房和水流职事站，在行政上就是一个，是我职事的服事机构，发行三类的出版品一书刊、录影带和录音带，而经营的总机构是在加州安那翰。另外在德州欧文，有一个职事站分站，专门负责印刷英文书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关于录影训练

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工之后，不断的有特会。一九七〇年那一次，从海外去的圣徒有两百多位，全美和我们有交通的圣徒，百分之九十五都去了。那一年，我们从洛杉矶移民出去，人数像波浪般一直上升。到了一九七三年，我们在洛杉矶文化中心举行特会，可容纳三千人的会场都坐满了人，另外还开辟了两、三个小型会场，给弟兄姊妹看闭路电视。与会的青年人中，有许多是刚得救的，整个场面显得相当凌乱。我就在主面前寻求，看见特会的路不能再走

下去，因为每年人数都在增加，并且什么人都可以来，没有任何限制，以致与会情形并不理想。因此，将特会改成训练乃势在必行。若是改成训练，首先必须报名登记，这就有了审核，无形中就有限制。所以，我决定要改走训练的路，将报名的人交由各地召会审核。每年两季，冬、夏各有一次训练。

根据我们服事圣徒多年的经验，知道天下人都是一样，乐意接受恩典，却都不愿负责任，没有责任感。所以，我请报名的人，都要有一点奉献。在美国无论什么东西，若是免费赠送的，人都看不值钱。在他们的观念里，凡是免费送的一定不是好东西。按照一九七四年美国国民平均收入，每个月是五百元，每月的十分之一是五十元，因此，我定规每人奉献五十元。

训练开始时的管制是很严格的，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者不可报名。生病的、属灵情形不好的，都不可以来。并且报到之后，起居生活二十四小时都在训练之中，不能随便访客或上街购物。受训者一到接待处，就要按作息表生活，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晨更，什么时候睡觉，都有说明。聚会前必须早五分钟到会，时间一到，会场大门就关了。若是缺席三次等于自动退训。参训者要准备应考，三次不及格也是自动退训。

这样一作，就把众人纳入正轨。训练会场内外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没有一个人松懈，众人的灵都是振作起来的，果效完全两样。因着圣徒都严格遵守训练的规定，所以使我这释放话语的人受鼓舞，以致冬、夏两季的训练，能持续作得这样长久。训练一年一年办，我的身体却从来没有出问题，并且训练人数一直不断上升。藉着训练，使真理在西方世界不断传扬出去，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

关于训练的奉献

在训练作了几年之后，我们发现安那翰和附近召会，总人数不过一千人，每年却有两次，要用十天以上的时间，接待一千五百位以上的客人，他们的担子的确太重。因此，我们想到可以采取录影

的方式，这样，每次只有一千七百位左右参加现场训练，其余在远处的人，就可留在当地参加录影训练。以后，海外国家争相仿效，都愿意举行录影训练，既节省财物上的花费，也免去请长假的困扰和旅途的往返。但我们要求举办录影训练的召会，都必须遵守现场训练的规则，以维持训练的水准。

凡参加录影训练的人，都要奉献当地国民每月平均所得的十分之一。例如，在台湾早期是定规每人奉献四百元，并且至少必须有二十人才能开办。有的地方召会，以为缴上八千元，凑足二十人分的奉献款，就可以办训练，也不管实际到会的人有多少；到后来，参训的人有的晚到，有的早退，既没有应考，也没有分享，只是草草了事；这种作法是不对的。我要郑重的说，这种情形若不改善，以后就不得再办录影训练。要知道，在海外办训练的奉献款，没有一分进到职事站的账上。我们把这些钱，用在开展海外的录影训练上；如德国的斯图嘎、非洲的迦纳等地，都需要经济的帮助。

参加训练所奉献的款项，不过是作为一个管制的凭藉，并且藉以激发参训者能用心在训练里。各地的长老、同工们，应该在录影训练的事上，带领弟兄姊妹从无心到有心。若是参训者没有能力付这四百元，各地可自行斟酌。在美国，有些学生无力奉献，我们经过审核，就请他们不必奉献；不但如此，他们来参加，职事站还特为他们预备住处和饭食。所以，各地可以把实在无力奉献，而愿意报名参加训练的圣徒交通给我们，我们同意他们可以不必奉献。然而审核时，必须严格。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自己该尽的责任，他们虽可以免奉献，但他们守规矩的灵，必须比别人更强。

关于真理教育

我们办训练，是为着传讲真理。在传讲真理里，有一半是教育性的。说到教育，这一件事常叫我觉得羞耻。如果我是一个教育家，从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三十六年前，开始办教育，幼稚园两年，小学六年，三年国中，三年高中，然后四年大学，再进一步有研究所、

博士班，到一九七〇年，正常情形从国中毕业的，应该有几千人，从高中毕业的也有几千，得到博士学位的，至少也应该有几百。这样办教育才算成功；但反观我们，常常开特会讲道，每主日例会也讲，一直讲了三十六年，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真理。同时，也没有看见什么师资产生。这就证明，我们从前聚会的方式失败了，那条路不能再走了。

需要遵守职事站的规定

你们要办录影训练，就要遵守职事站的规定，这才是正当的作法。职事站所以严格，是希望有人一年拿出二十天，摆在主面前，在祂的话语上好好受训练。同时，也希望参训者的性格受一点操练，不要再像从前那样，早到会也可以，晚到会也可以，到了会中东张西望，随便和人寒暄。我们盼望能给参加训练的人，在性格上也有些操练，教他们知道如何聚会，如何研读主的话。

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们，既是各地的“家长”，盼望能和我们合作。召会是你们的家，你们送子弟来参加训练，家长一定要和办训练的人配合，这样训练才可能成功。如果你们作家长的，态度是无所谓的，那么录影训练对你们就无益了。有人要从录影训练蒙恩，我们十分欢喜，并且乐意服事；但我们要请各地召会的“家长”，一定要与学校合作，这样我们才能收你们的学生，训练也才能有果效。

主的恢复是多面的，有热心福音，有奉献财物，有真理的追求；这样，主才有出路。如果我们平平淡淡，什么都可有可无，都无所谓，我们所作的，就不过是个基督教的工作而已。

主的道路绝对是一元的，忠诚往前必蒙祝福

问：有些弟兄们觉得，倪弟兄、李弟兄的东西是公产，各地召会都可以拿去随意使用。这种情形越来越混乱，慢慢会演变成不是一个号筒，不是一个声音，该怎么办？

一方面，在我们中间没有统治；另一方面，六十年的历史给我

们看见，凡是攻击这条路的人，结果都没有祝福。没有祝福就是失去亮光，没有主明显的带领往前，没有属灵生命的长进。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例子了。今天许多人都喜欢用倪弟兄的东西，再加上一点自己的色彩；凡是这样的人，定规都没有祝福。

这几十年来，我看了很多，发现有一个属灵的科学，就是主的见证是一，主的身体是一，主的召会是一，主的真理是一，主的道路是一；这些绝对是一元的。蒙主祝福的人，就是一直走这条道路。没有一件事比事奉主更真诚，我们必须真而诚，没有一点虚掩之处。若是有人拿倪弟兄的信息，编一篇讲台，那是可以的。然而，要拿倪弟兄写的文字当作自己的，除非标明得很清楚，这篇信息是出自何处，不然都是违反忠诚的原则。

弟兄们，我们的道路是一，我们中间没有控制。我巴不得你们看见更多的光，我也愿意跟你们学。你们若真有光，众人就都会跟着你们走，然而，你们千万不要弄一个花样。在新约里我们看见，有施浸者约翰，有彼得，有亚波罗，有巴拿巴，至少有这四个，他们的职事是逐渐过去的。主的启示只有一条路，你若是保罗，就该忠忠诚诚的释放从主得着的亮光；你若是提摩太，就该忠忠诚诚的与保罗一同往前。是谁淘汰了巴拿巴？是保罗么？不是，是他自己淘汰了自己。

忠心殷勤的释放真理

按着我个人五十三年来的观察和经历，我能说最蒙福的有三点：第一，要看清楚这是主的恢复；第二，近六十年来，主的真理的确是释放在我们中间；第三，要照着主今天的带领，一地一地的召会，要好好作小排，产生全时间的人，并且带领圣徒绝对的爱主，在财物上忠心的与主合作。此外，还有一件事必须抓牢，就是我们在个工作里，只传扬新约中神的经纶，也就是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这六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所释放的那些真理。我们都当忠心而殷勤的，把这些真理释放出去。

若是你们接受这些话，相信你们所在地的召会，必定带来复兴，人数一定加增。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方法能比这个方法带进更多的祝福。我们在我们中间这个实验室里，已经实验了六十年，蒙福之路在那里，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我请求各地的长老、同工，都郑重的看待这事。

鼓励基本订户

关于基本订户的事，盼望各处召会，既是得到这分话语职事的供应，就该尽力帮助这个发行。因为每出一本新书，到底该印多少，这个问题一直是书房几十年来的重担。印少了不够卖，印多了没地方放；不仅增加库存量，并且放在仓库里，纸容易变黄，加上潮湿，就容易损毁，又会遭虫咬，实在都是不必要的消耗。当然，圣徒买了书不一定现看，好比我们到米店买几斗米，也不是一下全装到胃里，总要吃上几个月。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作基本订户，一则每本书的印量多，成本就能降低，大家都享受好处。一则是鼓励弟兄姊妹，建立起读书的习惯，三餐饭后或睡前，都能读一点属灵书报，那真是开卷有益。

盼望各地召会的长老，能有点带领和鼓励，使家家都存有属灵书报，不论是在饭桌上、床头上、洗脸台、或厨房里，随处都有一本，可以方便家中大小，甚至来访客人，都能随处享受主的话。这些书报都满了神恩典的丰富，摆在家中，对这个家定然是有益的。

主后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讲于溪头

第三篇 书报服事与推广真理

读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四十五节。

书报服事的负担与目标

书报服事最重要的负担，不是关心存书的处理，乃是研究怎样在所在地，把每本书报推广到圣徒家里，进而储藏在他们心里。书报服事是召会中很重要的一项服事，特别与长老们有很重要的关系。首先，我们的眼光、见地要清楚，在所服事的召会中，要鼓励圣徒有研读真理的习惯。其次，我们要有正确的经营心态，不是像在路边摆地摊卖书，乃是推动主恢复里的信徒，使每个家里都有书房出版的全部书籍，并鼓励他们尽可能的阅读。

保罗在提前二章四节说，“祂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今天召会多半注重前半节，传福音领人归主；却在带领圣徒认识真理上，构不上神的目标。要补上这个缺欠，达到神的目标，责任乃是在我们身上。

提后三章十五至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经是何等重要，能叫人有得救的智慧，并且也能装备属神的人，使他们得以完备。这是非常宝贵的。然而，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今天信徒普遍的难处，在于打开圣经，虽然字字认识，却不懂得其中所讲说的。即使你学习能力强，学问渊博，也不一定读得明白其中的精意。

认识真理，需要有人讲解，也需要主开心窍

行传八章二十六至三十九节，记载了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事例。古时的太监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若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绝不能在皇宫里作太监。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有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在回家路上读以赛亚书。正读到五十三章说，“祂像羊羔被牵去宰杀，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7。）一面，他觉得很有意思；一面，他虽然字字认识，却不懂其中的含意。这时，圣灵就指引腓利就近他。腓利上前贴近那车走，问说，“你所念的，你明白么？”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人指引我，怎能明白？”这就证明，只有圣经，却没有别人指导、讲解，你仍旧无法明白，无法读得懂。

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并没有公共学堂，也没有学校制度，一切都在于家庭教育。马利亚从圣灵怀孕时，只是个青年女子；但她去见以利沙伯时，她的赞美却句句都是引自旧约。她对旧约熟悉到一个地步，能在灵感下引用经节，编成一篇对神的赞美。如果她没有旧约的基础，即使圣灵感动了，她也编不出赞美来。可见她乃是出身于一个认识旧约的家庭；主耶稣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可想而知，祂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必定受到良好的圣经教导。等到祂出来尽职时，每次进到会堂传福音，就能立即打开圣经讲解。

当初三年半跟从主的门徒，在主耶稣的带领下，一定对圣经颇有研究；他们不可能只跟随主，而一点也不读经。然而，路加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与主同行，却不明白圣经。按犹太拉比的说法，旧约分为摩西的书、诗篇、申言者的书三部分；但他们不知道，每一部分都满了对基督的讲解。同样的，那两个门徒是研读圣经的人；他们虽然知道旧约一切的事，却一点也读不出其中讲解基督的话，所以需要主耶稣给他们讲解明白。（27。）

等到后来门徒聚集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四十四至四十五节说，“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主不但点出来，给门徒讲解明白，并且还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仅要有圣经，还需要有人好好的讲解，并且心窍需要被主开启。

门徒中领头的彼得，在年老时写了书信，其中有相当真理的启示；但在末了他告诉我们，还有一位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毁坏。”（彼后三 15~16。）以希伯来书为例，如果没有讲解，可能我们读了十遍，恐怕也只是一知半解，最多只知道这卷书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能拯救我们到底；（七 25；）祂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十三 8。）然而，那也只是我们天然的领会，并不是希伯来书的中心。若要明白希伯来书的中心，就需要有人指点，也需要主开我们的心窍。现在有了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这卷书就向我们解开了。

以马太福音为例，五章三节，中文和合译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人不必读圣经，都能知道这话的意思。特别是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些道理，格言中都会说，“谦受益，满招损。”所以，即使没有圣经的教导，孔夫子也已经讲得很清楚。对此，理学家也解释得很详细，因此许多中国人认为，“谦受益”就等于“虚心的人有福了”。约在七十年前，我还年幼，生长在基督教里，从小就听见牧师津津有味的这样讲，听的人也很受感动。等到我稍微长大，理智开启一点，就起了疑问：“既然中国文化里什么都有，何必要一个洋教来教导？中国几千年都讲这个，那里还需要外国人来讲给我们听？”所以，在我十六、七岁时，我是反基督教的。

当初西教士在翻译这节圣经时，或许明白这句话原文的意思；但等到那些具有翰林资格的师爷，替他们修文章时，就改了样子。“虚心”原文的意思是“灵里贫穷”，当时若是按正意译为“灵里贫穷”，恐怕没有人能懂。今天藉着生命读经，我们都能明白；但是当时中国的那些秀才、翰林，也许读了都不懂，所以翻作“虚心”，较合中国人的想法。由此可见，读圣经若没有人指点，心窍没有开启，实在很难懂得其中的真意。

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说到福音，

我们是稍微懂一点；但说到“国度的福音”，几乎都不懂。我读基督教的书籍几十年，也听过许多道，还没有遇到有人点出什么叫作“国度的福音”。甚至连马太福音的主题“诸天之国”，也没有人明白其意义。今天许多人几乎都是随着己意，按着天然的领会讲解圣经。因此，虽然这本圣经在我们手里，但若没有经过指点、指导或开窍，我们仍然读不懂。

装备真理以推广真理

我回台湾带领改制，就是盼望主的恢复首先要能扩增，人数能加多；其次，要向海外开展。我们实在盼望，主能在台湾岛上兴起一个模型，然后再传往全世界。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福音化台湾”。为此，在这几年内，我们必须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好能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出发，展开福音化台湾的行动。目前台湾共有三百零八个乡镇，除了七十多处有召会，还有二百三十处有待开展。我们可以将一千人分为一百队，十人一队，到一百个乡镇，盼望经过一个月，都能兴起召会。然后每处留下二位，其他再编组成十人一队，出发到新的乡镇一个月，同样建立召会。依次类推，只要三个月，就能在每一乡镇建立召会。

因这缘故，我们正在积极“练兵”。受训者每周两天出外叩访社区，二至三人为一队，挨家挨户叩门。人一开门，就“一对一”的给他们讲说，并要合式的使用“人生的奥秘”，最好在十分钟内，就能带人相信受浸。目前人向着福音，心是敞开的。根据统计，叩十家几乎没有一家拒绝；除非不在家，否则家家都开门。他们向着福音敞开，愿意让人进去谈一谈。从前我们不得其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从家里请出来，到会所去；有的人半路跑掉，只好下次再去请。人请来了，好像给我们很大的面子，我们很感激。现在是倒过来，我们去他们家里，送福音到府，送圣经到府；这样一送，是人感激我们。

基督教的经典就是这本圣经。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举凡学者或

读过书的人，无不称赞圣经的；圣经在人群社会中，其评价是至高的。所以我们去向人传讲圣经，人都会敬重。另一面，今天全台湾岛上，人人安居乐业，民智开化，非常讲理。当我们去叩门，告诉人我们是传基督耶稣的，几乎人人都欢迎。这是很奇妙的事。从前在上海，左邻右舍即使住了十年，也难得答腔的；彼此互不理睬，见了面也不讲话。那时你若是去叩门，人定规冷眼相向，以为你是找麻烦的，绝没有肯开门的。现在的台湾不是这样，你叩门时，报上“基督徒”，人都愿意开门。

举例来说，最近有三位弟兄姊妹到社区访问，在电梯里碰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刚买菜回来。有位姊妹就上前说，“我们和你谈谈耶稣好不好？”她看一看，回答说，“好，请你们进来吧。”一进她家门，才坐下，那位女士就说，“我为什么开门？因为你们的样子很正派，又是传讲耶稣的，所以我欢迎你们。”她接着说，“我先生在空军服务，前不久才说，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宗教，需要一个信仰。”这实在是主的安排，他们觉得需要一个信仰，我们就送上门了。结果坐下谈几分钟，人就接受了福音。不仅如此，他们正谈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进来，问她在作什么？她说，“我在这里准备信耶稣，请你也来吧。”等到她要受浸时，又来了一通电话，另一个朋友问她：“你在作什么？”她说，“我现在要受浸了，请不要打岔。”随即就在她家浴室里替她施浸。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受训者出去叩访回来，是没有带人得救的；都是一家一家的接受、一个一个的得救。我们这样“练兵”，是盼望开展队出发时，大家都受过正式的严格训练，并且有了丰富的经历。到那时，他们出去必然百发百中。按我们保守的预算，十个人一队，一个月最少能得六十人。以中部地区为例，有一次他们只有十个人出去，三十三天就浸了六百多位，平均每一天得二十位。

我们不仅盼望能福音化台湾，更是为着要推展福音到全世界。所以，在这一期的全时间训练里，加了一门“语言训练”。首要的是希腊文，因为这是新约的文字；为着研读真理，所有同工们都该读

得懂，否则你们是无法作太多的。最起码你们要会参考，会看希腊文圣经，查希腊文字典，参考希腊文汇编。其次，要学英文和西班牙文；前者是世界语，后者是中、南美洲的共通语。今天西班牙语世界，向着主的恢复非常敞开。若是我们能产生五百位，甚至一千位全时间者，即使全数送到拉丁美洲，仍是不够用。至于英文，在非洲也用得相当普遍；我们若有四百位会说英文的全时间者，即使都到非洲也同样不够用。

所以，我们一再劝勉有心全时间服事主的青年人，务要先学语言，其次要把真理装备得完全。你们出去，必须富有真理。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负担，盼望我们中间这头一千位全时间者，能先后全数出国开展，到中、南美洲和非洲；英文好一点的，可以到欧洲。我们的目的是盼望你们出去，到处推广主恢复的真理。

主恢复中文字工作的开展

书报服事的原则也是一样。无论是全时间者出去作工，或是书报服事，目的都是要传布神圣的真理，完成神的目标，在各处兴起并建立召会，成为基督在那里的彰显。

首先我要声明，如果大家认为，福音书房的目的是经营赚钱，那就错了。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里面没有一点赚钱牟利的思想。我们的负担，乃是为了传布真理，服事众召会。

我们都知道，要明白圣经并不容易；然而，藉着生命读经，藉着主恢复中所有的书报，我们能明白圣经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也能清楚每一章节的正确意义。为要将这些真理，传送到所有神儿女中间，就需要全时间者出去访人、供应人，也需要各地书报服事者，在召会里忠心劳苦，殷勤分粮给众圣徒。

目前全球的文字工作，发展到一个地步，有三个办事处。主要的一处是在安那翰；第二处在欧文，是为了印刷；第三处是台湾福音书房，为着所有中文的出版。由于台湾法律规定，成立了财团法人。

这三个分站里，全时间服事的有数十位；此外，尚有许多是自动前来帮忙的。工作的艰巨可想而知。

在我这分职事下的文字工作，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始的。当时我一家十二口住在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书房、卧室、客厅都在同一间。屋子当中仅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小茶几，我乃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编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感谢主祝福了这分职事的文字工作，才有今天这样的规模。

一九六二年，因着清楚该在美国开辟主恢复的工作，释放真理给神的儿女，我便在美国定居下来。经过二十五年，海外因这分职事兴起的召会，约有三百余处，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藉着文字兴起的。我和同工们并没有跑遍那么多的地方，那完全是文字作先锋的成果。这给我们看见，文字的效能是何等的大。

从路德改教开始，主就显明祂恢复的工作。然而，已过五百年来，主从来没有在恢复真理上作得这么多，像祂在我们中间一样。特别是从一九七四年起，藉着生命读经和各种信息，不仅把圣经每一卷完全解开，把关乎基督的要道点出来，甚且开了圣徒的心窍，并把带进神经纶的深处，向祂的终极目标迈进。

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夸口。许多圣徒都见证，从前读马太福音，无论读了多少遍，都只能读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十一 28）这一类的话。就人天然的领会，这样的话一读就明白；但对于什么是“国度”，什么是“国度的实际”，什么是“国度的外表”和“国度的实现”等，是一概不知。好像圣经是读了，却读不懂；看了，却看不明白。然而，现在因着生命读经，他们都能明白，马太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

文字工作遭遇的攻击与得胜

这些年来，因着各地召会追求生命读经，以致有人毁谤说，“李弟兄逼着各处召会，只读他写的生命读经，不读圣经了。”全地六百

多处召会都能见证说，我们没有一处召会不读圣经，只读生命读经。读的人都知道，读生命读经无法不读圣经，因为生命读经乃是以圣经作根据，完全只讲圣经。若有人只读生命读经，而不读圣经，那是他个人的作为，与主的恢复无关。

一九七七年，有两本恶毒的书（“神人”和“弯曲心思者”）出版，极力的诽谤我们。二年之久，我们尽所能的要和出版者交涉，他们一概拒绝。各召会的圣徒写了许多抗议的信，他们也完全置之不理。由于有传统基督教势力支持，著名的刊物完全被他们把持，封锁相关新闻，而不正面的登我们的消息。我们被逼得毫无办法，只能仰望主开路。

一九七九年，那两本书再版时变本加厉，说我们是如同“人民庙堂”的团体。许多美国人读了很受惊吓。我们中间许多青年人都受到压力，他们的家庭和父母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有的甚至花大钱把他们带去“洗脑”。那两本恶毒的书破坏我们，是到这样一个地步。

到了一九八〇年三月，我在阿布客奎（Albuquerque）召开特会。同工们来见我说，如果不能制止这两本书，我们的校园工作完全无法作下去。因为在校园里，只要我们接触到一个人，第二天，他一定会收到那二本坏书的其中一本。该怎么办呢？众人祷告、考虑了三天，仍然无法决断。我们无法使用新闻媒体，因为完全被他们封锁了；想出书辩驳，也没有管道，因为他们在书店里抵制了我们所有的书。

经过多方交通、考量，我里面很清楚，虽然我们事奉主几十年，从不涉及诉讼；但目前除了“诉诸法律”，我们别无他途。这是根据保罗上告于该撒的原则。当时保罗被逼得走投无路，若不上告于该撒，恐怕他会死在犹太人手里。至终，藉着上告于该撒，他得以保全性命，继续为主作工。于是，我对长老同工们说，今天美国的法律清明，司法独立，只有诉诸法律，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在美国诉讼，除了诉讼的确要有理，否则白花钱之外，其次还得有人协助办事，把案件调查清楚，交给律师研究明白。第三，还要有足够的财力，光是律师费就非常可观。决定诉诸法律之后，我对弟兄们说，“向来我们作事，不作就不作，要作非作到底不可。我们不要担心律师费。如果需要，可以用安那翰会所贷款，必要时也可以卖掉。其次是我在安那翰的住所，那是圣徒们替我造的；为着打真理的仗，那也可以卖。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诉讼到底。”

接着我又说，“我要请求同工们，至少有十到二十位，全时间办理这件事。”一开始有十位，最后加到二十位。五年之久，他们马不停蹄的在东岸、西岸来回，寻找相关的当事人，多方收集材料，照相存证，再全部交给律师。美国的法律清明，不是只在法庭上审理，而是在庭外由双方律师带着当事人，请法院派人监视并记录，双方追查。律师就向对方追查，并要求举出凭据。等到最后一次追查时，替我们办案的几位律师，都佩服的说，“你们的人才真是高明，材料收集的事作得太好了。”当然，因为我们有二十位优秀的人专作这事。

不仅如此，因着真理在我们这边，我们在主里真是大大放胆。追查时，双方律师都怕当事人多说多错，输掉官司，开头都不让我说话。后来我越讲越多，我们的律师也渐渐改观念，觉得让我说得越多越好。律师不懂圣经真理，只懂法律；我虽不懂法律，却懂一点法理，就以此作根据来讲真理。结果辩驳得对方完全无话可说，连对方的律师都感觉羞耻。有一次对方的律师说，“我办这案子不容易，要记住一万二千多页的话；况且他现在还在写呢！”到有一天，对方举凡与著作、出版有关的一班人，都来旁听我怎么辩驳。听过之后，他们决定接受我们的条件，不再追查下去，免得越辩越输，也越暴露他们。

举例来说，有一次对方的律师问我，创世记生命读经讲到挪亚造方舟，信息末了说，今天的地方召会就是今日的“方舟”。他们定论说，我和摩门教的史密斯约瑟（Joseph Smith）一样，自以为得着

启示，竟然说我们的地方召会就是今日的方舟，于是要求我解释。我就从亚伯讲起，说到他得着启示，认识神救赎的路。然后是以挪士，认识人的脆弱、贫乏，只有呼求耶和華。神是丰富的，一呼求祂的名，我们就得着丰富，这是进一步的启示。接着是以诺，他与神同行，这又是一个启示。再来就是挪亚，他得了一个启示，就是造方舟。然后总结说，这证明神在每一时代，都有特别的启示。

我问对方：“你信不信神今天是活的？信不信祂今天还说话？信不信祂今天还作事？”他们都回答相信。我说，“那么今天这位活的，仍然说话，仍然在作事的神，怎么作法？并且作什么事呢？我从圣经推论出来，今天神所要作的，就是要建造地方召会。所以我说，今天的召会就是今日的一方舟’。这是寓意的说法（figure of speech）。乃是你的当事人，把这句话领会错了。我是寓意的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地方召会，乃是照着神今天的启示；我们今天所作的，就等于挪亚当初造方舟一样。所以，我才结论说，今天的地方召会，就是今日的一方舟’。”我这样长篇大论，如同站讲台一样，足足讲了一小时。

至终，两件案子我们都十足的胜诉了。如果你问我：“到底你是为主，还是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主知道，我没有意思为自己争一口气。美国圣徒都能见证，讲起忍耐，恐怕还找不到几个人比得上我。在交涉期间，我打电话去求见、申诉，一概遭拒，我全都忍下来。最厉害的时候，美国有二百六十几种刊物，骂我这个老中国人，我也一概忍耐。然而，为着主的真理，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确定的负担，要把祂的真理在这个时代释放出来。我乃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才走上诉讼一途；因为无论如何，这件事是非弄清楚不可的。

这两件诉讼历时五年，一件三年之久，另一件是五年之久，主要的工夫都是在追查。其中一本书的作者避居丹麦，我们还得带着律师，到丹麦追查。“弯曲心思者”一书的出版商和作者，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四月，登报道歉，并将该书撤回。关于“神人”一书的案子，对方很诡诈，就在一九八五年开庭前数小时，宣告破产以规避

责任。然而，法院还是判定我们胜诉。

诉讼期间，有好几位学者、专家替我们作证。其中一位是编写美国宗教百科全书的负责人，经过深入的研究，还出书见证，我讲的道都是基本神学，是根据弟兄会的神学，并非异端。

那本宣判书恐怕在美国司法界是空前的，就像一本说明书。根据追查对方所得的口供，法官一共列举了十六条关于毁誉、欺骗的事实。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澄清和宣传，我们的工作也不再那么受到限制。

接受负担，学习并传布神圣的真理

我盼望大家都领悟，已过五百年来，恢复主的真理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出版的书刊极其丰富，并且满了真理和启示。仅仅二十七卷新约的生命读经，就有一千二百多篇信息，平均每篇十页。历代主一直在恢复祂的真理，然而少有恢复到新耶路撒冷。直到我们兴起来，才把新耶路撒冷讲得透透彻彻。

五十多年前，有一次倪弟兄对我说，“常受弟兄，主所给我们的这些真理，不只是为着我们华语信徒，我相信是为着全世界的。”那时我们二人都不知道，主要怎么把祂给我们的真理，普及到全球。然而，主兴起环境，中国大陆时局变动，主把我带到台湾。经过十年的发展，立了一个基础，主又带我到美国。再经过十年，主就藉着文字，把祂的恢复普及到其他各大洲。虽然各地召会人数还不够多，但的确普及了。此后，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各大洲都有人接受我们所传的真理，也欢迎我们的圣徒前去访问，甚至缅甸、印度都开始有聚会。

为此，青年全时间受训者都要预备好，在五年福音化台湾的行动之后，就要往国外各地去。同时，年年要有人加入全时间训练，在福音、真理、事奉、语文上受装备，为着应付将来各地的需要，到各处建立召会，传布神圣的真理。这是最光荣的事业。

我们实在感谢主，在台湾给我们一个好的基础，不仅圣徒人数最多，并且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配合，使我们能开办全时间训练，差派工人往各地去开展。在上一个世纪，都是外国差遣西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现在是台湾差派“中教士”到世界各地，传布主恢复的真理。我相信到永世里，我要和你们一同为着这个大举，喜乐欢腾，手舞足蹈。

经过倪弟兄和我的劳苦，圣经的真理如今都挖掘出来。一九七四年起，我每年花半年以上的工夫，专心编写生命读经的纲要，以及恢复本的注解。尤其是新约恢复本的注解，几乎字字都是我费过心血，不是用我的母语中文，而是用英文写的。有心寻求的人都不能否认，真理是在我们中间。盼望我们众人都接受负担，好好研读主恢复的真理，并且将这真理传布出去。

我没有意思显扬自己。在美国，神学林立，有成千上万的神学博士、教授、牧师等，我只是个老中国人，未曾在美国读书，更没有神学学位，却出版了许多真理书刊，全数是我亲自用英文写的。论英文我远不如他们，但说到真理我的确有主特别的托付。德州的弟兄们说，去旁听诉讼的追查，如同参加特别聚会；他们甚至建议把这些追查过程中的讲话出版成书。现在这套记录都成为法院的档案，另有一分存在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有兴趣的人都能去调阅。

将真理作到信徒家里

在这个时代，主所要恢复的就是真理。今天全地都在闹饥荒，甚至美国这个大基督教国家，也是遍地饥荒。这如同约瑟在埃及时的光景，只有埃及有粮，其他地方都是饥荒。在当时，你若要得着粮食，就得到埃及买粮。今天，基督教的刊物中，有丰富真理的实在不多；好一点的刊物，也只是讲论一些浅显的福音真理。反观我们中间的书刊，全数满了真理；这不是夸口，乃是证明主的确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负担，不要担心许多书堆积在会所怎么办，而是要想办法送出去。首先，就是要送到每一位圣徒家中。

保罗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二 4。）至今，两千年过去，即使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这缘故，我们才会改制，推动人人申言，个个讲说真理。然而要这样作，要达到这个目标，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教导圣徒真理；否则，圣徒仍会喜欢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已过三十年，我们就是在这个作法里，有时召开特会，讲些十字架、复活的生命、基督的身体等真理；然而，时日过去，真正明白真理的仍然寥寥无几。这是我们心中的痛。

如今，在成千上万的圣徒中，主得着你们这些有心服事主的人；或者是作长老的，或者是事奉的执事，或者是书报服事者。我们为此感谢主；然而，请你们原谅我爱心里说实话，恐怕连你们都不一定清楚真理。这是我最关切的一件事。若是这地上只有一班得救的信徒，却都不懂真理，请问主的恢复能有什么前途？这不过证明召会中的家庭教育不够；故此，我们一定要将真理作到信徒家里。

盼望今后在每个召会中，家家都能教导真理，研读真理。美国德州的众召会在这件事上是好榜样，他们每个圣徒家里，几乎都布满了书报。无论是书房、盥洗室、客厅、床头柜、餐桌上，甚至厨房里，都有打开的书报；人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利用时间读一段信息，即使是烧饭做菜时，也可以得着滋养。今天台湾还没有作到这个地步，甚至有些圣徒们抱怨我们的书太多，聚会又多，常常忙到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表面上，我不好说什么；实际上，这全在乎你们有没有心。如果读真理能得金块、钻石，有谁不读？如果读一小时就能捡到宝贝，你自然会少睡一小时，来得这宝贝。

这里的重点是，你们没有把主的真理看得这么宝贵。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们，都该效法德州众召会长老们的榜样，带领圣徒在读真理的事上着迷；将这事看得比吃饭、喝水还重要。若是这样，主恢复的真理必定大大繁增，并且得胜，召会中的人数也自然加增。（徒六 7。）

服事书报的正确心态

感谢主，我们都有心服事主，也蒙主怜悯能服事祂的话语。因这缘故，我们就得有正确的心态，并且积极进取，竭力推动人来读祂的话。如果我们不动脑筋、不生意、不祷告，怎能把主的话推展出去？如果我们轻看主的话，又怎么会有胆量把书报推荐给圣徒？有的弟兄姊妹看报纸、看电视的时间，都比读圣经、读书报的时间多，这是我最伤痛的地方。盼望我们都能为主起嫉妒的心，把这样的空气改掉，使人人喜欢读圣经，家家以读属灵书报为第一。

你们必须领悟，你们的服事，不是帮助书房经营赚钱，乃是与我们共同背负一个担子，服事主的话语，并且把主的真理送出去。盼望你们的眼光都能放大、放远。以南洋各地召会而言，已过三十多年间，维持他们属灵生命的，大部分还是靠福音书房的出版。虽然同工们常去帮助他们，但真正长远性的帮助，还是来自文字的供应。若是已过三十年没有这些书报，南洋的召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不仅如此，已过二十年，西方的三百多处召会，百分之八十都是藉着文字兴起来的。所以，你们要看见，服事书报实际上是真正与主同工，推行祂的真理，把祂神圣的经纶，神圣的话语传布到各地。

因此，我请求你们接受交通，回到所在地和长老交通，从今以后要看重这事。首先，不是推动书报，而是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激起他们读属灵书报的享受。这在乎我们怎么作。即使是主耶稣自己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真理，都得我们苦口婆心，热切传扬，人才会接受、相信，何况是主的话语，更需要我们背负责任，甘心劳苦，在各地召会热切推动，鼓励大家追求真理，阅读属灵书报。这样，主的真理必然大大传开，真正的复兴也必然来到。

主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讲于白沙湾

第四篇 文字服事的学习

文字工作的重要性

文字工作可说是从神开始的。神是说话的神；（来一 1；）约翰福音明言告诉我们，神就是话。（一 1。）在宇宙间，神是话；祂临及人，感动人写下这话，（彼后一 21，）就成了我们手中的圣经。（提后三 16。）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圣经，对基督徒来说，亏损是无法估算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文字工作，这是一件希奇的事。

世人在兴邦立国后，都会从事文字工作；小则为个人的立言，大则为国家史料。可以说，这世界上若是没有文字，就等于一个人没有了灵魂。

主恢复中文字工作的缘起

发轫于倪柝声弟兄

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起始于倪柝声弟兄。倪弟兄是福州人；福州在当时南方各省中，算是较有文学素养的。倪弟兄的父亲是读书人，家里相当注重文学教育，特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专教他中国古文。在学校里，他的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等到他被主兴起，不过二十岁时，即开始了文字工作。当时，我二姊在南京金陵神学院读神学，而倪弟兄初期的文字，已经散播在这些神学生当中。每当她暑假回到烟台，总会把这些文字带给我看。所以，在我尚未得救时，就读过倪弟兄初期的著作。不过当时他写的还是文言古文，不是白话文，所以我读了觉得很深邃，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以后由于白话文慢慢在全国通行，没有多久倪弟兄也改用白话文写作。倪弟兄非常肯学习，所以改得相当快，也相当成功。

编诗歌

另一面，由于当时国语注音符号不太通行，倪弟兄从小习惯讲

福州话；等到他开始为主说话时，才认真学习讲国语。不过他讲的时候，有些福州音、福州腔，一下子改不了。有几位年长同工姊妹，就戏说倪弟兄讲国语，好像中国古代女子裹了小脚，却想大步走，一点也不稳妥。其实，倪弟兄的国语大致上都过得去，只有几个字咬字不清，但久而久之也都听得懂。然而，说话时可以如此，碰到严谨的文字工作时，就是很大的困扰了。譬如在他编辑诗歌时，为着押韵，真是伤透脑筋。

比方韵母中的ㄌ和ㄥ、ㄇ和ㄨ、ㄝ和ㄟ的分别，对他更是困难。他所编的诗歌，有许多首常常因为搞不清楚，就将两者押在一起；例如“人”和“能”，在他看是押韵的。有时我会指出那个错处，他都很肯学习。中文诗的体裁，韵律上长句不可以和短句押，并且要分奇偶句押。譬如有的诗是八六对句，就该奇数句押韵，偶数句押韵。惟一的例外，就是诗句的长度一样，就可以两两押韵。以诗歌第四百六十八首为例，第一节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这是八六句子，应该八字与八字的句子押韵，六字与六字的句子押韵；但倪弟兄在以下各节，并未按这规则，反而是八字与六字的句子押韵。

虽然倪弟兄接受我的交通，想要修改那些诗歌，但是改不了，因为都给他写绝了；只要另换一个字，意思就差了。诗歌第四百六十八首，和第三百四十九首“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都是五〇年代我们最喜欢唱的诗歌，非常摸着人心，我们常常一唱就流泪。现在因着我们看见了神中心的路线，和祂新约的经纶，所以这一类的诗歌较少唱。后来，我编写诗歌第二辑时，就完全照中文诗的体裁。

我到美国开工后，也编写英文诗歌。我当时请一位美国弟兄帮助我，他的英文造诣相当好，又懂得押韵、节奏，并且非常讲究规则。因此有时难免太受规则的捆绑限制。那时我心里想：文字是配合人的，并非人去配合文字。所以我就改变想法，认为中文诗不一定要那么强守体裁，长句和短句也可以押韵，只要唱起来觉得好听

就可以。

发行基督徒报

无论如何，倪弟兄里面的确有个确定的负担，虽然当时他还年轻，却已经开始写文字。尽管人可以评论他的白话文有时也不太白话，但很快的到了一九二五年，经过仅仅不过五年的光景，他在真理的认识上突飞猛进，于是出刊了基督徒报。基督徒报乃是一分综合性的刊物，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文字的效能很普遍，这报刊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发行到一万分，每个月出一期。现在我们正在尽可能的收集倪弟兄的著作，要重新出版发行。当我再读他那时的文字，仍然很得帮助，因为其中的确有属灵的东西。

基督徒报的发行一直没有间断，直到他有负担另外出刊复兴报。以后由于他的工作忙碌，身体也不好，所以读者就比较难得看见他的文字。有时，甚至复兴报一年也不一定看得到一期。这就使我们这些读者受到相当的亏损。

虽然如此，主的恢复总是要归功于倪弟兄的这分文字工作。说一句中肯的话，好些人亲眼看见倪弟兄讲道，并没有得到多少益处；反而是不少没有亲耳听见他的人，因着阅读他的书报，得到了永远难以言喻的益处。譬如我开始参加他在上海的聚会，从来没有看见超过五百人赴会，最多就是三、四百人。我在那里观察，其中恐怕不到一百人，真正把那些真理听到自己里面。然而，读倪弟兄书报的人，十个当中就有八、九个，把所读的东西读到里面。所以比较起来，文字的收效比亲耳听更有益处，也更有根基；文字工作的价值实在重而且高。

文字工作的发展

至于我个人，二十岁时就得救，并且同时蒙主呼召为祂传扬福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文字工作”。起初我写得很土，第一篇题目是“灵魂得救之妙法”。当时烟台有人创办了一分刊物，名为晨星报。这分刊物的水准不算高，却可算是二次大战前，华语基督徒

出版中主要的刊物之一。曲子元弟兄和他一位朋友，分别担任这份报刊的主编和发行人。我得救五年后，在一九三〇年，由于经常和他们二人有接触，所以他们就鼓励我投稿。那是我正式撰写文字的开始，头两篇的主题是讲到重生。这两篇一刊登，打响了知名度，曲弟兄他们也很欣赏，就一直向我邀稿。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几篇。

一九三二年，烟台召会成立，我开始有了召会生活，就暂时搁笔不投稿，曲弟兄他们也觉得很可惜。一九三三年春夏间，我写了两三封信给倪弟兄，内容是关于烟台召会缘起的交通。到了八月，我离开职业开始全时间。那时，全华北我是第一个出来全时间的，所以很受人的宝贝。不过我全时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去见倪弟兄，因为在我蒙召的事上，他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一见到他，就被他留下来。那时他刚出版通问汇刊第一期，开头是他的发刊辞，接着就刊登了我之前写给他的信函。

有一天，倪弟兄来找我，说，“常受弟兄，我收到许多信件，都是请教一些问题的。我太忙了，实在没有办法花工夫在这些事上，请你替我覆信解答罢。”我仔细一看，那些信都是问及召会的组织、召会的行政等类的问题。于是我明白，倪弟兄要我回覆那些信函，目的是要考核我的文字。我的答覆令倪弟兄很满意；那些覆函，也成了那几期通问汇刊里主要的稿件。或者是因为这一写，倪弟兄就向同工们题议复刊基督徒报，并且把编辑的责任交在我身上。

一九三四年春天，为着基督徒报的复刊，倪弟兄安排了一位弟兄作我的助手。在这当中有个小故事：我在复刊辞中末了，用了“在在”二个字，我的助手看了不懂，我只好教导他一番，告诉他这是很好的一个辞。倪弟兄要我把讲经记录那一栏留着，不要用别人的稿，而要专刊他的文字。他把自己从前讲道记录的一些材料交给我，由我负责挑选，登在其上。

实在说来，倪弟兄交给我的稿子，真是不容易改。那时还没有

录音设备，所以倪弟兄的讲道记录，都是用速记。有位专门作记录的弟兄，并不太懂速记，大体上都是强记；不过，他也发明了一些代名词作为辅助。只是这一来，他所记的无法请别人重抄，只有他自己能作。

那时，帮助倪弟兄文字工作的，主要是李渊如姊妹。她比我和倪弟兄都年长，也是同工们当中文学造诣最高的。在出来为主工作之前，她就在师范学院教中文，所以文字修养极好。早期倪弟兄自己出基督徒报时，用字遣辞比较粗；后来出刊复兴报时，李小姐已经进到工作里，就帮忙批阅、修辞，所以文字精细许多。求主宝血遮盖，等我替倪弟兄改完稿，在他们二人眼中，就觉得我在文字工作上，多少也能负一点责任。李小姐还对我说，“李弟兄，你改稿最妙的地方，就是这个记录只有三言两语，甚至只有一个辞，但你却能照倪弟兄的意思和语气，修补得上下文都很通顺。这真是了不起，若是别人肯定作不来。”的确那个工作不容易，残破的记录，其中只有只字片语，我却得修成一篇完整的稿子，那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也正因这缘故，倪弟兄就越发托付予我。

倪弟兄亲自编辑的通问汇刊，由于他工作忙碌，后来就责成李小姐作代编人。一九三四年夏天，李小姐到南方一带看望召会。由于长期出门，就交托我作代编人。那时，我便身兼基督徒报和通问汇刊编辑之责；这使我有许多学习的机会。直到一九三六年，我才正式在我们中间写出第一篇文字。那是由于倪弟兄的信息不太够用，所以在基督徒报里，开始把我的文字补进去；例如，有一篇是论到进天国，另一篇是“基督家谱的拾遗”。以后基督徒报里，几乎都没有倪弟兄的文字，因为他实在太忙碌，顾不到这一面的需要。到了一九四〇年，基督徒报就暂时停刊了。

以后关于文字工作，就拖延下来，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尽职，觉得需要一点文字，就编了一些福音诗歌，以应付福音工作。一九四八年，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大家都愿意交出来。倪弟兄就重新整顿我们中间的工作，安排出版四分刊物，以代替从

前中断的几分报刊：一分是见证报，专一讲论生命方面的信息，由俞成华弟兄负责；一分是道路报，由我负责编辑；一分是执事报，由倪弟兄亲自负责；另有一分是福音报。之后由于政局变动，过不了多久我便到了台湾。

台湾的文字工作

一到台湾，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责任越发沉重；因为大陆和台湾音讯难通，所以台湾这里所需的文字，如诗歌等都得自己出版印行。故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便开始刊印诗歌第二集，和圣经要道六十题。第二年倪弟兄到香港，要我去会见他。我趁机和他交通到台湾文字的需要，倪弟兄就作了郑重的安排。在此之前，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书房，一个文字工作，就是倪弟兄的文字工作，其他同工都没有；我和李小姐都是他的助手。等到一九五〇年，我和倪弟兄会面时，倪弟兄就说，由于香港、上海、台北成了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所以书房分在这三地成立。然而虽是三个书房，却还是一个文字机构，一个福音书房，有共通的版权。上海的书房由倪弟兄亲自管理经营；香港的书房由魏光禧弟兄管理，由我协助文字和编辑的责任，一切的稿件都要经过我的审定；台北的书房则由我来管理经营。我回台北后立即与张郁岚、张晤晨弟兄等交通，正式在一九五一年设立福音书房。

初期，香港书房不印书，因为是我负文责，多半都在台北印。后来我们发现，香港的印刷比台湾高明，纸张等用品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我们就定规在台湾定稿编辑，再送到香港印刷，两边合在一起作文字。直到台湾生产的纸张达到一个水准，印刷也越来越进步，费用也比较便宜，文字工作才在台北逐渐定了下来。

文字工作的价值

一 效能广而久

台湾的文字工作，一九四九年在台北刚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

作。有时，最多请一位弟兄帮忙跑印刷厂。可以说，所有文字编辑工作，包括有关印刷事宜，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作。当时印刷厂的人，还不太懂得印刷的事。感谢主的安排，那些年间把我摆在倪弟兄的文字工作中，使我从其中学了许多。所以，我在台湾开始文字工作时，从作稿、排版、印刷、装订到出书，每一面我都通；有时甚至连怎么装订，都是由我来教工人。况且，那时福音书房就在我家，只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小茶几充当我的写字台。这不像现在的福音书房，有那么多服事者，设备充足且符合时代。回顾已往的艰难，盼望你们要更加珍惜并多方学习。

我的重点是，主的福音和真理的工作，若是没有文字的配合，将是一个极大的缺漏和亏损。倪弟兄的职事，若没有文字工作，就很难推展。文字的用处广而久；论其广泛，如水一般，不知不觉间就渗进人的里面。有时仅仅一篇文字，不知流到那一家，也不一定落在谁手里，就发生了作用。文字所发挥的作用是永存的，不像听道那样肤浅。一个人听道，当时听了可能很受感动，但是过三天感觉就淡忘了。然而读文字，是越读懂得越多，留在记忆里越久，印象也越深。研究心理学的人已经探究出来，电视比广播高明，感力更强，因为听的永存性远不如看的。所以文字工作的价值，就在于其效能广泛而久远。譬如圣经存在人类中间几千年了，其效能不言而喻。

二 传布神圣的真理

其次，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实在是主的怜悯，从倪弟兄开始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以来，至今在华语基督徒当中，对于真理方面的认识，完全是从我们得着的。因此已过六十年，若是没有我们中间的文字，华语基督徒会比现在更贫穷、更可怜。

不仅如此，主恢复中的召会，早期是从上海到南洋，现在是从台北到南洋；主要是从这一分文字工作得帮助。已过三十几年，他们几乎就是从这分话语职事得着喂养。可以说我们当中说华语的召

会，完全是倚靠这一分的话语职事。从一九六二年起，这一分文字工作，进到了英语世界；尤其在最近十一年，因着我们的辛苦劳碌，把全部新约的生命读经完成，就立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我们看见的并不算太完全，但两相比较，我们所看见的确实比别人高，比别人丰富。所以，现在即使是在西方说英语的基督徒中间，他们也开始使用主所给我们的真理。

举例来说，基督教里有一位相当爱主的弟兄，在好些地方成立了查经小组。有一天，他读到我们的生命读经，非常得帮助。之后，他就在查经聚会中宣布，本来美国有人批评我们讲异端，但是他读了我们的生命读经，发现不仅不是异端，并且相当有内容，所以他声明从那时起，他要在所有查经聚会中使用生命读经。这事发生一个多月前，他特地去我们当地的召会，请求我们给与许可。正巧本生（Benson Phillips）弟兄在那里带领特会，就非常乐意的答应。不言而喻，别的地方也有好些类似的情形。

最近我们将保罗十四封书信的生命读经，合订成一套九大册的精装本，送给各地的图书馆和神学院。到目前为止，凡收到的都很欢迎。不仅如此，前几天职事站还收到一些图书馆的谢函，表达十分的感激。毫无疑问，这乃是一个兆头，指明主要藉着这一分的文字工作，使我们中间的真理达到西方各国。

三 供应生命的粮食

第三，自从我们到了美国，把主的恢复带到英语世界；并且藉着文字工作，很快的将主的恢复从美国传布到中南美洲、欧洲、非洲、纽澳地区。由于这分文字的功用，许多地方的召会因而兴起。起初多是经由圣徒的介绍、接触，末了都是他们自己从文字得帮助。

以澳洲的召会为例，我们无法常去给他们帮助；最可靠、最直接的，还是给他们文字的供应，作为属灵食粮，喂养他们。在表面上看，这仿佛很慢，其实效果相当惊人，甚至是超过人想像的迅速。以墨西哥为例，现在已经有超过近五十处的召会兴起，主要就是靠

着文字的力量；他们最得帮助的，就是播放信息录影带。我们把职事站汰换的机器，加上一些信息录影带送到当地，他们就带到各处广为传播。大部分召会的兴起，就是透过这些信息录影带的帮助。巴西众召会的兴起，也是靠文字工作。目前巴西大约有八十处召会兴起，加上南方各国数十处召会，都是因着文字工作兴起的。现在他们所倚靠的，主要是文字和信息录影带。若是我们文字的供应停止，录影带无法送去，立刻他们就会“闹饥荒”。由此可见，文字工作实在是极其重要的。

文字工作的学习

在书房服事的弟兄姊妹，有的作抄稿，有的作校对，有的作编辑，我认为这对你们太有益处了。若是你们肯专心学习，在校对、抄稿的事上认真，三、五年后，你们将会成为文字工作的健将。从事文字工作，一定要有耐心，有埋头苦干的精神；你们越有毅力作，就越能操练得练达。比方要道六十题，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第一次就作出来的成果。我开始动笔写这些题目，是一九三七年在烟台，最初定名为真道四十二题。完稿后由张子模弟兄协助抄稿，再油印一百分左右发给大家查读。现在回头看，头十六题写得相当精要且透彻，是因为我从烟台就开始动手；之后，经过多年的修改而成的。

关于文字的学习，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只有神是创造者，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能夸口。历史上传说曹植才高八斗，七步成诗，恐怕不过是编写历史的人夸大的说法。在我看来，只有主耶稣才有这个本事。或许是因我天分不够，我总觉得文字是需要花工夫的。一篇好的作品，总得经过多方的润饰修改，千锤百炼，是不可能急就章的。所以古时文人为文作诗，一定要缓步微吟，边踱步边修改。好比老木匠作台子，总要先找对好材料，作出个台面，然后寻找合式的四根桌脚，经过锯、削、刨等过程，再作最后的细工，才能作得精致美观。一首悦耳的名曲，也都不是作曲家随兴就能作出来，

都要经过一修再修，才能最后定稿的。

一九六七年，我在编辑我们中间的诗歌时，就作了很多修改的工夫。那些诗歌有二百多首是我写的，其中第三百八十二首，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首。可以说润饰到一个地步，无论是押韵或节奏，都是顶尖之作。然而有些诗歌，现在仔细研究，那个修改的火候还不够。那些大多是我趁着到南洋各地开特会期间，在飞机上翻译的。因着我没有花太多工夫在那些诗歌上，所以火候自然不够。可见好的作品，乃在于有够多的工夫。故此，盼望你们多有学习、操练，有一天才能应付那个需要。

再者，文字要作得好，首先是要用功学习，其次是要认真花工夫修饰。要道六十题的前十六题，文字所以那么精粹，都是由于工夫花得够；因为那时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多，不像今天这样忙碌。然而，你们年轻人不同，一定要下苦功学习，花工夫修改。比方你们为着这次大会写的几首诗歌，都还不错，题目定得也不错，内容也还可以，显明你们的确有这个性能。然而，修改方面的工夫，明显你们还不够，还得学；这相当需要你们花时间努力用功。最好能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在诗辞歌赋的创作上，给你们有原则性的指教和改进。

中文的诗辞歌赋首重节奏，就像体操般的有韵律。比方对仗，整首诗都得一致；不可头一段四六对仗，后一段就变作五五或三七对仗。补充本里的诗歌，是给大家读一读、唱一唱就是了；否则按诗歌的体裁来看，实在不合规格，不过是几句话，照着乐谱拼凑而成，完全没有节奏、韵律可言。据说年轻人喜欢，不过水准实在不够。

我的点是，你们要抓住机会学习，不只在文字上，更要在真理上。即使是抄稿、校对，甚至剪贴、设计，都很有可学习之处；这对你们性能的发展很有益处。现在你们有那么多人在书房服事，我很喜乐；盼望三、五年后，你们个个都能成材，都能配合召会的行

动。譬如现在我们推动校园、家庭、儿童、和社会各界的福音工作。这四大项目，在在都需要文字工作的配合，如撰写各种福音单张、编辑儿童诗歌等。现在我们的儿童诗歌不算太好，有时我看到几首也不愿意说什么，免得扫了你们的兴；为了需要，只要堪用，将就一点也是可以的。

虽然如此，你们不要灰心丧胆，担心作得不好。凡事欲成功，总得有个起头。比方我开始文字工作，写的是“灵魂得救之妙法”；写来写去，慢慢我就会写神新约的经纶，说到素质的灵、经纶的灵、神的分赐等。所以，一切都在乎你们作不作；你们越作自然会越进步。所谓“不怕慢，只怕站”，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多方操练，千万不要懒惰。另一面，你们也不可以张狂，自以为全时间作这一行，就相当了不起。千万不要想现在要传校园福音了，你写出来的福音单张，非一鸣惊人不可。按我的观察，凡想要一鸣惊人的，至终都写不出好作品。一九六〇年左右，有几位青年人，在这里大喊，说他们看见了异象，并且批评我们已经失去异象。然而事到如今，证明他们才是没有异象的人；他们那样高喊的结果，不仅毁坏了自己，更使主的恢复受到相当的亏损。

故此，我要奉劝你们，千万不要作张狂的事，倒要殷勤，脚踏实地，凡事从小处着手，不要一心只想作大事，也不要作得太多、太快。刚开始时，你们可以操练写一篇简单的福音单张，然后摆在一边；过两周，再回头修改一次；一个月后，再改一次。这样改了半年，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千万不要今天写了，明后天就想交稿付印；那样作太草率，总要一修再修，慢工才能出细活。

以福音诗歌为例，我刚开始操练写的时候，如第七百零一首的“空空空”，第七百二十三首的“需要耶稣”，起初都只写副歌。等到隔了好些时候，我才动笔，一节一节、陆陆续续的写出来。七百零一首的第一节说，“日光下劳碌，有何益？令人厌，万事无新奇！一过去，无人再记忆！虚空的虚空！”这是八字的句子，都是五三或三五的节奏，配上曲调十分合韵。如果曲调适合四四节奏，就必须

四四合成的句子。表面上这很容易，实际上要能写得好，很需要花工夫。每一节我都是先拟好大纲，再一句一句的琢磨，然后加以修改。写好了，就交给倪弟兄批阅；他改得更好，特别是第四节头一句“劳苦成愁苦”，两个苦字对仗，这在诗辞歌赋上，简直可以称为“完美字眼”。这首诗大体说来浅显易懂，似乎语句有点土；但是因为节奏好，唱起来就很有诗意，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可见不一定非得用些艰深的辞句，才能表现浓厚的诗意；即使是一个语助辞“了”字，若能用得好，也是美妙而有意义。

我这样形容，目的是要你们领悟，作文字工作，一定要下功夫学习。不只写诗歌需要修改，就是写一篇福音单张也得修改。改了之后放在一旁，每隔一周回头修一次。如果能留个半年，相信你们能从其中学习更多；同时，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必然高明。工夫的深浅，完全在乎你们花多少时间。

文字工作的异象

你们务要记得，文字工作的效用广而久，完全值得你们花工夫去作。再者，你们一定要有耐心。文字工作的内容，无论是写作、编辑、校稿、抄稿，每一项都很枯燥，长久作下去，很容易令人生烦，所以你们都得操练有正襟危坐的耐性，坚定持续的性能。已过十一年，我每半年要花约一百天的工夫，每天伏首案头，最少四、五小时以上，一切生活起居都由我的妻子照料。如果我不这样作，就无法完成整本新约的注解和生命读经。

一件事要完成，特别是文字方面的工作，不能只靠上班时间。按一般的规矩，你们在书房上班是朝八晚五；下班后还得顾到家庭生活和召会生活。然而，如果你们只有上班时间才作文字，一周下来定规作不了多少。表面上我每天只作四、五小时，由两位助手帮助我读和写；但是真正写作的时候，她们完全帮不上忙，必须我亲自编写。往往天尚未明，忽然有了灵感，或者光从天上来了，我就暗暗起身，不敢惊动我的妻子，赶紧到写字台前匆匆记下。为了争

取时间，我常常像速记般记下，所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等到助手来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照着速记口述一遍，请她们记录、修改。许多长的注解，我都一改再改。即使在外旅行，只要一得着新的亮光，我会立即打长途电话回去，请人把稿件找出来重新改过，甚至重新写过。

你们或者有人文字写得不错，但千万不要骄傲，以为人在这方面可以作创造者，能七步成诗。我不太相信有什么人具备这种天分；所以你们不可自满，一定要花时间、下功夫。无论如何，我所写出来的，总要经过许多的酝酿、考量，否则就作不好。在文字工作上的进步，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你们不要自以为会写作，没有这样的事。何况今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这分话语职事，乃是如水流般，不断涌流，不停的往前；我们都得跟上，不可自满于目前的光景。

目前全球在这分话语职事里服事的，包括台湾、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和东南亚各地，除了志愿帮忙的，正式作文字工作的，共约有一百位。乃是靠着你们这么多人，才能把主的文字延续、不断的向外传扬，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传家之宝”。这分话语职事的丰富能保存起来，成为供应的源头，就是因着你们在文字工作上的配合。然而，你们不可自满自足，特别是领头编辑、翻译的人。如果要我批评你们的文字，我从良心里说诚实话，你们还得再学习。不过你们不要灰心，因为文字是很难作绝的；有时所写的，很符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另换场景就不行了。至于翻译方面，也有人批评说，我们的文字完全是外国语气；固然你们不必太受影响，却也得花工夫研究改进。

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最大的缺欠就是文学素养不够。所以，我不厌其烦的嘱咐你们，盼望你们努力学习，特别是在编辑方面，经过三、五年能培养出文学的性能。同时你们当中，特别是领头的弟兄们，不要以为文字工作占用太多的时间，使你们无法在别的工作上有分。我愿意这样说，在全时间服事主的事工上，文字工作乃是超等的，因为这分工作是普遍而永存的，并且是最能感动人，留

给人深刻印象的。这不是其他方面的工作所能顶替的，所以你们在其中服事多年的，在主面前不能没有功劳；有的弟兄服事超过三十年，可谓劳苦功高，我相信各地召会都感谢他。你们当中的年轻人，不要以为我讲笑话；你们能好好作十年而不递辞呈，就知道实在不容易。

总而言之，作文字工作需要异象，有耐性，有恒心。有时为了琢磨文句，可以暂且放下笔，走到外面去呼求主名，或者唱几节诗歌，放松一下心情，灵的感觉一定升高；回来再作，文字一定写得出来。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盼望对你们大多数的年轻人，能有所鼓励和帮助。

主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讲于台北

第五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交通

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学习

翻译圣经，要注意原文的意思，也不可忽略译文的语体和节奏。中文和合本，其语体、节奏都相当好，我们翻译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一定要保持那种语体和节奏；除非照着希腊原文，在翻译上有不妥、不对之处。比方“变化”（transformation）一辞，中文和合本多译为“变成”或“变”，没有把“化”的意思译出来。凡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要照原文改正；至于原来的语体和节奏，都要保留。

中文和合本的节奏，的确值得仿效、参照，这是中文圣经译本里的无价之处。在中文里，不只诗辞讲究节奏，即便是好的散文，也都有此讲究，让人读起来有韵律感，有节奏感，有经典的味道。圣经既是经典，我们的中文译本就得把那个经典的味道表达出来。

再者，中文和合本虽是语体文，但读起来让人感觉稳重，不像报纸的文体那样低浅而轻浮。然而，和合本有许多地方未能精确译出原意，特别是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真理太深，前人在翻译时亮光不够，所以无法翻得好，这点我们要给与同情。一九五三年，我们在台北作训练时，为了带领查读以弗所书，我曾暂时翻译过这卷书。当时只想把真理的点表达出来，所以若是以经典之作的标准来看，那完全不合格。

因这缘故，我们才决定好好花时间，重新翻译新约；这事一点不能快，乃要一节一节仔细的微吟推敲，功夫必须下得深。盼望这本译本问世，确实能成为经典之作。你们有的人已经在这里多年学习，还得再力求进步，作出一些经典文字。可能有人认为，不如呼召一些文学造诣不错的圣徒，进来一同配搭。要知道，圣经的经典味道，与一般所谓的文学有所不同，用字遣辞的讲究也各自有异。等到把那些造诣不错的人教会，差不多你们也都学有所成了。我相信你们的确都有这个性能，所欠缺的只是火候和工夫，所以你们应

当尽力下功夫学习。

其次，你们应当把所有华语圣经译本都收集过来，作为参考、帮助；即使是天主教的译本，也不可放过。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著作，他在行传二章四十六节的翻译上，用了“挨家挨户”（from house to house）的字眼，我觉得那个翻译达意而典雅。可见文学是跟着文化，是没有穷尽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天主教里有异教的作法和异端的道理，所以即使有好东西，我们也不学；那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你们一定要多方收集、比较、参考，这会增广你们的见地，同时在翻译上，会给我们莫大的助益。

问答与前瞻

问：目前福音书房发行的几分期刊，都遇到瓶颈，需要考虑如何往前。“话语职事”方面，由于这几年李弟兄用华语释放的信息不多，所以内容慢慢变成几乎全是翻译的即时信息。

至于“教会通问”，就我个人看，比从前进步许多，内容也较为丰富，采访的范围更为广泛，可说面面都尽量顾到。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条中心路线，就是紧紧跟随职事的带领。相信这对各地召会和圣徒的供应，帮助很大。不过由于对海外，都是采赠阅性质，只能以普通方式邮寄；等到圣徒收到时，往往已经过了两、三个月，在时效、财物上，都是供应的一个亏损。

生命读经的翻译，目前已经追上进度，在内容和文句的水准上也有进步。然而回头看从前的翻译，就觉得似乎应该重新修订。如果力量来得及，盼望都能尽量顾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有好几卷真是难翻，希望李弟兄不只作定稿的工作，也能常常回来亲自带领我们作。

关于“话语职事”，举例来说，我在美国开工，创办了一分水流报（The Stream），发行虽不广，但在起初几年也相当为主使用。以后因为出刊生命读经，我没有工夫再去顾到，所以就停刊了。发行

这样一分报刊，主要是作为一条联络的管道；同时每三月出一期，的确带着相当即时的供应，是书本无法代替的，甚至不是生命读经等信息所能置换的。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停刊很可惜，屡次想要复刊，结果都因人手实在不足而作罢。

同样的原则，如果“话语职事”和“教会通问”停刊，我认为相当可惜。实际上，这两分刊物的确应付了各地召会相当的需要，也带着一点联络的功能。至于在美国出刊的“生命职事”，主要是应付那里的需要，不太可能合并进来。若是可能，首先可以考虑暂时缩减“话语职事”的篇幅。其次，我打算从明年起，一年最少来两个月，释放一些信息，那些都可以编入“话语职事”。

趁此机会，我要对你们说一些心里话。现在我里面只有两个负担。第一，目前新约生命读经已经作完，盼望主赐给我足够的年日，能把旧约生命读经也完成；先作摩西五经，然后是申言者书，再来是历史书，最后是诗歌。旧约里的确有一些丰富。按我的观察，我相信主来得不会太早，还得一段时间的预备。所以在这段期间，召会非常需要这些丰富的供应。

第二，我愿意尽量把召会的开展和建造，作出一个局面。这一次我回来台湾，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作出一个模型。除此之外，若再加给我其他工作，我就作不了，也实在担不了。文字工作方面，单就生命读经来说，每一篇都是以英文释放，他们编辑好之后，都要读给我听，再修改定稿。这是相当吃重的工作，因为生命读经和话语职事不同，我若不亲自定稿，就担心走了样。所以，关于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恐怕我没有多少时间作。若是要我协助研究特别的辞句，这倒还可以。主要还得靠你们的劳苦，在文字上多下功夫。

按我的观察，你们大体上都有进步；只要能继续往前，文字工作非常有希望。现在我还是鼓励你们，生命读经的翻译绝对要快快赶上；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你们要尽可能的先作出来，再

回过头去慢慢修订。所谓“不怕慢，只怕站”，有总强于无；先有成果才能要求改进。

问：我们一直盼望在文字工作上有负担、有才干的人进来，能够在这里操练几年，然后一同担负文字的责任。不过这很不容易，特别是弟兄们，请他去讲道、开展、得人就很愿意，要他在这里磨练，可能两个月就坐不住了。另有一些受推荐文笔不错的人，却不一定适合这分职事的文字工作；符合用处的人又难得。以同工们为例，有的对文字好像有点兴趣，等到真的请他们试着作时，愿意好好作的，又寥寥无几。所以，除非年轻人当中，有合式的人被成全起来，才能应付这个大的需要。

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祂交账。文字工作非常有价值，我信主会认这个账。你们要祷告，求主给你们几个人。主若将人赐给你们，你们要宝贝，慢慢的多方成全。譬如倪弟兄三十年的职事里，在文字工作上，没有几个人能帮助他。有些人虽然文笔不错，写写家讯还可以，但真要编辑文字，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一定要求主怜悯，赐给你们几个人，能像你们一样，有心志、有异象、有眼光，看见文字工作的效益广而久，感力深刻，完全值得全心全力去作。

问：这次李弟兄来，要带领召会开展和建造，并且推广福音，好能带进更多新人。是否话语职事和召会通问，能针对这一点有所改进？从前我们刚得救时，从基督徒报得着很大的帮助。基督徒报是综合性的刊物，其中有较初阶的信息，初蒙恩或属灵光景较浅的信徒，都很有兴趣追求。相对来说，话语职事和生命读经似乎太深，连召会通问都不算浅。所以是否考虑，华语方面能出一分刊物，配合李弟兄在这里的带领和行动？

这些问题我曾考虑过，也有一些感觉。第一，关于懂不懂的问题，我现在发觉一件事，我们不该相信，初信的人无法领略较深奥的属灵之事。因为现代的教育发达，一个小孩到了五、六岁，已经

能懂得许多事。第二，新得救的人进到召会中，他对真理能领会到什么程度，完全在于召会中的空气。譬如今天的电脑，拿到中国乡下，恐怕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美国，个个家庭里六、七岁的小孩，都懂得怎么使用，这就是在于那个空气。

第三，所谓综合性刊物，是最难编辑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才。要作一个专题或中心路线的刊物很容易，但是要作综合性的刊物，大部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内容多是七拼八凑的。所以，与其作得不好，还不如不作。就是因这缘故，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出过综合性刊物。当前我们应该作的，用人的话说，就是推动我们中间教育和文化的水准，拔高属灵的空气，让初信的人一到我们中间，无论谈话和接触到的，都是这些高品的真理。我们不该去迁就他们，降低属灵的水准。

现在美国的教育界作检讨，发现大部分儿童里面的本能，超过他们上课的内容，所以必须提前教授；同时，对于资质优秀的学生，已经发展一套培养计划，按其程度教授。同样的原则，在主恢复中的召会，必须脱开基督教，用主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制造空气。例如素质、经纶、分赐等，实际上不太容易明白其意，但目前这些辞在这里，已经变得很普遍了。盼望我们书里的属灵名词，大家都能琅琅上口。这需要同工们、负责弟兄们花工夫去推动；久而久之一定能成功。

所谓“不进则退”。几十年前，我看中国社会是很落后的；但是这一次我回来，发现台湾的进步实在惊人，连电脑都能作得很精密。这当然要归功于政府提倡教育，培养出一班年轻人，带动了进步。

从前中国人说，城市孩子很聪明，乡下孩子比较笨；其实这完全是空气造成的。例如，我听说有些地方没有跟上生命读经的追求，只用初信造就带领聚会，我觉得很可惜。初信造就是三十多年前，倪弟兄当时的见地，并不是说内容不好，而是以我们目前对神圣真理认识的眼光，重新审视，应该超越那一个。今天主启示给我们的

丰富，乃是包罗万有的，基要的真理、中心的路线、神圣的分赐都涵括在内，所以我们不该再走回头路。譬如一个人已经上了大学，你还回头去教他怎么吃饭穿衣，那是一种严重的退步。

盼望你们接受我这样的交通。相信你们若肯这样实行，五年后我们中间七、八岁的儿童，都懂得什么是素质的灵，什么是经纶的灵。这就证明我们教育的水准拔高，文化程度也提升了。正如现在的小学生，比我们作中学生时知道得还多。所以这完全在乎一个空气问题；你们应该考虑的，就是怎样制造出这样的空气。

事奉上爱心的警告

我心里有一些话，是准备要对全时间的同工们说的，现在稍微透露一点给你们。第一，我们事奉主，千万不要争竞。第二，不该轻看自己的服事，高看别人所作的。第三，不要和一同配搭事奉的人起冲突。这些感觉和情形都不该有。你自己里面要清楚，主既安排你在这里作工，就要好好作；千万不要作掣肘的事，更不可以反对别人所作的。你只要尽你该尽的那一分；这样你的事奉才会“长寿”，才有价值。已过有些人自以为看见异象，结果却从我们中间出去了；这对我们应该是强烈的警戒。如果真的看见异象，应该感谢主，好好尽自己的一分；但是他们却践踏别人，反对别人所作的，说别人完了。他们这样作，自己就完了。你们一定要学功课：看见异象，对基督有认识，应该是使你更尽心尽力，谦谦卑卑的供应你所看见、所认识的，使众人同得益处，像保罗一样。（参林前九 23，林后四 5。）

在书房一同配搭事奉的，有的作编辑、抄稿，有的在库房发书、打包，有的作出纳、业务；无论作什么，都要忠心于自己所作的一分。不要看别人的地位比你高，他所作的比你更有价值。这里的事奉是团体的，每个人所作的那一分都有价值。好比一部机器，就是一颗螺丝钉也很有用处，很有价值。若是这颗螺丝钉不转，恐怕整部机器就动不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安于并忠于自己所作的那一分。

另一面，若有别人作不到的时候，你要为着主的缘故，尽可能的在暗中补上。千万不要太定罪，更不要太显聪明。求主宝血遮盖，我原来也是很争胜的人，但是蒙主怜悯，从我出来全时间那一天起，我就取一个态度，要尽所能的作我该作的那一分；至于别人作得好不好，我不比较，更不反对。不过我所遇到的难处，都是别人嫉妒我这一分，起来反对我。至于我，如果别人所作的比我精明，我倒愿意跟他学。我常说一句话：既然我能心服口服的受一个倪弟兄带领，我就能受十个倪弟兄带领。话说回来，要我受你带领，当然你总得比我高明一点。

简而言之，你们在一同配搭事奉里，不要嫉妒，也不要骄傲。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我只作校对，不作编辑？一面说，如果个个都是编辑，谁来校对？实际上并非你作校对，就比别人显得低下。反而你所作的，正应付了整个事奉上那一部分的需要。连打包在内，若没有人作，即使文字印出来，怎么发得出去？我们都要看见，凡我们所作的，都是为着主的恢复。

盼望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中心点，并且采这样的态度：主安排我作那一部分，我就忠心、尽力的去作；我不和人比较，也不嫉妒别人，有时别人忽略了，有不及之处，我要在暗中补上。这样，大家才能在一起，同心合意的配搭事奉。所以在书房的事奉，乃是真正的实验室，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二 20。）到底这对我们是个口号，还是真正的实行。

今天大家能在一起共事，并且是事奉主，实在不简单。在社会上，每一个公司行号，包括学校在内，所有的难处往往是在共事。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不会有什么难处。历来，我们的难处不外乎这一点。不过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主的怜悯和恩典，有些弟兄姊妹的确是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活，只单单为着主，尽上自己那一分。不要嫉妒别人，也不和别人比较；不要认为别人作的高，自己作的低，更不要觉得自己作的好像比别人更好、更高、更完全。反之，要看见那里有疏漏，就在那里暗中

补上。我们众人一起同工，乃是为着主。这个光景是最美的，配搭也是最顺畅的；这能使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同往前。

事奉中真理的学习

现今主的恢复在每一面，特别是在真理方面，都是空前的丰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重生、成圣等基要真理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经过这几十年，一面是倪弟兄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一面是我们接着在其上有建造，许多的丰富都藉此出版成书。盼望你们趁着年轻，好好学习真理；即使不能完全记住，也得留个印象，知道这些丰富在那里。这样，一旦有需要时，就能立刻把这些丰富摆出来；即或不然，也能很快的找出来。这完全在于你们用功的程度。

其次，你们要学习讲说真理。现在我们的产业，比三、四十年前丰富得多，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操练。经过操练，你们才能知道该怎样合式的使用。我能作见证，其中的确有生命的供应。特别当我著作的时候，常常材料一收集好，里面就有膏油涌出来，一些新鲜、滋润的辞句，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如果不立即记下就会消逝。有时里面得着光照，实在难以表达，约略记得那里有合式的发表，就得赶紧找出来参考。

这些丰富的真理的确需要你们花工夫学习、操练、装备。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种浓厚的空气，那是何等的好。同工、长老、事奉的人，个个里面都充满真理，日常的谈话都讲说真理，生活也照着真理，自然就产生一个高品的空气。这样，无论是初蒙恩的，或是小孩，一到我们中间，处在这样的空气里，听到素质的灵、经纶的灵，自然就能明白。在我们的感觉里，真理有深有浅；实际上，这深浅不在真理本身，而在于讲说的多寡。三一神的分赐、新约的经纶等，若能常常讲论，就不会觉得深。如果你连着生、成圣的真理都没听过，那对你自然是很深了。

第三，我们中间的丰富，不要只摆在书架上，乃该拿来研读、

讲说、甚至编写。你们若能天天学一点，自然能积少成多。我释放的这些丰富，或者是我基督徒生活累积的经验，或者是我历来研读的认识，还有从查读参考书获致的成果。这些都是圣灵在我迫切寻求的过程中，慢慢启示、光照产生的。

既然我们中间的真理这么丰富，我特别盼望你们这些在书房服事的人，要养成一个习惯，研读、讲说、使用这些丰富，以制造、拔高、并提升主恢复中的属灵空气。这样，主恢复的前景必然光明远大，满可期待。

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蒙怜悯的一班人。我们原是万物中的渣滓，世界上的污秽，是算不得什么的人，完全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是主，你不仅拣选我们，把我们从其中分别出来，还使我们在你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为着你给我们有这一分的用处，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确祝福了这一分文字工作，使你一切真理的丰富，全都积蓄在这文字里。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天天都要蒙你这恩典的覆庇，经历、享受这恩典的供应。

主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讲于台北

第六篇 文字工作的价值与学习

文字工作是神自己开始的

神是说话的神，神的智慧知道，若祂说的话不写出来，就成了泡影。在今天的人类中间，若是没有这本圣经，实在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人群社会中所以还有一点光，就是因为有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不只在历代，藉着先祖和申言者说话，祂还把祂所说的话，都记在圣经里。这实在是一件神迹。

全世界没有这样一本书，不只在真理上完全，更在写作和安排上，都很完全。神用了最好的文字写这本书，也用了最合式的人，至少四十位来写这本书。若是当初摩西没有把五经写出来，大卫没有写诗篇，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们不知道摩西用了多少时间写五经，但我们相信他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并且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大卫可以说是相当忙碌，并且相当难为，他受逼迫、受折磨，但大卫把他在苦难中所经历的，都写出来。我们知道，有许多旧约的圣徒，甚至今天的圣徒，都从诗篇得着了帮助。若没有诗篇这卷书，这个缺是太大了。可见，文字工作实在是神自己发起并开始的。

文字工作有永存、普及的价值

神的话就如使徒约翰所说，是能摸得着的。（约壹一 1。）当然约翰说的能摸得着，是指主耶稣说的；生命的话和主耶稣是能摸着的。然而在约翰一书里，“话”是双关辞，有双关的意思，不仅是指主耶稣那个人，也是指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祂是生命之话，是已经说出来、能摸得着的。生命之话已经成了文字，是能摸着的。旧约的人读这些话，我们今天新约的人也读这些话，以后的人，还要读这些话。神的话是永远存在，永远有价值的。

此外，文字工作是能普及的。今天，圣经已被翻译成世界许多种语言，即使有些方言没有文字，也用拼音翻出来了。所以，圣经能普及到每个地方，乃是神作的，并且也是神命定里的一个原则。

从使徒们开始，不只使徒们写了二十七卷新约圣经，后来的教父们也写了一些文字；可以说，在召会历史中，一直都有文字出版。

倪柝声弟兄的文字工作

主的恢复来到我们中间至今，幸亏倪弟兄有一部分文字已刊印成书；然而因着时局和环境，他的信息有许多都没来得及印行，这是主恢复中一个很大的亏损。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听说过倪弟兄的信息，都有笔记，可惜因着人手不足，环境也无法配合，以致没有机会将那些信息刊印出来。那时没有录音带，只有手抄稿。仅仅那些稿件，最少需要四分之一一个房间存放，数量是相当多。

倪弟兄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讲道，讲了三十年，即使中间有六年没有尽职，他还是继续的讲。他在重庆所讲“教会的正统”，已经印行。此外，他在其他地方所讲的，恐怕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倪弟兄在上海讲得最多。他常常在训练中讲道，并且他的训练不是一个月或几个月，而是长年的。有的人去两个月，有的人去半年、一年，可以说一直都有人在那里受训。训练期间，几乎两个月有一次特会，一次特会差不多是四至七天。所以那段时间，他讲的最多、最深。在鼓岭山上定期的训练有两次，一次在四八年，有五个月左右。第二次在四九年，也是五、六个月。他一天最少讲三次，有时讲四次，所以信息很多；可惜印出来的只有一部分，其他的都来不及带出来。

虽然一九五〇到五二年间我不在上海，但我确实知道，那二年倪弟兄和李渊如姊妹，以及其他的人，都尽所能的在那里赶着出版。他们有一个感觉，也好像料到，没有多久他们都要被下在监里，所以从五〇到五二年，他们可以说是一年当二十年用，尽量赶工。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许多书报，都是那二年赶印出来的。他那二年赶出来的书，比他一生从开始讲道到坐监时所出版的更多。已往除了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外，“讲经记录”不过五十期，复兴报也不过三十九期。最大的一套书就是“属灵人”；在“属灵人”以前，有“灵修

指微”。大概就这么多，最多再加一本“福音问答”。

所以，从五〇年到五二年，倪弟兄出版的书，比前几十年印得都多。那时赶出来的书也相当有价值，如诗歌一千零五十二首（“沪版一〇五二首”），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然这都不只是他一个人作的，主要是他带着大家一同作。倪弟兄很能作，他赶起来时，作得很快。那一本诗歌就是他们努力赶出来的；同时，他们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第二集诗歌，和福音诗歌都编辑在内。因为到台湾后，我们在四九年把诗歌第二集暂编本，和福音诗歌印出来了。所以他们在编诗歌时，就把这两集收进去。这都证明他们实在努力的在那里赶著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要翻“杨格氏汇编”（Young's Concordance）和“史壮汇编”（Strong's Concordance）。或许他们已经翻成了，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件很大的工程。可惜，倪弟兄没有作完就下监了。

关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若是倪弟兄在那三十年里所释放的信息，没有一部分刊印成书，今天的光景会如何？或许主有祂主宰的权柄，在一九三八、三九年，将近二年的时间，倪弟兄住在欧洲，大部分在伦敦，他在那里释放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不是我们中间的记录，而是史百克弟兄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er），在欧洲收集倪弟兄讲道的笔记后，把那些笔记重新编写过。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可说是金弥尔的一本杰作，作得实在好，所收集的材料也相当不错。其中那些信息，倪弟兄在中国都讲过，我们也都听过，有的也早已印出来。没有印出来的，如一九三五年他在烟台有个特会，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特会，他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记录，当时一篇都没有印出来；那是一套非常好的信息，可惜没有印出来。

等到倪弟兄到了欧洲，就将他三八年以前，在中国所讲精粹的道，在那里重新再讲一遍。那时既没有人跟着他作笔记，也不像今天有录影设备，所以什么记录都没有，只有在场的人所作的笔记。

那时，金弥尔也在那里听倪弟兄讲道。他非常得帮助，受造就，所以相当宝贵那些信息，就重新把那些个人的笔记收集起来，并且花了相当的工夫编辑而成。他编得相当好，属灵材料也选得很好，语体、结构都不错。所以，那本书可说是一本杰作，出版后几乎震动了整个欧美。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在基督徒中间非常畅销。世界各地的出版社也广为翻译，大量出版，目前至少已有近二十余种译本流传。若是这本书没有出版，书中所有的属灵丰富，便完全淹没在历史中，淹没在时间里。这是主的主宰权柄，让该书问世。这些不过是给我们看见，文字工作的果效何其广大，价值何其永久。

关于“圣经要道”和“诗歌”

来到台湾后，从开头就有文字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始编辑“圣经要道”；同时因着需要，也起手编诗歌。由于当时和上海断了通讯，无法与倪弟兄交通，便在台湾开始以福音书房的名义，出版“圣经要道”和“诗歌”。到了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到香港特会，带进了一个复兴。他同时把我召去，与他有交通。当时就对文字工作，有了一个定规。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从起初就只有一个，是倪弟兄职事的工作，其他人没有文字工作。从一九四九年以前，到我离开大陆，倪弟兄带着一同进入文字工作的人，严格说只有李渊如姊妹和我。在那段倪弟兄没有尽职期间，从四二年到四六年，俞成华弟兄有负担，就把他自己所学习的生命经历出了书，那是他自己出版的。

关于“属灵人”

我们中间开头的文字工作，都是倪弟兄自己作，后来因为赶得紧，以致他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属灵人”就是他在肺病中写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得肺病，即将死亡，所以不愿意他那些属灵的认识，被一同带到死里去。在他所写英文“属灵人”的序里，表明了这个

心意。他想趁着未死之前，把主所给他那些属灵的丰富写出来。

曾经有人问到该如何支配时间，我们可以从倪弟兄身上，看见一个支配时间最好的例子。一九二四年，他在南京患了严重的肺病，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然而，他不愿意自己所学的被死带去，所以就尽力的写“属灵人”这本书，把他所学习的留下来。他乃是一面在病中，一面竭力的写。他从南京写到上海，中途在漕桥停留那段时间很长，他就在靠近无锡乡下的一个地方，一面养病一面写。等到把“属灵人”末了一个字写完，他的力气差不多也用尽了，然而他很快乐，因为他的书写完了。他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时间作这事，他完全是在病中写书，写完之后他几乎是气绝了。就是在那样的当儿，有一天下午，他得着了医治。他的得医治不是灵恩会里那种的神医，而是一种对神特别的经历。

李渊如姊妹进入文字工作

李渊如姊妹的文学修养很高，修辞工夫也很深，比倪弟兄还细腻；所以在她进来一同配搭以后，所有倪弟兄的文字，都经过她的修辞和润饰。我们读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她文笔的细腻。她是全时间的把所有力量，都摆在文字里。所以，不要问她花多少时间作文字，她既没有什么上班时间，也没有什么下班时间，都是从早作到晚。除了守晨更、祷告、读经、吃饭、聚会、接触人、探望人，她都是整天拿着稿子在作工。我常去和她交通，都看见稿子就在她身边，她整天手不离稿的在作修稿的工作。她总是把稿子都作好、预备好，等到倪弟兄说那一天要付印，她就抽出来；她总是从容不迫的作好准备。

李弟兄进入文字工作

在中国大陆

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出版了“通问汇刊”，他自己亲自作编辑，但他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托李渊如姊妹作代编人。李小姐有时出

门，倪弟兄就要她把“通问汇刊”的代编责任转给我，我就成了“代代编人”。这样开始，我便成了第二个进到文字工作里的同工。同时，倪弟兄复刊了从前出过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完全交由我编辑。我就开始修改倪弟兄的稿子，把“讲经记录”编到复刊基督徒报的头一栏。那些稿子很难修改，因为不是录音的，所以记录残缺的厉害，相当费力气。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我自己也开始编写，多半是有关国度的真理。到一九四八年倪弟兄恢复了职事，福音书房的刊物更为大增。当时出版了三、四分刊物，其中的“道路报”，倪弟兄特别要我负责。这是我进入文字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在台湾

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在香港，鉴于香港、上海和台北有三个政治局面，所以他在交通中就定规三个书房，三个分店，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香港。上海由他自己负责，台湾由我负责，香港是魏光禧弟兄负责。不过因着魏光禧弟兄没有在文字工作里作过，所以倪弟兄要我负所有文字的责任，魏弟兄只负责行政上的事务。他同时定规三个书房的版权通用。上海出刊的书，香港、台北都可以出版、翻印；同样，台北出版的，香港、上海也可以印行。

回到台湾后，我们逐渐的扩大这个文字工作。一九五〇年底我去了菲律宾，五一年回来，觉得这里有需要，所以就创刊了“话语职事”。同时，台湾和香港联合起来，大量的翻印倪弟兄的书。我们尽可能的，将从前上海书房所出版倪弟兄的书，都在这里重新翻印，并且继续出刊“话语职事”。简单的说，东南亚华语世界的基督徒，以及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从那时起到现在，大部分属灵的食粮，都是倚靠台湾福音书房的出版；那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有位弟兄在美国，到一个城市访问，全城约有二、三十个基督徒家庭，其中有两对弟兄姊妹与我们有关系，所以他去看望他们。有一个家中的男主人，已经十几年没有与我们联络，却对我们最近的行动很了解。追问之下，才发现他到现在还一直收到“话语职事”

和“教会通问”。原来是从台湾寄到曼谷，然后曼谷有位弟兄，一直继续寄给他。所以，他虽然没有与我们联络上，但藉着文字，仍然一直与我们保持交通。这就是文字的功用。谁会想到书刊去了曼谷，却又从曼谷被寄到美国的一个小地方。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实在令人欣喜。

在美国

从五一年到五五年，这五年的“话语职事”，文稿都是我自己重新编写、记录的。稿源有些是从前记录下来，没有出版，然后重新再写的。那时我在菲律宾，大部分时间，特别是上午，都安排几个钟头作文字。当时没有人帮忙抄写，所以我一写完，就寄到台北，我花的工夫实在很大。以后我将文字工作转给刘遂弟兄，那对我是个很大的帮助。我去美国之后，台湾的文字工作便完全托给刘弟兄。在美国，我们很快就出刊了水流报（*The Stream*），并且成立水流职事站，出版我们的书。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出版头一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The All-inclusive Christ*）；第二大工作，就是出版一千零八十首的英文诗歌，后来便一直出书。

出版中文新约恢复本圣经的负担

一九七四年底，我清楚我们应当有定期的训练，每年两次，专讲新约。所以从七四年我就划出时间，开始写注解、信息纲要等；这要花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我每周整整五个早晨，等于上班一样，和我的助手一起，每天花半天的工夫作这些事。下午若不是身体太累，我们就继续加班。每次训练总要预备三个月以上，超过一百天。

时至今日，将近十年，大家都作熟了，所以最近一、二年，大概只要两个半月就可以作完。这些是指着我上班的时间说的。除此之外，我在晚上和早晨不上班的时间，那个时间很难算，一有灵感就作工。有时好些注解在上班时写好了，但晚间夜静时，我再思想那些注解，很多灵感、启示就来了，我立刻动手写下来。有时是在

清晨早起时，亮光来了，我不能等助手来，就自己动手快快的写下。这样所花的时间，就无法估算了。

摆在我眼前的，总有五十种不同的英语译本。其中有十多种是满有权威的，这十多种我们常用。虽然从教父们开始，各大家对那一卷书怎么讲，对那个重点怎么说，成圣怎么讲，称义怎么讲，这种种我们里头都早已有个概略；但写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去查对，所以需要这些书。

在写的时候，我最少有两个助手，一个专门去查读、查对的，一个帮我作记录。若有些重点我们不太清楚别人怎么解释，或者有否其他的解释，我们都会去查，去看。查到了，就拿来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注解里的点很多，包括了各大家的解释，所以我才有胆量说，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是二千年来，圣徒对新约解释最精华的集大成。

至于我个人读经、读书报的情形，因着将近六十年来，我都一直在研读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在我里头相当熟。英文诗歌有二百首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在台湾写了中文，后来翻成英文；其他至少有一百多首，是我在飞机上写的。曾经有一天，我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写，那天大概写了十多首；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我先用粗糙的英文写下来，再回头去修改。有些是我在旅行的路上，因为路途远，美国弟兄开车，我在车上六、七个钟头，便一路写下来。所以时间是很难计算的。

几得着要的交通

一 认清目标

我们都知道，众人在一起服事，实在不容易合得来；在任何工作团体里，都有这个难处。虽然人各有各的个性、脾气、见地，但你们需要有点认识。第一，要认清目标。在这里，你们不是作自己的事业，也不是仅仅被雇来作一点事，有一口饭吃。在这里，你

们乃是背负一个重大的使命，要把主的文字工作作出去。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话语职事，的确有其价值，所以你们在这里，是在作一件对的事，作一件有价值的事。这是你们的负担和使命。一旦清楚这个使命，你们就不能顾及别的事，不能顾自己的感觉，也不能顾别人的感觉；你们只能顾着把这个使命完成。

二 没有闲言闲语

第二，在书房工作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应该没有闲言闲语。若是从这里的工作人员，有闲言闲语传出去；这是不该也是不对的。若有人那样作，实在是得罪福音书房，得罪这个职事，也得罪众人。我在这里服事的使命。我愿意对你们说这话，是盼望你们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不要有闲言闲语。

三 尽心作好自己本分的事

我们应当没有闲言闲语，只当尽忠作事。在同工中间，也是如此。我们都是人，谁能无过，若是同工们一直在看谁错，谁对，我们的工作就不要作了。我们都当看重我们的使命，尽忠作我们的那一分，对别人的长短，从我们口中一字也不出去；我们只当默默的安静在此作事。这会免去许多的难处。只要尽量守住自己的岗位，把我们受托作那一部分的事，忠心心的作好，至于别人作得如何，那是主的事。这是以作事的原则说的。

四 作一个见证

在属灵一面，十字架的道、复活的道，我们已经听得够多；若是我们听了这么多道之后，还有闲言闲语出去，这是我们极大的羞耻。我们不只亏负了这个托付，更对不起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在这里听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印成书，分发给别人；但另一面，我们若是在这里散播没有生命、杀死人的闲话，这是不对的。若要讲属灵，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的肉体有没有受对付？你们的意见有没有被破碎？你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灵中？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

没有黑暗，没有怕人知道的事；若有人让闲话随便的出去，这是不应该的，并且是得罪你们所听见的道的。你们在这里工作，应该活在所听见、所服事的道里，作一个实在、真实的见证，而不该轻浮的说闲话。

整体来说，特别是这些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有主的恩典，都肯在这里，不仅是作这个工作，并且肯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众人是一个灵、一个负担，也在一个交通里作这个事情；所以，我总结的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闲言闲语，要守住自己的岗位，至于别人的错与否，自有主负责。末了要记住，我们在这里不是开工厂制造大炮，或是制造皮鞋；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工厂，要把主的话送出去，所以我们应该率先活出这些话。我们既印刷出版这些话，就应该活这些话，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活。再者，我们众人一同在这里事奉，应该同有一个负担，同有一个灵，同有一个心志，作一个见证；这个文字工作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盼望你们众人都能接受这个话。

五 在文学修养上加强

最后，你们在文字方面，特别是编辑的、校稿的，还有抄稿的，都要在华语上加强进修，多作研究，因为你们语文的程度还不够。现在我里面最重的负担，是要出版恢复本圣经的经文。要翻译经文，就得有经典文字的水准。我们要出版正式的中文圣经恢复本时，我们的译文必须构得上经典文字的味道。

我常说，国语和合本圣经的语体、结构，是中国语体文字的一大进步，一大改革；特别是节奏非常好，而且辞藻相当优美。比方犹大书三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争辩”一辞实在用得相当好，并且用得非常得体。所以，我就看出当初翻的人，的确是一些学者，他们确懂希腊文。在我作恢复本圣经的编译工作以前，我还不知道他们如何经过艰苦，造出新名词。等我自己去作时，才知道其中的艰苦。

提前一章说到：“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4。）恐怕包括你们在内，读的时候，都把“章程”领会为规章、规条。章程和规章、规条不同。韩文译本用了“经纶”一辞，章程就是经纶的意思。文学造诣好的人都知道，章程就是经纶，说一个人满腹“经纶”，就是说他满肚子章程。所以章程不是规条，而是计划、安排。有一本中、英、希的新约对照本，在有些地方，就把 *oikonomia* 翻作计划。国语和合本在提摩太前书是翻成“章程”，在以弗所书是翻成“安排”，（一 10，三 9，）事实上都是一个字；章程就是安排，安排就是章程。所以，我们若是用心研究国语和合本，并且参考其他的书，就会知道中文翻这个“章程”，实在是煞费苦心。

此外，国语和合本的语体、节奏，都相当优美；而我们的文字最缺的，就是节奏不对。中国人从前写文章时，总是一面散步，一面吟诵；这样就出来了节奏感。你们一定要在节奏上下功夫。当然，这不是一天的工夫能作得出来的；就好像打太极拳一样，不是一天就能打出个样子，总要一直打，不断的练，才能打出个招式。

你们一定要摆些心力在这事上。虽然作文字工作有点艰苦，并且是折磨人、消耗人的；但只要是从负担来的，就会越作越有兴趣。你们一旦接受了负担，这个负担就会成为你们的兴趣。我个人因着这个负担成了我的兴趣，所以这十一年来，我一直这么写，却没有写得疲累；反之，我是很有享受。盼望在这一点上，有分于文字服事的人，特别是编辑和校对的，能够再往前去，多有些文学的修养。

主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讲于台北

第七篇 配合职事的文字工作

文字工作最有功效，并且功效最持久

论到文字工作，第一，文字工作是最辛苦的；所以，愿意作文字的人不太多，能作得持久的更少，能终身作的几乎没有。然而另一方面，最有功效、功效最持久的，也是文字工作。

我们曾经指出，如果圣经没有写出来，不知今天的情形会变成什么样？不要说召会，即使是全世界，都会变成另外的面貌。比方我们有生命，为了维持这生命，我们天天需要饭食。然而，我们平常不太觉得饭食很重要，一旦缺粮了，才会感觉那个需要。对信徒而言，圣经乃是属灵生命的粮食供应。粮食是物质的，要了解很容易；但圣经是属灵的，一般人并不容易了解。今天我们所以能明白，都要归功于文字工作。

倪柝声弟兄的文字工作

在主现今的恢复中，文字工作是开始于倪柝声弟兄。说到倪弟兄的职事，最可惜的是，他的职事作成文字的太少了。他曾数度说到，他有几方面的负担。第一，他实在有负担，要完成整本圣经的注解。他所以没有作的原因，是他深处觉得，若是环境许可，他还得在属灵生命一面，以及召会属灵的一面，尽可能多释放一些信息。其次，我在旁边观察，他实在没有够用的体力，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终就是因为受不了折磨，心脏病发而故去。

早在一九三几年，他就对我们说，因为心脏病，随时他都可能故去。有时，我们也看到他在台上讲道，讲到一半，就因为心绞痛，要靠着讲台休息一下。所以体力差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再者，他那时没有那个环境，好像现今一样，能释放生命读经；当然，主要还在于对象的程度不太够。因这缘故，他对属灵的认识，留下来变成文字的并不多。这是非常可惜的。

在倪弟兄为主尽职的三十年中，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最多的部分是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可惜那一段时间的聚会，我只参与了前面一小部分。他在上海友华村租了一所房子，开始办训练。这样的训练，也是他心里的一个负担。希奇的是，每一次他预备训练的地方，都受到打岔。甚至在一九三六年，他在上海真茹买了十几亩地，进行建筑计划，预备训练之用。翌年一月，我参加他在上海的特会；有一天夜里，他带我去看真茹的建筑工程。当年七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八月进攻上海，就把真茹那个建筑摧毁了。以后他从欧洲回来，才在友华村正式开办训练。

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间，至少每隔两个月，倪弟兄就在上海有一次特会；有时，我也应邀参加。那是他释放话语最多的时期，可惜惟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本书印行，其他信息几乎都没有刊印，有的只留下听写稿。以后他的职事被迫停止，直到一九四八年才恢复。接着，他就在福建鼓岭施训。鼓岭位于福州城外，原为西教士避暑之用，建有许多西式洋房。以后太平洋战事爆发，西教士纷纷撤离，贱卖房地产；倪弟兄就将其买下。在职事恢复后，他就在这里办训练。一九四八年一期，一九四九年再一期，释放的信息相当多。由于倪弟兄和李渊如姊妹知道，他们所作的迟早会被干预，所以尽可能的出书。然而，当时所出版的，也只是其中部分的信息，如较为浅显的“初信造就”，和关于事奉的信息，如“神话语的职事”、“教会的事务”等。关于属灵的、生命的原则，倪弟兄释放了不少信息，但几乎都没有出版。到了一九五二年，倪弟兄就被捕下监了。

庆幸的是，魏光禧弟兄留有一些笔记。那时，他常找倪弟兄交通，勤于抄笔记；所以，仅仅他这一套，就能整理出很多信息。我们正在着手作这事，不过由于人手不足，工作内容又很艰难，所以进度很慢。魏弟兄的笔记代字很多，只有他自己晓得是什么意思；所以，必须他花工夫去作，或者有人作他的助手，懂得他笔记的意思。已过他花了很大的工夫，想把这些笔记编成正式信息，可惜只编了一点。

现在我们计划整理倪弟兄全部的信息，按他尽职事的三十年，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五二年，分为三辑，先以英文出版，再整编为中文版。（该文集后来先以中文出版，再译为英文一编注。）由于外面有的人不尊重著作权，宣称倪弟兄的东西都是公开的，所以只要福音书房一出版，他们就立刻拿去翻印，并且翻成英文，还把内容擅自窜改成不同的意思，以符合他们的道理。这不仅不合理，也很不道德，更是不忠诚。所以我们必须把原样完整的摆出来，并且忠实翻译。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两位弟兄负责。不过，他们身兼美国的华语工作，所以目前文字工作的人手是不够的。

文字工作对于职事的重要性

倪弟兄释放信息最丰富的两个时期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本书属灵的份量够，可惜这方面的书籍刊印得太少。据此，我深深觉得文字工作实在太重要了；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书房作文字工作的弟兄姊妹，应该是越作越能了解我的意思。若是我没有接上倪弟兄的职事，只有他的文字，没有我的著作，情形就完全改观。因为倪弟兄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所缺憾。

纵观今天基督教的情形，天主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有其传统的神学，靠此而发展至今。更正教也有更正教的神学；可以说，各大宗派各有各的神学。比方路德会有路德的神学；喀尔文派有“改革神学”（Reformed Theology）；美国的南浸信会有南浸信会的神学；长老会有长老会的神学；美以美会，就是卫理公会，也有卫斯理的神学；弟兄会也有弟兄会自己的神学。

至于主的恢复，在真理上，开头接受了一点弟兄会的帮助；其他的神学，我们不愿意去摸，因为其中大都不够纯洁。主今天的恢复是从倪柝声弟兄开始，但是倪弟兄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一九四九年我们到了台湾，先出版“话语职事”，一九五六年起就正式出版书籍；到现在也有三十年了。前半时期，主要是特别聚会的信息，加上一些训练的信息。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就作生命读经。等到全部生命读经完成后，对于神的儿女将是很大的供应。

虽然我们书籍的销售量不大，每一本书初版没有超过一万，每一版不过几千本；但希奇的是，在全球各地，连我们意想不到、不太熟悉的地方，譬如印度，都有信徒得着帮助，特别来函希望取得翻译的版权。缅甸也有信徒读到我们的文字，我们实在不知道书是怎样辗转流传过去的。可见文字的流传性很大，远超我们所能想像。

不久前，西非象牙海岸一个团体来信，他们在香港有一次聚会，读到我们的书，就愿意接受这分职事，盼望能够加入，所以询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我覆信给他们，并附上一些相关信息的书，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最近，在非洲有好些地方的召会，都被介绍来读我们的书刊。不仅如此，中、南美洲一带，到处都接受我们的书籍，许多召会因此兴起来。这在在证明，对召会最有效、最持久的帮助，乃是文字工作。

文字工作产生的结果最稳妥

再者，文字工作产生的结果最稳妥。文字不同于讲道，人听了一篇道之后，再转述时往往会不准确；但文字乃是确定的，在表达上也比话语准确。此外，人讲道时常常无法考虑得太周详，所以用语不一定准；因此，讲道的记录作成文字时，都得经过修改，才能力求精确。倪柝声弟兄讲道的内容要作成文字出版时，也都是先经过修改。如此，自然有显着的进步，并且加多了丰富，同时准确性差不多是百分之百。所以，在属灵的功用上，文字的价值胜过一切别的方式。我们若是清楚、明白、看准这一点，一定会宝贵、看重我们在这里所作的这一分。

文字工作的辛劳

从另一面说，文字工作是相当辛苦的。无论写稿、改稿、抄稿、校稿，都是非常的辛劳。凡文字工作，作起来没有不苦的；我自己从事多年，很明白其中的辛酸。从我开始作“复刊基督徒报”时，就没有什么助手和工具，一切都是自己一手包办。以后出版“话语

职事”，仅仅有个助手帮我编页码，其他一切都是我自己作，包括内容都是用我自己的材料。那时，我每年都在菲律宾住几个月，每周释放二、三篇信息，由一位弟兄作讲台记录，我再重新编辑过。四、五年之久，我就是这样作文字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才转给刘遂弟兄作。感谢主，他接得不错；于是我能作更多的事。

你们不仅要刻苦，也要能耐劳。文字工作的要诀就在于一个“恒”字，要从事这一行，就得有恒心，有负担。有时连我都想放手不作，因为实在觉得写够了；以写纲要为例，我已经写了几十年。然而，这一分工作是有价值的。虽然我们人手不够，但我们还得坚持下去。

每一次特会或训练，只要必须释放信息，我都要写纲要；因为如果没有纲要，恐怕我会讲到题外去。宗教里的东西，都是肤浅而简单的，有没有纲要无所谓，只要有口才，能打动人心，就够应付了。然而，主的恢复不一样；主的恢复注重的是基本真理和深奥的事物，如果没有纲要，就难以有合式的发表。有时，讲论一些基要真理，不能望文生义，必须追查原文；同时，也得引经据典。因这缘故，我每次写纲要，都得大费周章，桌上摆满参考书，一一翻阅查读。

对抗异端诽谤

文字工作还有一种消极面的功用，就是对抗异端和诽谤。已过在美国，有一班反对主恢复的人，出版了一些诽谤的文字，说到我们是邪教，主张泛神论，所传的是“东方秘教”（*Oriental Mystics*）的道理。对此我们只能说，那是他们在说梦话。他们以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一定是把中国思想、东方哲学等带到美国。已过美国基督教的出版，较热门的多是关于婚姻生活一类的书籍。到了七〇年代左右，有人开始写诽谤我们的书。之后，我们的一切变作热门题目，许多基督教团体，就专写地方召会，以及关于我的研究；也有许多人买这样的书。

这种局面持续了约十年，从一九七〇到八〇年，可以说把我们

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定规要诉诸法律。由于我久居美国，也懂得美国的情形，知道发生这类的事，必须循法律途径才得解决。美国社会不像中国；当人说你有错，如果你实在没有错，就应当告诉别人，否则是对不起他们。换言之，你若不是错的，就有义务让大家知道。

再者，如果不诉诸法律，这样的事就永远解决不了；那时，那些反对者至少接着还有几十种书刊要出版。所以，弟兄们经过交通，决定只告“弯曲心思者”(The Mindbenders)和“神人”(The God-Men)这两本主要的书，并声请停止出刊。其他较次要的出版社，我们不愿意立刻控告，而是由四、五位弟兄前往要求会谈。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怕打官司。在我们提出诉讼之前，也曾要求面谈，他们大多不睬；现在知道我们提出告诉，立刻改变态度，愿意让我们把书给他们看，把事情原委讲给他们听。我们就指出，他们所写关于我们的书都不正确，因为都是盲目的根据最早出版的那两本恶毒的书，其中所说的完全是诽谤。

在我们采取法律行动之前，由于受到诽谤，许多团体把我们视为邪教。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列出一分所谓邪教的名单，竟然把我们列在其中；因为他们定罪我所讲关于基督的身位，乃是异端。当时在英文著作里，我并没有多少关于这方面的讲论；乃是在一九七〇年，我在香港释放过相关的信息，以后编成“关于基督的身位”一书。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宗明义的将历代讲基督身位的六大异端，及惟一正确的说法，明白列出。其中，把每一种学说发初的年代，都清楚刊登。因着诉讼的需要，我们立即将其翻译成英文。然后，弟兄们带着这本书，请出版社的人读过。他们读了之后，就被征服，承认“李常受对于基督的身位没有异端”；于是愿意将我们的名称，从异端的名单上删除。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到德州欧文召开特会，带领训练。本生(Benson Phillips)弟兄拿出一本南浸信会的小册给我看。其中说到南浸信会的信仰，以及他们认为正统的基督教团体，其中也有我们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新教派和异端派，没有把我们列名

在内。不仅如此，这本小册还用二、三面的篇幅，评论我们的书，其中一本是“神的经营”，大抵都是正面的批评。他们不是替我们说话，乃是很深刻的批判；虽然如此，却不离开大要，一切都还是切题。最后的评语说，我们的解经没有什么错，但是太照着圣经原文了，这是许多神学家不太能接受的事。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神学家，都是接受所谓历代大会的信经，所以无法接受我们的解经。

从正面的意义说，他们这样的说法，正好点出我们文字工作的取向和作法，乃是根据圣经。我们的解经的确是绝对照着圣经的本文；我们一点不顾大会，也不顾信经和传统。另一面，这间接澄清诽谤我们讲异端的说法；因为南浸信会是美国三大基督教团体之一，他们评论我们的解经太按照圣经，证明我们不是异端。当然，这完全是得助于我们的文字。这也含示，虽然我们的书销售不多，但基督教各团体多少都在那里研究。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指明我们的工作的确是有价值的。

积极感人的见证

从我们的文字积极得帮助的人实在很多，甚至美国基督教里属灵的文字，也逐渐采用我们的用辞。在一次欧文的特会里，弟兄们推动一项实行，就是鼓励圣徒尽量往外送小册子。主实在祝福他们，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比方有一位姊妹，在她作事的机构参加一次团聚，分送大家小册子。她的一位同事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告诉大家这本小册值得阅读；并且对这位姊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立刻带她去买，因为她所在的团体隔天有个聚集，到会的人数约有二百多人。她先买了一些，要让牧师鉴定一下，是否适合大家追求。那位牧师完全同意。以后，那位女士非常热心，经常来买小册子，一买就是一百本，分送给人。

有一位弟兄，他的父亲在三十年前看到批评我们的书，并且听到不好的话，就写信要求他从主的恢复中出去。从那时起，这位弟兄每隔一段时间，就寄给父亲一本小册子，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最近，他收到父亲的来信，末了祝福说，“愿主与你们调和的灵同在。”

这位弟兄说，只要坚定持续，我们所作的至终一定蒙福。所以，只要不灰心，并且持续的作，末了一定产生美好的结果。

有一位姊妹从南非开普敦来信，说她看到“神的经营”一书，非常得帮助，特别对书中的图表欣赏万分；因为她年幼得救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还没听过这样宝贵的真理。

因此，文字工作的效能，乃是普及而持久的。当然，主也实在怜悯我们，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丰富，其中的确有扎实的东西。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眼光，看见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花费上好来服事。

文字工作上的安排

印刷

由于我们的销量不大，邮费又相当昂贵，海运更是花时间；所以，出书的流程，以当地出版印刷为原则。譬如中文书籍排版之后，一面在台湾刊印，供应远东众召会；一面寄到美国刊印，供应欧美地区的众召会。至于英文书籍，先在美国印刷，供应全球使用；等远东各地英文书的使用率增加了，就可以在台湾自行刊印，以应付需要。

出版

目前出版的书籍，生命读经为首要之务，其次是训练教材。预定要作的书籍，主要是倪弟兄的文字，由张湘泽师母和两位弟兄整理。不久之前，我还和魏光禧弟兄谈到这事，因为他的笔记，有一部分是友华村训练和鼓岭训练的信息，非常宝贵。

为了提防别有用心的人士，我们愿意先出英文版，再出中文版；否则我们先出中文版，英文还没翻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抢先翻译，完全不顾著作权，并且还任意删改。比方，倪弟兄一九三四年“得胜聚会”中的信息，刊登在复兴报上，署名特别清楚的写着：“倪柝声讲，李长寿记。”虽然是倪弟兄的信息，却是我的笔记。其中“一神的中心’或一基督的中心与普及’”里有一段话，倪弟兄

说，“基督所以降生为人，为要从创造者的地位，来到受造者的地位。”所谓“来到受造者的地位”就是说，祂成为一个受造者。倪弟兄在这里用了两个“地位”——创造者的“地位”和受造者的“地位”。然而，有人在翻译时，却把第二个“地位”改作“地方”，说基督是从创造者的地位，来到受造者的地方。这一改，意思大大的走了样。这也造成我们极大的困扰。所以关于倪弟兄的文字，如果我们先出中文版，他们可能会拿去窜改，还会抢先出英文版，混淆有心追求的读者。

我们定规英文出版由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负责，中文出版由台湾福音书房负责。在安那翰的华文部，主要工作是翻译，应该由书房主管；盼望书房能作得更好，由书房定稿。

配合召会往前的行动

有人问现在开始推动实行小排聚会，是不是应该编辑一些供应聚会使用的教材？我的回答是：你们的心不要太大。目前刚实行的小排聚会很新鲜，能带进新人。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就长期而论，如果没有供应，头几次小排聚会大家还觉得有味道，但若是每次都叫人空肚子回去，以后渐渐人就不来了。所以，我们的确需要预备“食物”，这样人才会持续参加。再者，小排聚会不仅需要材料，更需要教练。每一个小排就像一支新的球队，需要学新的球技；因为新路完全是新的实行，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肯学就蒙福。

我们的负担，第一，要向全体圣徒说明，我们怎样有小排。第二，每个小排如同一支球队，以后如何“打球”，需要有“教练”；所以，我们必须有训练。当然，全时间者无论多年轻，都是“教练”，不会作也要学着作。至于所谓“半时间的”，就是在职的和学生，乃是“业余的”；是否能受训练，主要在乎心愿和摆上时间的多少。

统计表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预备统计表，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不属灵。若是十

年前我们就开始作统计表，现在人数可能多十万。结果子的事就像种田；我们的情形好比十年不种地，一点收成也没有。若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以百分之十的扩增率算，现在人数可能有十五倍之多。

现在，我们众人都答应，一年要带一个人得救，那就是一年翻一倍。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努力；不过，我保守一点，以百分之五十计算。若以目前台北召会二十几个会所，一般主日聚会人数，约有五千五百至六千位，按百分之五十的年增长率，十年后应该达于三十万。

无论如何，要达到目标就一定要作统计。一般公司行号，没有不作预算统计的，否则一定失败。所以，不要轻看这事，这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好像学生预备功课，若没有预算表，就难得努力守住时间；稍微一松懈，功课就一落千丈。已过二十多年，我们就是这样吃大亏，因为不顾统计，感觉无所谓，就松懈了。实际上，统计乃是帮助我们设定目标，督促我们往前。

真理与生命，乃是为着配合召会的扩增与开展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里经营主的家业。一面，弟兄们实在忠心，能维持住局面，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我们没有败家，没有把家当用掉多少，更没有败落，甚至和从前比起来，我们真是觉得我们的聚会更有真理，更有生命，的确有进步。另一面，真理的运行，与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配搭召会的扩增与开展。换句话说，真理的路线和生命的长大，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乃是召会的扩增与开展。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命令是：要出去，作祂的见证人，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太二八 19，可十六 15，路二四 47~48，徒一 8。）今天我们说自己是主的恢复，理当为主有一条出路；然而，那条路在那里？已过二十多年，我们没有给主什么出路，以致主无法作什么。这实在是一件严肃的事。

我们不是在这里鼓动什么，乃是愿意你们看清楚这个局面。我

们在这里，能构得上主的需要么？不要说基督教各团体，即使是在我们中间，主也没有路。不要说广大的印度，仅仅台湾这个小岛，就到处充斥拜偶像的风气。我们在这里高喊了二十多年，福音没有传遍，没有构上主的要求；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主了。

我们在这里，仅仅顾到自身的存在。真理释放了许多，生命也很注重，但向外却没有任何扩增。一九五七年，我们在台岛上已有五十多处召会。经过二十多年，不过增为八十几处，并且近半数的情形相当微弱，可以说几乎不算有扩展。换句话说，我们在为主作工上，乏善可陈，因为没有作出多少成果。按理，今天在台岛上，不要说城市，应该每一个乡镇都有召会，并且光景是很强的。然而，我们不仅没有作到这个地步，连稍微加多一点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亏欠，也是弟兄姊妹都必须知道的事实。

毫无疑问，今天真理在我们中间，不仅丰富，并且亮光清楚。在生命上，我们也是顶像样，大大的有改变；聚会的情形和内容也相当好。我们实在感谢主，祂的确恩待了我们。然而，在往外扩展上，我们完全没有可说的，这实在是很羞耻的一件事。已经在外开展的同工，几乎都是多年前就打发出去的；这几年再没有别的人出去，所以，我们实在很亏欠主。

已过二十多年，在整个基督教里，集其大成来说，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书。然而在我们中间，人能找到一本又一本扎实的书。现在时机尚未来到，一般的基督徒还没有进入、接受我们的信息；但是他们已经在研究。所以，连南浸信会这么大的团体，也写关于我们书籍的评论。相信再过不久，他们会开始接受、使用主赐给我们的这些丰富。主的恩典既然这样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对主有交代，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外扩展。

回顾前两个世纪，西教士尽他们所能的向外布道。在他们的时代，无论看见的真理亮光，或是所得的圣灵供应，就是那么多；但他们仍是不辞万里，远渡重洋，历尽艰难险阻，来到中国开展福音。为此我们敬拜主，因为若没有他们，今天我们不会得救，也不会

这里。从这方面说，我们也亏欠他们。和他们相较起来，今天我们是完全不对，因为二十多年没有动静。虽然弟兄们在这里劳碌，但是我们失去统计的眼光。如果用心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受了大亏损，只赔不赚。

现在我们推动小排聚会，乃是为着召会的开展。若是我们个个认真实行，一定能作出开展的光景。所以，你们需要为这样的实行祷告，特别为我祷告，因为我的担子实在沉重，甚至找不出合式的话语释放信息。

青年人是开展的中坚

召会无论扩增或开展，都必须借重青年人。西面、亚拿虽然好，但要他们作工就吃力了，毕竟年事已高。（路二 25～30，36～38。）比方新加坡，内阁成员大都不到四十岁，所以充满朝气与活力。同样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相信并使用青年人。主耶稣出来作工时，只有三十岁。（三 23。）祂所找的门徒，没有一个年老的，都是年轻的。就如彼得、约翰，作领头的使徒和长老时，不过三十几岁。以后保罗也是年轻时就蒙召，为主出外作工；他并且告诉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前四 12。）

或许有人认为，小排聚会中常有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圣徒，难道要由二十几岁的全时间者教导他们？我们都需要改观念，让年轻人教导并没有不好，因为年轻人没有旧包袱，不会守旧。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五 1～2。）那就是一种教导。

然而，年轻人在教导时，千万不要自居地位；那是非常不合宜的。譬如曾有年轻人引用我的话，说，“有的弟兄一作长老，他的妻子就觉得了不起，自认如同第一夫人了。”这样的说话，应当挂在十字架上。我比弟兄们年长，可以这样说：你们年轻人是绝对不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要办训练，好训练年轻人在各方

面举止得宜，不要去作教练时，像耍把戏般的轻佻。

盼望年轻人从以上的交通得着帮助。特别是姊妹们，不要以为自己无法作什么；你必需求问主：“主阿，你要我作什么？”已过二十多年，我们仅仅稳定而已，没有作到应该作的事。现在我们必须顾到主的心意，配合祂的行动。主不是忍心的主，祂给我们的恩典实在丰富。单单台北市召会，真正实行召会生活的，就有五千五百位；从世人的眼光看，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能发挥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考量，该如何推动大家开展。

末了的祷告

主，我们实在敬拜你，在你的怜悯和恩典中，你眷顾了我们。为着这些弟兄姊妹忠心的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摆在这分文字工作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看见你的祝福和印证，以及众人在你面前的忠心，求你继续加深我们的喜乐，使我们里面摸着膏油，不断的接受你更多的分赐。主，我们实在敬拜你，在这分文字工作上，使我们能接触你，并在我们里面摸着生命。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印证。

主，我们求你多方祝福，祝福工作的往前，祝福文字的事奉，祝福一切的重点与细节。求主祝福众人的身体，使我们实在是蒙保守，越过越兴旺，正如我们的灵与魂兴盛一样。

主，我们更求你祝福要来的服事。无论是话语、文字、录音，一切工作的配合都求你祝福，在各方面扶持我们。主，求你保守天气，保守每个人的身体，没有一位生病、软弱、或受损伤，好能紧紧跟随你的灵。主，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遮盖每一场聚会，遮盖会所，遮盖我们众人。一切有关的人事物，都求你用宝血划定界线，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搅扰。我们交托你，敬拜你，倚靠你的祝福，相信你的保守。阿们。

主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三日讲于台北

第八篇 文字服事的装备与注意事项

学习外文的要诀

家庭教育的影响

问：近年来由于出书量很大，相对的，英文翻译的服事非常繁重；我们盼望能在这方面分担一点，所以想请问李弟兄，我们该如何学好英文？

由于外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在学习上我们不能持守老观念。说起中国人对中文的学习，依我的观察，一般而言，在台湾即使读到高中毕业，人对说话还是不太注重文法。特别是在聚会中，有的圣徒已经大学毕业了，说话仍不注意文法。这样的情形很普遍，证明我们中国人在家庭教育上，对于话语的表达不太注意，也不重视纠正。

学校教育方面，一般教师在说话上也不太去改正，只重视订正文字。所以，中国人的习惯，是在文字上求准确，却在说话上不在乎，甚至非常不在意。譬如我们若稍微分析聚会的见证，就会发现，读到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十个当中只有一两个，在说话的表达上，文法是及格的，大部分人都不在意。当然，这也是因为中文的文法比较不严谨。

无论在美国或英国，家庭教育非常重视话语的表达；小孩子在两岁左右，开始学说话时，父母就给予正确的教导和改正。许多到美国留学的圣徒能见证，在聚会中听一位美国圣徒起来说话，按他话语的内容和程度，好像是大学毕业，但实际上可能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就是由于家庭日常教育的注重；但中国家庭在这一面非常短缺。

民族性与语言文字的关系

对于母语的学习，与民族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在一般的规律

上，日本人比中国人强。中国人头脑非常聪明，大多有点干才，作起事若是肯拼，都能作出成绩。可惜，中国人实在肯拼的不太多，除非受到环境压迫；所以，只要不是穷极了，大体说，一般人都是安于现状。中国有一句成语说，“穷则思变。”意思是，非到贫穷的关头，是不会拚命读书，求取前途的。此外，还有一句成语：“富不过三代。”这说出中国人绝不能富，因为往往一富就松懈、懒散，而败家了。这样的人，无论从事那一行，都不要想成功。

日本人不同，他们不管作什么事，都是循规蹈矩，比中国人好太多；所以，在说话上，他们也是规规矩矩。韩国人不同，他们性格较粗，在说话、文字上都不够典雅。所以，由于民族性不同，各种语言文字，在文法的严谨程度便不同。

首要的学习乃是文法

要学好外文，首要的乃是学习文法。许多人以为，外文要学得好，必须先重视发音准确。然而，不要忘了，学发音的目的乃是本着说话能让人听懂。我们学外文，不仅要会说，更要注意读和写，必须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能看得懂，也能写得准；所以，文法才是首要学习的重点。

西方语文按民族和地理，大略可以分几种语系，同语系的语文在文法上较相近；但无论那一种语文，在文法上都很严格。惟独中文，在文法上不太严谨。我年轻时，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法函授课程，内容是以西方语文的文法来分析中文。这样类比的方式相当好，因为基本上，中文和英文在文法上相当相似，无论对中文或英文的准确学习，都非常有助益。

文法与真理的关系

我觉得美国人读圣经好像比较好听，但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大多不懂意义。原来他们从小被父母纠正，所以对发音高明得很；但因为不懂文法，所以对整句、整节的意思，常常是不明白。所以，不懂文法关系重大，会叫人无法理解所读的意义。

举例而言，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起来，呼求着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我问美国圣徒们，在这一节里有几个动词？即使是几个大学毕业的弟兄也讲不清楚；多半说是四个动词，就是“起来”、“呼求”、“受浸”、“洗”。我评论说，第一，这里“呼求”的英文后面加上“ing”，明显指出这词不是作动词，而是作动词的形容词。第二，这节里有两个连接词，把“起来”、“受浸”、“洗”连在一起，惟独没有把“呼求”一辞连上，证明这一句只有三个动词；所以，路加在写这一节时，才会把两个连接词加在三个动词之间。接着他们又问，“呼求”一辞怎么解释？我就告诉他们，“呼求”乃是分词，用作副词，是动词的形容词，用以修饰三个动词，形容保罗该怎样起来，怎样受浸，怎样洗去他的罪。

我是个老中国人，讲起英文发音不行，但是一题到文法，一般美国人还不一定赶得上我。我举这个例，是要给你们看见，文法重要到一个地步，涉及真理。以后我就释放一篇信息，说到有关这一节的真理。保罗当初逼迫基督徒，就以基督徒呼喊主名为标志；谁呼喊主名，他就去捉拿。（徒九 14，21。）各地的信徒都知道，保罗就是专门逼迫呼求主名的人。所以保罗的罪，在得罪众圣徒的一面，就是在这件事上。众圣徒里面对他过不去，都定罪他，通知各处说，“大数的扫罗专门要来对付我们这班呼求主名的人。”保罗就是在这件事上被定罪。

亚拿尼亚蒙主启示，知道保罗蒙主拯救了，就去领保罗归向主。（二二 12~16。）不过为了在神面前，并在所有信徒面前，洗去他过去逼迫并捉拿呼求主名之人的罪，他在众人面前，特别在基督徒面前，尤其是在呼求主名的人面前，公开受浸时，必须同时把他那逼迫呼喊主名的罪洗掉。该如何洗掉呢？亚拿尼亚告诉他，不要再瞎着眼，也不吃，也不喝，（参九 8~9，）乃要“起来，呼求着祂的名受浸”，这样就能洗去他的罪。因此，这里的呼求主名，乃是动词的形容词，作为修饰这一节的动词之用，形容保罗如何起来、受浸、洗去罪。由此可见文法的重要，与真理的关系很深。

藉着这样一篇信息，我就把美国圣徒征服了。有位老姊妹，勤读了几十年圣经，也到过北非作宣教士，在听了我这篇信息后，就说，“我读了几十年圣经，竟然还不懂文法。现在我要跟李弟兄学文法。”这就证明，我们如果不懂文法，对于文字的基本定义，就绝对无法准确。

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相当好，但在这些有关真理的文法要点上，却忽略而没有注意。和合本把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译为：“起来，求告祂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按文法看，受浸是形容洗去罪；这就是翻译的缺失，造成真理的错误。实际上，“求告祂的名”才是形容词，形容怎样洗去罪。所以，真正的问题出在翻译上；一旦翻译不准确，真理的解释就会走样。

在英语世界，有的人拿到英语硕士以上的学位，就能看出这一节正确的文法。除此以外，虽然美国教育水准高，各种学科都有成群的硕士、博士，但在文法上还不都一定够格。尤其中国学生，虽然认真读书的不少，却也有人只求一张文凭，所以英文读得并不好。

再举一个例。中文和合本把罗马八章三节译为：“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样的中文很典雅，节奏、语气都可以，但是和原文一对照，在真理上就站不住脚了。照中文和合本的文法，一般人的领会是：神差祂的儿子来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于是祂的儿子就来成了肉身，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换句话说，定了罪案的乃是神的儿子；祂是藉着在肉体里定了罪案。也就是说，是神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也是神的儿子定了罪案。这样的领会，在真理上完全走了样；这是因为文法不准确，造成真理上难以正确的断定。

按这里的文法，到底神的儿子是不是自己主动来成为肉身？这里的“成为”是动词，但实际上原文里没有这个动词，乃是加上去的。按原文，这一节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这意思

是说，神差遣祂的儿子，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不是动词，乃是副词，用以形容神的差遣。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差遣祂的儿子，乃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差遣的。好比你要寄东西给我，是怎么个寄法？乃是用包裹寄来的。同样的，神怎样打发祂的儿子来？乃是在肉体的形状里。这样一分析文法，立刻就把真理解明了。

接着我们要问，这里的“差遣”是不是动词？不是动词，乃是形容动词的分词，形容后面的“定罪”。所以，这一节的主词是“神”，动词只有一个，就是“定罪”。换言之，乃是神定罪了罪。那么神怎样定罪了罪？是藉着差遣祂的儿子。神又怎样差遣祂的儿子？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所以，明白这一节圣经的关键，就是藉着分析文法，清楚的断定真理。

英文的文法里，凡没有主词或动词的，都不能算一个句子，连子句都不算，只能算一个片语。所谓的子句，就是不算一句，乃是一句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本身又有合式的主词和动词。所以“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句，虽然很长，却不能算是一个句子或子句，因为“差”并非动词，而是分词；所以，按英文的文法，这一句只能算是很长的片语。由此可见，文法在断定真理上的重要。

学习的要诀

一 文学造诣的修养与学习

我举这些例子，是愿意你们晓得，学习外文，领会力准确与否，全在于文法。所以，说到要进修，你们绝不可马马虎虎的应付了事，以为只要像推销员般学习会说话就可以。其实不然，这倒像你们大学毕业，不能只满足于会读会说，还要能写，并且能合式的表达。虽然我们的文字用语，一般而言尚属浅显，并不深奥，但我们所作的仍是文字工作。比方小学课本的编撰，也是一种文字工作；编者

必须有一定文字的素养和根底，才能编出合式的体裁及内容，在各方面皆符合一定的水准。同样的原则，既然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就必须在最低限度上，有相当文字修养的根基。以我自己为例，很年轻时就操练作文字。盼望你们都在这一点上好好下功夫。

我中学是在英文专科学校读书，那时有英文文法课。我上了两堂课后，有一天去见校长，请他准我免上这门课。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的程度已经超过老师所教的。校长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但最后还是同意说，“由你罢。不过你要知道，在你毕业时，这门课必须考及格。”我胸有成竹的答应。以后，我利用上那门课的时间去上别的课。后来遇到一个德国人，英文文法也是非常好。所以在学校里，只有我们两人上课会起共鸣，其他人的水准都不够。到了毕业考时，校长再一次找我去确定，对这门课是要参加考试，及格后以正课生的身份毕业，或是不算这门课，以旁听生资格毕业？我说，我要以正课生的身份毕业，所以愿意参加考试。最后，学校这门课给我最高的分数，并且选我为模范。

我没有意思自夸。我到美国开工，第一分正式出刊的文字，就是水流报，内容都是我释放信息的记录，由主编的弟兄修稿润饰之后，再读给我订正。有时，我也改正他们的错误。开头他们不太相信，自认英文是他们的母语，从小说到大，怎么还会由我这个外国人批评？然而至终证明，常常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二 研读经典之作的笔法

要学好外文的第二要诀，就是研读经典之作的笔法，然后操练写纲要。我劝你们不必太读外面的书，只要读我们当中的经典著作，如生命读经和恢复本，特别是圣经的经文要好好研读。我年轻时就是这样学文法，先把读本的课文背诵起来，然后分析每一句的文法，到底主词、动词、形容词是那一个。这对于文法的操练很有帮助。有时，遇到解释不通之处，就一再核对文法，确实的去学习、印证。藉着这样作，你才知道自己文法程度确实不够，所以才会遇到瓶颈。

这能激励你学习，帮助你进步。

你们若一面注重文法，一面按正确的文法研读经典文章，特别是圣经，就必然在英文程度上大有进展。你们大概没有像我那样花工夫，一字字去分析。然而只要有心，你们也能操练一看到英文，就抓住机会试着去分析，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益。可能你们觉得这样学习太难，不过学习任何语文，都得下苦功；天天花费两三个小时，攻读两三年后，才能小有所成，以奠定稳固的基础。

总括来说，文学是无止境的。所以越有学问的人，越不敢说自己程度高。所谓“学海无涯，惟勤是岸”，学问有如汪洋大海，越过越阔，没有尽头。所以只要有机会，总要学习进步；即使退而求其次，也得立下一个好的基础。一旦有了基础的构成，就容易向上建造。

三 正确习惯的养成

学好外文的第三个要诀，就是注意建立正确的习惯用语。我们的说话，一旦习惯了，就很难改变。我在美国二十几年，还作文字工作，天天接触英语，并且我的助手都是美国圣徒。久而久之，我也察觉到，有时一个意思，到底该怎么用文字表达才正确，连他们都不清楚；常常推敲许久，仍不敢下断案。说起话来，好像怎么讲都可以；一旦变成文字，需要严谨表达时，往往在文法上就站不住脚。这就是因为松懈成习惯，习惯成自然，到了需要严谨时，就构不上了。所以，要学好外文，除了读得多、听得多，还得注意研究正确的语法，并操练一开始就建立正确的使用习惯。

譬如我年轻时学英语，老师就告诉我，最难使用的字，就是介系词。单单一个“在”字，因着人、时、地、物的不同，就得使用不同的介系词，有时非常难决定到底该用那个介系词。这一点和文法脱不了关系。由于我年轻时花工夫正确的学习，以后在美国经常说、写、读，就觉得不太吃力。如果你们肯专一在文法上花工夫，建立好的习惯，必然学有所成。你们在这里所作的，以中文为主，

但和英文也有连带关系。盼望你们能抓住机会进修，方式就是经常研读中、英文的恢复本，包括经文和注解，以及生命读经。如果你不积极进取，可能作这分文字工作十年了，还是一成不变，没有进步。

我再说，进修外语一定要从文法开始。至于背生字，主要靠记忆力，这要在年轻时就好好花工夫；一旦进入你的记忆，即使过了许久，要用的时候还会想起来。现在我的记忆力不如年轻时，生字很难记；常常久不用到，临时就想不起来。所以，你们要趁年轻时，多积存一些。

关于定稿的配搭原则与流程

问：目前书房要出版的书籍很多，如生命读经、各类信息、训练摘要及参考资料等。相对来说，定稿的人却少。定稿的人虽然尽心竭力，但是除了文字工作，又要顾到召会中的服事。所以，定完的稿，往往在打字时就发现问题，后续改动牵连很大，比方校对、排版等，结果事务越发繁重。我们曾多次交通，研究该如何改进，好提高效率。在这一点上，您能否给我们一些交通？

按一般的原则，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大都不赞成定稿之后又改来改去。所以如果定稿没有作最后的敲定，就不应该交去排版。定稿一旦排了版，定稿里的错误就如同生根立基了，再去改就很难，非常花工夫。所以排版之后发现问题，要再去改动，那等于是自找麻烦。好比一个外科医生，必须全身都消毒完全，才能替病人开刀；若是消毒不完全，即使他替病人把肿瘤开出来，却也把细菌带进去了。同样的，定稿没有完全定案，千万不要交排版，否则就是大错。我们不该那样作，因为“此路不通”。如果急就章，末了必定一塌糊涂，理不清楚到底怎么错的，又是那里出错。不知道是定稿的错，或是排版的错，还是校对的错；总之，就是一团乱。

你们必须记住，人就是人，一定会错，所以总要谨慎，不要太

有自信。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例，那是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其定稿的原则，乃是采“圆桌会议”方式。比方要出版一本书，明订必须至少要有三位或五位定稿人，有时多至十位。每一篇稿子，每位定稿人都要经手过，仔细查读整篇；直到这十位都通过了才能定稿，交付排版。或许有人觉得要经手十人才定稿，未免太多虑；但常常就是头九位通过了，到第十位还找出一个错。甚至有时已经交付印，定稿人才想起一个错，是由于赶着定稿而疏忽了。于是立刻到排版部，拿出定稿再核校一次。如果的确是个错别字，就该向排版部声明，他要作更动。若是已经排上版，就不能只在底稿上改，还得改版；否则一出了蓝图，校对时又会发现，怎么与稿子不合？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混淆；如果追究原因，还得书面报告，以厘清责任归属。

在这事上，特别是定稿人，一定要有学习。无论到排版部重新审稿或改稿，都要郑重道歉。如果已经排版了，也要不厌其烦的更正，包括副本在内。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另一面，盼望藉着这样的流程，让你们能够领悟，定稿一旦交付排版，要再改动就很麻烦，并非那么容易。可能我们现在的流程尚不够严谨，排版部门的权限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要作改动还容易。然而，长此下去，一面无法追究责任，因为不知道是谁的错，又是在那一步犯错；另一面容易造成大家“麻木无知”，好像改动容易，出了错又没人负责，所以就得过且过。结果必定一塌糊涂，制造争端，彼此推诿。

在排版方面，也得有一定的规矩。按原则，排版的人无权改稿；如果发现错误，不能将错就错，必须通知定稿人作改正。换句话说，即使排版的人觉得有错，也不能照己意擅自更改，而必须题给定稿人核校确定。另一面，排版的人要有责任感，有问题或建议就该题出来，不可由于嫌麻烦而得过且过；这样才会有甜美的配搭。

盼望藉着这样的交通，能帮助你们清楚文字工作该有的严谨性。凡关于定义方面的文字，错一个字，几乎就是天壤之别。有的文字

关系到合约，甚至涉及国际外交条约，有重大法律裁判的讲究。一旦错字或差字，都会引发重大的诉讼。往往一字之差，相关人员就得引咎负责，甚至遭定罪。所以如此，就是要人对于文字有感觉，清楚知道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

我要不厌其烦的说，编辑无论如何忙碌，总不要轻易定稿、交排版、发校对；特别是到了交付印，更须谨慎再三。因为我们出版的书，都是交由外面厂商印刷，一旦发现有错，要改动就得花钱、花工夫。凡作工的人，无论木工、铁工、排版工，都不喜欢改动。所以书房定稿时的格式，例如字体、字的级数大小等，付印时都必须先定准，这样，排版工人都会喜欢。如果你作什么都不清楚，就没有人肯接你的工作。所谓“时间就是金钱”，人赚钱都在时间里。你为了赶时间而随便交差，后来工人还得回头找你确定细节，自然得把花上时间的工钱也算进去。结果你没赶到时间，还多费钱，那是得不偿失。如果赶出错误，更是因小失大。

书房的服事乃是整体的配搭，所以无论作那一段，都必须作全面的考量。现在书籍的制作，流程包括作稿、抄稿、打字、排版、校对、交印刷；一旦有了延误，特别是在前段部分，后段的人就很辛苦。比方定稿的人，以忙碌为理由，交下来的稿子不太确定，都让抄稿、校对的人去研究、费心，结果多花时间，对后段的人就很难交代。以后引起争论，质疑为什么出书延迟，排版怎么花那么多时间？他们反而要怪罪说，是由于定稿、校对占用太多时间。因此，你们在这里配搭，一定要在自己服事的范围内，尽可能作得全备，不要让后面的人一直来找你商量、讨论、询问，这样才能真正把时间省下来，把东西赶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关系到“信任”和“士气”的问题。比方这本书已经交排版，编辑却今天去改一下，明天去改一下，不仅麻烦，还让排版的人产生疑惑，并且凡发来的稿，都不愿意立刻上版，免得又要改来改去。这就像作衣服，一旦作好了，除非实在不合身，谁都不愿意再拿去改。当然错误难免会有，但经常错就不行，

那是很吃力不讨好的事。已往我吃过这样的苦头，有时定了稿，复印六七分发校对、排版；以后发现错误要订正，就得花工夫找到每一分去改，否则只要有一分没改到，都会产生问题。所以定稿人一定要谨记：起头容易，改动难。

因这缘故，我奉劝你们作稿的人，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要发稿。你觉得费时间，其实省时间；如果你为了省时间，而造成后面的困扰，结果反是费时间。同时，因着大家都是一同配搭事奉，所以必须互相顾到，给与方便。千万不要自认是编辑，所以爱怎么作就怎么作。这样一来，往往人就不太肯与你配搭，觉得不容易作；同时也不愿意服事，因为你太麻烦了。

总结来说，作稿的人除非有把握，不要轻易发稿。校对、排版发现问题，一定要题出来；但是必须取得定稿人的同意，才能改动。如果经过这样的流程，还会发生问题，就必须检讨，按难易程度排优先顺序。比方排版要改动最难，就占有最优先顺序，原则上一切的问题，在排版前一定都要解决。换言之，作稿人不作得绝对，校对的人苦；校对的人不作得绝对，打字、排版的人苦。大家苦来苦去，结果出来的东西一塌糊涂，大家都吃苦，责任归属也不清楚，请谁断案都难审。

所以，你们作文字一定要追求进步，并且尽可能与人方便，不给后面的人制造麻烦。不过我们究竟是人，作文字又没有一定，所以有可能会错；不过要尽量减低，否则变成家常便饭，那就不好。

不怕慢，只怕错

问：不赶的东西，原则上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经常有所谓应急的东西，在制作上时间很匆促。虽然照着流程，大家也很留意，但还是会有问题发生，请问该怎么办？

我从倪弟兄时代，就开始服事文字，已经作了五十年。所以，你们所说的情形，大体上我都经历过。我要劝勉你们，尽可能不要

留麻烦给别人；总要记得，我们是在身体的配搭里。我再说，即使外面的印刷厂，也不喜欢改动。如果你们老是作更动，结账时都会加收费用，理由不外油墨用多、多上一次版、重复打样等。你若说你是替召会服务，希望印刷厂能减价，至终人就不愿意作你的生意，因为你既难服事，又嫌人价钱贵。所以，你们一定要操练，事情在自己手上时，要力求准确，马虎不得。

说到赶急应景，我很懂得其中的辛苦。然而我要说，再怎么赶也差不到一小时。换句话说，晚一小时就一小时罢，准确最重要。以我的性格来说，美国人都感觉我很殷勤，因为我初到美国已快六十岁，现在八十岁，还是一直的作。这二十多年我是一直在赶，个个美国年轻人都被我赶倒了，我还继续在作。当然我也得见证，赶到末了，我也会生病。然而，无论如何是不怕慢，只怕错。好比考试，写的时候要赶快，交卷却不必急；只要有时间，宁可再多想一想，检查一遍。否则你赶着交卷，一出来却想起一个错，就会徒然把心情弄差，并且那时谁也救不了你；这就会赶出“病”来。

所谓“赶”的东西，你们仍然应当有规画，照着流程专心作。不能为了赶工而不顾到仔细、正确。如果因为仔细多花十分钟，甚至晚了两小时，也无所谓；花两小时而万病皆消，没有错误，还是值得的。所以，在流程上绝对不可以松懈，为了赶急而略过，那个差别太大。也许一次不出事，迟早仍会有问题。我经常碰到，赶着交付印的东西多有问题，多校一次就把漏洞堵住。这一点盼望你们一定要注意。

注重性格的操练

我有五十年文字工作的经历，愿意给你们一些标准，但是我观察到，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在你们的性格。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性格是服事上的大麻烦。无论好坏、对错、快慢等，结果都与性格有关。性格是一切服事的根本；所以，谈起文字工作的问题，我必须劝勉你们，要从性格上操练。这一点绝不太过。

我发现台湾这里的青年弟兄，大体在性格上都犯一个毛病，就是不扎实。有些事我真是愿意教，但我是个年长弟兄，若是交代再三，他们就嫌啰嗦，自以为清楚了。那知我一核对，却发现他们根本没听懂。这就是性格不好，非常害事。

同样的事情、工作，同样的时间、地点，性格扎实的人作出来的都成功，性格不扎实的就作不好。比方同样的产品，日本人作得扎扎实实，中国人作就走了样。再以整洁为例，德国人是用肥皂冲刷；日本人是每个角落都清得干干净净，再用水冲洗；美国人会仔细扫一扫再洗；中国人就只拿个扫把转一转了事，角落有没有扫到也不管。表面看，可能都是同样爱主的圣徒，甚至好像中国圣徒更爱主，但一作起事来，还是日本人强，中国人差。这与性格实在太有关系。

我蒙主怜悯，从年轻时就尽量自我要求，养成好的性格。我深深知道，事情的成功与否，成果如何，最终是取决于性格。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性格这方面非常差；所以一九五三年，我在台湾办训练时，就训练性格三十点。然而，同工们的性格还是不行，所以才会在我去美国后，台湾的光景就停顿不前了。

服事与性格、属灵的关系

问：配搭上最大的难处，在于没有度量接受别人的指正。一面，这是由于学习不够，一经指正就容易受伤；另一面，是由于骄傲，不太愿意承认错误。请问这是性格问题，还是属灵问题？

这百分之六、七十是性格问题，百分之三、四十是属灵问题。这与属灵的关系不太大，与性格的关系却很大。当然，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民族性也有关。以美国人为例，你若指出他的错，他不大生气，而是非常敞开的接受。然而，若是一个中国人，如果他说要向你请益，实际上是要请你称赞；你一说实话批评他，他就被得罪了。这是中国社会里，一个很不好的习性。历史证明，伟大的人，

几乎都喜欢接受人的批评，并且勇于认错。换句话说，人的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而是在乎如何对待别人的指正；有错立刻承认、改正，结果自然变好了。这也符合圣经的属灵原则，就是认错悔改。盼望你们都有这样的操练，学习坦诚认错，虚心受教。

积极进取，认真学习

中国古语说，“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学得太少，只懂一点英文。如果我能读好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那是太好的事。盼望你们都有积极进取的心，多方认真学习，将来在服事上功用就很大。

主后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讲于台北

第九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原则与态度

恢复本经文翻译研讨

罗马书五章四节

罗马五章四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老练”一辞原文意，经过试验，得以通过，而承担责任。这是指一种蒙称许的品质或属性，是忍受并经历患难和试验的结果。这辞在英文圣经恢复本翻作“称许”(approvedness)，在字义上，“称许”也可以包括“老练”；但是参考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以及这一节的前后文，中文还是译为“老练”较适合。

腓立比书一章五节

腓立比一章四至六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工的，必完成这工，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五节的“交通”，原文意有分、交接。这里是指腓立比圣徒，藉着使徒保罗的职事，在财物上供应使徒，因而有分于保罗福音工作的传扬，结果就使福音得以推广。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为了要适合中文语气，就将“交通”译为“同心合意”，将“推广”译为“兴旺”。以语气说，“同心合意”与“兴旺”相当不错；但以字义说，“交通”与“推广”比较贴切。

从这里我们能看见，从事文字的翻译工作，需要有相当的本事，一面要尽量使译文合于本身的语气，一面要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意义。中文和合本在语气、节奏上相当优美；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乃是尽力跟随、保留这些优点，非到万分必要，总不舍弃。每次翻译完，总要试着说吟一番。再者，为着生命读经训练，我查读每卷书时，大致上已经查过每一个辞的字义，凡重要的都编在注解里。所以，你们翻译时，除了多方参考辞典和其他译本，也要同时

注意注解。

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

翻译的时候，对于各种器具的称谓，也要注意由于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例如马太三章十二节说，“祂手里拿着扬场的簸箕，要扬净祂的禾场，把祂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按以色列地区当时的风俗习惯，人筛麦子的方式是用如簸箕的工具，装起麦子往上扬，让风把糠秕吹掉。然而在中国北方，如烟台，却是用长柄的叉子筛麦子。每当麦熟季节，收割之后，就将带穗的麦杆都铺在禾场上，以驴子拖着一台压辊车，将麦穗压开，再用叉子挑起麦捆扬起来，让风把糠秕吹散；之后留在禾场上的，就是一粒粒麦子。这是由于地区的不同，所产生在文化上的差异。

我们翻译时，必须注意这些不同之处，仔细查阅相关的风俗习惯，然后赋予正确的称谓。比方在这里，最好是译为“簸箕”，译为“叉子”或“铲子”都不对。

马太福音六章十七节

马太六章十七节说，“但你禁食的时候，要油你的头，洗你的脸。”“油你的头”原文意，用膏油梳抹头发。中文和合本译为“梳头”，把原来的意思表达错了。如果直译为“膏你的头”，也不够典雅达意；所以译为“油你的头”比较贴切。

对于翻译工作的鼓励

中文翻译工作，可说是我们中文出版的命脉。翻译作得不好，我们的中文文字工作，就会有很大的缺失。虽然我们出版的书籍，在每一方面都必须作到最好；但主要重点，还在于翻译。现在懂中文的圣徒，很少人程度好到一个地步，能够书写流畅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以台湾的大学生为例，由于分科系的缘故，以致除非是攻读中文系的，一般而言中文水准都不够，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注重科学或法商。同样的，主恢复中的圣徒，研读中文的也较少；

这对我们文字工作的前景，形成相当程度的艰难。

圣经中文和合本，中文体裁相当优美，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指出，非到万分必要，我们的新约圣经恢复本，在体裁上总不要离开和合本。达秘在翻译他的新译本时，都尽力保守钦定英文译本的语气、发表；因为钦定英文译本在这方面相当优美。直到今天，在英语世界里，还没有任何译本，能把钦定英文译本的地位夺去。可见一种文字的体裁、语气，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特别在翻译方面，感觉最弱、最不行的，就是语气和语体。整体来说，文字工作要作得好，相当需要在文字上有极深的修养和造诣。这不是你学会查字典，懂得字义，就能作得好的。这也是我们文字工作上的一大难题。

翻译方面的学习

除了中文和合本，你们还要尽力参考其他译本的长处。最近香港出版一本新译本，值得参考。例如林后八章二节，中文和合本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新译本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们满溢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汇流出丰厚的慷慨来。”由此对照，我们能看出新译本的优点。第一，毫无疑问，翻译的人是照着原文翻译，并不完全跟着中文和合本。第二，改正中文和合本的缺失，将“试炼”改为“考验”，“满足”改为“满溢”，“显出”改为“汇流出”，正确表达原文意义。第三，翻译非常用心，表现在“汇流出”一辞。所谓“百川汇流”，可见译者功夫下得深。第四，在节奏、语气上不逊和合本。不过，这一节的翻译还可以再改进。例如，“极大的考验”一辞放在这句话里似乎多了个“的”字，因而影响节奏。此外，如果将“考验”改为“试验”，“满溢”改为“充盈”，“汇流出”改为“汇溢出”，读起来就更加优美。

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要作到尽善尽美的地步，需要极大极深的工夫；这和个人中文造诣的深浅有关。如果由我个人来作，无

法作得太好，也不会作得快。除非我有五年时间，并且和你们一起配搭，才有可能作得好。

除了参考各种译本，从其中得益处外，还得作译文上的比较。你们越比较，越能把用字遣辞的深度和高度采掘出来，因而提升程度与水准，甚至能造出更优美、更高明的辞句。换句话说，你们一面作翻译工作，也要一面花工夫有所学习。如果单靠我偶尔给你们一点帮助，实际的效益并不大。我们的生命读经，翻译水准并不好，特别是在语体方面。所谓语体，好比人走路的步骤；步骤正确了，就会走得自然、顺畅。中国古人写文章，很讲究语体的正确，所以都要边走边吟，以合乎节奏；一旦节奏不好，读起来就显得不顺畅。

翻译工作实在不能轻率为之，尤其是恢复本的经文翻译，更不能轻易定稿，乃要经过一番审慎的考量。从前商务印书馆，虽然出书很多，定稿却很严谨，采“圆桌会议”方式，就是所有编辑、校对绕着桌子坐定；所有稿件都要经过这些人审核通过，才定稿。同样的原则，我们不能把翻译的事看轻了；因为作出来的结果，若是文字方面差了，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阻碍。这件事在我心里，的确是个重担。虽然我中文造诣不深，但是如果给我时间，和几位助手一同研究，我相信还是能钻研出来。盼望你们能花够多的工夫在这方面的作工。

今天我们的中文诗歌，有些是我一九六一年在这里写的，全都经过边走边吟；譬如第三百八十二首：“荣耀基督，亲爱救主，”今天要你们再修就不容易，因为节奏实在好，韵律、对仗都很工整，几乎就是写绝了。另外一些诗歌，是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花的时间不一定够多，节奏、韵律都还有修改的空间。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花时间，特别是诗辞歌赋。圣经的经文虽然不是诗辞歌赋，却是经典文字；如果表达得不够典雅，那就不行。我们要翻译新约，固然要注意原文的意思，但也不可忽略语体的讲究；这就是为什么我再说，非到万分必要，总不可离开中文和合本的语体。

交通中的学习

按我的观察，在中文翻译方面，亟需成立主管的体系。我认为目前的难处，就在于这个体系并未建立，一切作法都是拼凑性质，以致各自为政。如果能成立一个体系，作最后汇集、定稿的工作，我才能真正放心。现在你们花的工夫和时间不够；而翻译工作不花时间，是绝对作不好的。

凡是经典文字，总要经过开口宣读，以求能够合乎语气、节奏。希奇的是，文章只要一经开口宣读，好坏就立刻暴露出来。凡是国家的宣言，政府的公告，大都经过这样的修改过程，才能向群众公布，否则节奏、语气不够好，就贻笑大方。我们都得这样花时间、工夫，尽心尽力的作。

另一面，我们也要寻访合式的人才。可惜，凡在文字上有一点恩赐的，不是没有负担，就是没有时间。文字工作，特别是翻译方面，没有时间是绝对作不好的，尤其是我们的恢复本经文和生命读经，不能像普通信件或文章，只翻译大意便了事。现在回头来看，生命读经的翻译应该作得更好。假若时间许可，你们应该重新好好的翻译一次。

如果时间许可，你们中间有心进取的人，应当找机会再回学校，进修相关课程。按我自己的经历，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修；最有助益的方式，就是像研究生那样集体研读。比方你们可以选定某种材料或参考书，平时一同追求或个别研究，每周再找时间集中研讨，得出一个结论，再责成专人写成书面报告，作为以后训练新进人员和彼此教导的教材。或者你们可以分段，各自研读一部分，再来在一起讨论，得出这本书的重点及要诀。你们若扎实的如此作，必定大得助益。

若是可能，在翻译方面，你们应当好好研究重要辞句，再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本“翻译指南”。按我翻译的经历，这是一个重点。譬如英文的某一个字，到底该怎么翻，用法有几种等，都要能

精粹的点出来。这样把重要的字都收集起来，列出适合的几种译法，并且按需要重新修订，便能作为主恢复中，文字工作的“英汉翻译手册”。以后，每逢遇到相同的英文字，就能立刻找到适切的译文。这种统一化的作法，将会节省许多工作时间，同时帮助大家提高水准。

文字工作需要全时间的专才

文字工作要作得好，并且作得有果效，第一是要有训练，第二是必须有专门人才全时间投入。目前书房的出版，都是根据我这一分职事所释放的信息，份量并不重。一旦这样的体系建立起来，只要十至十五人，就足够应付需要。然而，因着已过年间，我们的工作不彻底，也不够专心投入，日积月累的结果，就变成现在的重担，许多书都尚未出版。

将来体系一建立，责任就能确定，同时又能研究、改进。如果不是专人来作，进度和品质就很难要求，结果就像一群鸟儿飞在空中，却没有一只握在手中。现在书房的编辑人员，称得上全时间服事的只有少数几位，许多工作都是非书房人员带手作的。我盼望从这些带手作的人中，寻访合式的人才，聘请他们到书房全时间服事。

所谓全时间投入，用世人的话说，就是上下班制。凡带职业的人都知道，作事要按公司的规矩，例如一天上班八小时，朝九晚五，不可随便请假等。同样的，凡是书房的正式人员，应该都要按外面公司的作法，按时上下班。我不赞成人来服事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除非是志愿义务帮忙的。至于下班以后的时间，你们可以自由运用。另一面，你们不可以聚会多少为理由，影响你们平时的工作量；更不可将这因素带进来，而离开办公室。这样，你们的服事才会有寿命，坐在办公桌前才能长久。

在欧文的职事站，已往常有圣徒工作得很晚。虽然有人称赞，我却不太同意。早出晚归的作法，只能“奋兴”一段时间，终不能

持久。除非工作需要，不该轻易加班。

再者，盼望书房的工作，都由正式人员担负，不该依赖志愿者。第一，志愿者的时间及服事的多少，我们无法掌握。第二，他们的动力是在于心愿和情绪，一旦心愿减低，或者情绪低潮，就会影响工作的好坏。第三，人就是人，志愿者总会觉得，自己既是主动来帮忙，所以我们应该感激他。当然，对于有心愿来服事的圣徒，我们的确感激；但以上种种情形，相对的也造成难处。有时我们刚把志愿者教会，突然他又不来了；不仅一时之间找不到人顶替，即使找到了也要从头教起，这样，事情很难作得好。

今天事情要成功，不能单凭人的情感波动。若是书房的工作，都仰仗志愿者，可能今天有五十位志愿者，心头火热的来帮忙；但过了半年，他们热度退去，一个也不来了，那时书房或许就得关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厌其烦的说，书房的服事人员，都得是能上下班的全时间雇员。我们要把书房看作一个事业，不讲圣徒关系，一切都遵照外面公司行业的规章，事情才能作得好。以教书为例，学校教务处一旦排出课程，教师就要按表上课，不能随心所欲，这样才能完成学校赋予的职责。

如果书房的出版不多，一年只有一、二本，当然可以倚靠志愿者；否则聘雇人来，长年不作什么事，那是不可以的。美国职事站每月有固定的出书进度；中文的翻译既然要跟着美国，进度不能落后，并且要作得好，就得同样按着一般作事的手续。人类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今天已经研究出来，一个人要长久在职，最好就是一天八小时，一周五天或五天半，按时上下班，一切事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里作。即使是银行办公，下班时间一到，你有再重要的事，都得等到第二天上班开门才能办。这样才能作得长，并且真正作出事情。书房的翻译工作，也要建立体系，不能光倚靠志愿者；志愿者情绪好就多作一点，情绪不好就少作，不太容易指挥、调动。盼望你们能接受我的交通，改正这些缺失。

训练出合式的人才

有的志愿者是来书房学习，不是来作事。结果学习很多，至终却不留在书房。对于这样的经验，我们真感觉伤痛。所以我沉重的说，你们作编辑多年的，按理应该训练出一些“徒弟”，能作你们所作的。任何行业都是同理；书房若是没有成全出什么人来，那是不对的。

虽然有的人属灵光景构不上，但只要年轻、有心愿、肯学习、懂得配搭，经过训练就会成才。可能你们要先花三年的时间训练，之后他们就能担负责任。从前在编话语职事时期，工作量不大，只有一位编辑，那时按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培养训练出人才；否则，作编辑的若是有什么事，后面就没人接著作。现在已经进入生命读经的第十一年；如果第一年你们就注重这件事，并且作的得体，现在至少会有五、六位编辑，一同在文字工作上承担责任。

盼望你们舍弃找现成人才的作法，走成全训练的路；一面找人全时间服事，一面在这些人身上作成全的工作。现在一般大公司的作法，如果找不到专门人才，就录取专长相近的，或者送他们去进修，或者安排课程训练。有许多人就是白天上班，晚上进修。惟有如此，才能栽培出人才。一旦有人才，体系建立了，无论谁因故离职，工作都不至于延误。因此，我才急切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并且寻访合式的人才进来。

在访才过程中，千万不要短视近利。以在世界上作事来说，没有什么事是非谁不可，如果他不作，别人就不能作。召会里也是这样，没有什么事奉是非某人不行的；除了他以外，恐怕有好些人作得更好。这一次，我和长老们重新安排召会的负责，就发生类似的笑话。有好些弟兄，长老们都说他们不行。后来我告诉长老们，如果觉得弟兄们不行，就得另外找到人，否则就用这些弟兄们，带着一同学习。今天台湾一切都很进步，人的学习能力也很强，要成全人并不难。有时人对我说，他作不来；我都不太相信。所谓“有志

者事竟成”，完全在于你的意志强弱，肯不肯下功夫学习。

有时，老长者们会很谦卑的告诉我，他们没有这一分，也作不来这职分。我都不信他们的话，只说，“我绝对不信你们没有这一分。你们没有这一分，也能作得了，问题在于你们作不作。”想想看，你们自身的事，有那一件你们作不来？不是样样都作得来，并且也都作出来了？你们并不需要别人替你们作。比方已婚的姊妹们，不能说不懂怎么预备饭食，要人帮她预备。这样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因为人再怎么不会作，起码都会作给自己吃。这就证明人只要有心，就一定会作。

工作上的安排

福音书房的翻译工作，主要有几方面的安排：第一，生命读经；第二，新约圣经恢复本；第三，一般书籍。

此外，由于福音化台湾的行动，各界福音、小排家庭福音等，都是十分急切的需要。盼望有人能写一点有份量的单张、小册、短文等，为着各种校园福音、各界福音、年长福音之用。这不是容易作的事，但若早有人作出来，主的工作就不会被迟延了。如今我们才了解，主耶稣必须忍耐等候的原因。现在书房的福音单张、小册子，都是我早年作的，近年并没有写出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盼望你们不要等待，总要设法应付这个大的需要。

凡事都要端正规矩的按次序行

书房虽然是一个作事的地方，但是在其中服事的人，该像在召会中一样，相处如弟兄姊妹，没有地位的讲究，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谁是作上司，以其他人为下属的；也不该安排固定的人专作烧开水、打扫、洗杯子一类的事，这是每一位都该作的。

再者，你们在这分文字工作上，应该有见证，也必须就是见证。这个见证在于，你们固然一起同工、同事，却要上下一致，彼此相

爱。换句话说，你们在这里要学习：第一，忠于自己的一分职责；第二，与别人总是能配搭合式。这并非那么容易作得到的，因为配搭不只是一面或两面的，而是多面的，其中有所谓的主管人、负责人等。所以，你们不仅要有一个体系，还得立定相关的章程，好能有合式的配搭。在这体系中，一面大家应当听从主管人的安排、调动、治理，一面要能彼此和谐配搭。

你们能在这两件事上好好注意，其他方面就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是小事，不去注意，结果大家一起相处，难免产生摩擦，相见不如不见，事情就很难作得好。所以我再说，一面我们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总要有个见证，彼此相爱；另一面，我们要各尽其职，与别人都能好好配搭。由于书房所作的，乃是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所以在编制上必须有一个体系，有各种职务的安排，有主管人负责业务的推动和事情的定规。这些你们都得顾到，否则就会混乱。

你们无论是作编辑、校对或排版，在其他方面也该多有学习，以追求越过越进步。盼望营业部门能统计，在主恢复以外的圣徒，那些人常买我们的书，他们所属的团体及职分，以及他们的反应等。我们不能只在这里故步自封，自行其是；总要明白外界的情形，好有所因应。同时，对于少买甚或不买我们书报的团体，也要有所研究，查知原因何在。这就是我们该进取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越过越进步；我们的进步必须越快越好。

此外，有一件事你们必须注意，就是对自己在书房工作，必须有正确的领悟和态度。换句话说，你们在书房作事，实际上就等于一般人“在职”。所以，你们必须遵守所谓上下班的时间，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全心全意在书房作该作的事。可能有的人同时担负召会的责任，但你们不该把这个当作藉口，离开书房去作召会的事。按我的观察，有些在书房服事的人，观念里认为书房就是召会，召会也等于书房。所以，无论事情的安排或时间的规画，都是混在一起；反正大家都在召会里，都过召会生活，所以二者就是一体。结

果变成什么都是召会优先，召会最重要。既然召会有特会，不能不管，所以都去顾召会了。这样因循的结果，文字出版自然就会迟延。长久累积，最后就暴露出严重的进度落后。所以，盼望书房能好好调整工作环境，该隔离的隔离掉，该区分的区分清楚；总之，一定要增加工作效率。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是否看自己是“在职”的圣徒。以台北市召会的长老来说，几乎都是在职的。一面他们在职，有的甚至经营事业；一面他们作召会的长老，管理召会的事务。他们绝不会为了忙召会的事，而把自己的事业或工作废掉了。同样的原则，你们一面在福音书房在职，一面身兼召会的职分；你们不能为着召会那面牺牲了书房的工作，也不能为着书房的工作废掉在召会中该尽的职分，总要两面兼顾。其中拿捏的分寸，就是上班时间专心上班，下班时间专心为着召会。只要把时间划分得清楚，一件事在你们手中能作到什么地步，自然能考量得合宜。

譬如一个人在书房上班时，有人为着召会的事约他交通，他就必须委婉拒绝，表明自己无法随便离开。这就如一个人在某公司任职，不能以召会的事奉、聚会为由，随便离开工作岗位。在职的长老们，如何是用业余的时间治理召会、参加聚会，在书房服事的人也得按着同样的规矩行。

虽然书房的服事者都在召会中，都过召会生活，却必须把书房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事业，绝不能因为召会的事务，或是要参加召会的聚会，而把书房的事情牺牲了。若是你们在学校教书，绝不会因为要参加召会的聚会，而请假不去上课。然而，你们却可能因为在书房服事，就以召会聚会为着，而把书房的事安排在次要的地位。说得不好听，就是把书房的工作牺牲了。非要等到你们忙过召会的事务后，再用剩余的时间作书房的事，以致工作进度严重落后，或者品质不佳。所以在书房服事的弟兄，若有同时担负召会责任的，盼望你们接受安排，像在职的长老那样，好好在书房上下班，治理召会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召会里的事务不需要长老们亲自去作，乃

是找出合式的人，安排他们配搭着去作，这样才会有效率。

关于书房的职分，虽然没有高低的分别，却有等次的讲究。一切工作上的事，都要按着等次妥善安排。你们必须守住自己的等次，作自己的工，不可越分作决断；也不能把书房的事拖到召会中，用自己在召会中的职分去定规。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要多方交通，寻求合式的解决。一切都该按规矩行，这乃是使徒保罗的嘱咐，（林前十四 40，帖后三 7~8，）也是我们在书房该有的见证。

接听电话的学习

工作要有效率，也要注重环境的配合；这里所指的“环境”是上班的“气氛”。以美国职事站为例，姊妹们都接受交代，编辑们除非业务相关必要，或是特别紧急事故，一律不可接电话，乃是留一张便条记录给受话人，方便他们休息、午休、或下班时再回覆。否则有时，编辑、校对正在整理思路，一受电话打岔后，往往经过半天还找不回原来的思路，对工作影响相当大。

不只职事站的员工这样作，我自己在家里作稿，也是按规定时间上下班，并且绝不接电话。我家里所有的电话，从早上八点至十二点，全部是李师母接；每逢有人要找我，她总是回答：“对不起，李弟兄现在不方便，不能接电话。”因为写作是很需要聚精会神的，不能随便受打岔接电话。或许你们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人不会打电话来，怎么可以不接？然而，李师母对于再重要的电话，都是回答：“有什么重要的事，请你告诉我；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会请李弟兄来。否则，对不起，请你十二点以后再打来。”这样的帮助，对我工作的效率很重要。

职事站原来平均每人一天有八通电话；后来就定规，在上班时间内，非业务相关人员，绝不能接电话；凡在电话里闲谈更是犯规。这样一规范，电话的次数立刻减少许多。所以如何接电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因为这的确影响我们工作的效率。我们作事如果都

不注意效率，松散而不拉紧，可能时间一转瞬便过去，事情却还作不出来。若是我们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作主的工，就是二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也都完成不了；一再迟延的结果，就误了主的事。再者，无论编辑或校对都知道，一被电话打岔，再接著作事，总容易有错，效果也就差了。有时印刷印到一半，突然来一通电话，作事的人就得停下机器；等到机器再开动，油墨的深浅、浓淡就改变了，只好作废重印。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都得避免。

目前在我手中的文字工作，分几方面：第一，要审订弟兄们作好的生命读经稿；第二，编写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第三，著作生命读经训练的纲要。后两项都有时效性，每年的四月和十月一定要完成，是为着六月和十二月的训练。从一九七四年开始至今，若是我在文字工作上稍有迟延，恐怕这二十二次的大训练就作不出来。这二十二次大训练所以能连续而如期完成，乃是由于我守住写作的时间。我能守住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时上下班；除非生病或有真正要紧的事，只好休息、请假；但事后我一定把时间再补上。每年的一至四月、七至十月，我都是在家里按上下班作息。安那翰召会的弟兄们也都知道，所以，都不会在这段时间打电话，或亲自跑来找我。

你们都该清楚告知家人、亲友、圣徒们，不要随便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你，那是你上班作事的时候，不是你听电话的时候。如果的确有紧急、重要的事，就留话给你，由你斟酌情形回电。

分工合作，分层负责

对于书房各部门工作的安排与进度，乃由经理统合。比方编辑已经作好稿，就要交由经理定规什么时候刊印，然后校对、排版人员就要全力配合。或者经理决定该出版那一本书，编辑、校对、排版都要配合；时间的安排、管理由经理视情形而定。这样的分工合作，划定工作的界线，厘清各人的责任，才能使各人心无旁骛的专心作自己那一分工作。

举例而言，已过我训练圣徒们，团体出门时，行李不要集中交给一人管理，而是各管各的。到机场报到时，各人自寻柜台办手续，领取自己行李的收据，行动上就很快捷。等到达目的地，也是各自领取行李，过海关后再集合一起，坐上当地召会派来接送的车子。这样的团体行动就非常有效率。如果是统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负责，必定手忙脚乱，延宕误时。在书房的服事要有效率，也要采同样的原则，分工合作，谨守自己该作的那一分，不要彼此牵连延误。这便减轻负担，省去麻烦。至于一切的协调统合，概由经理负责，也就不至于在配搭上发生摩擦、不快。

另一面，不能因为分工负责，就画地自限，绝不逾越。如果发现了错误，一定要交通改正。比方排版人员发现错字，如天地的“天”变成“夭”字，或是看到可能有问题的错别字或文句，也要找编辑确定。编辑一确定有错，就要亲笔改正。校对也是同样的原则，除了错别字以外，无权改稿；但若发现文稿有问题，甚或真理的意义有误，就要不厌其烦的找编辑交通确定。再者，校对或排版人员，不要一碰到问题，就立即找编辑。可以一天定一个时间，汇集所有的问题去问编辑。这样就能节省时间，争取效能，减少麻烦。盼望你们在这些细节上多方注意而有学习。

品质与速度兼顾

对于书房出版的文字，绝不可因为要求速度、效率而降低了品质，更不能以此作为藉口。现在我要求你们，四个月完成四卷书经文的翻译，你们切不可敷衍塞责。我的要求并非无理，而是有根据的。按我写作的经历，最难作的是每次训练的注解，根本很难知道每一章有多少注解，注解的长短又是如何。这完全要等写到了才知道，一点无法事先控制。但是翻译比较简单，因为知道要作的份量有多少。为着每一次的训练，我都要花四个月编写注解、纲要。比较起来，你们只是翻译这四卷书的经文，一定能在四个月内完成。我盼望你们能受鼓励，从主接受负担，全力以赴。

题起品质与速度，听在主管人的耳中，通常都不会感觉愉快。主管交代事情，总是盼望员工能在限期内完成，并且作的品质要好，一点不打折扣。书房所作的事，乃是为着供应众召会的需要。现在圣徒们都在读生命读经，都需要新约圣经恢复本。有这么一个需要、目标在这里，你们既在书房服事，就得全力以赴，竭尽所能的作出来。如果你们的确尽了全力，却还是作不出来，你们努力的成果仍会得到肯定。我不是给你们开后门，而是事实如此。好比打仗争胜，虽然最后输了，但是你把命拼上去，没有人会责怪你，反而会肯定你。作事如作战，没有必胜的，都有值得原谅的地方；但是重点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拼上去？

圣徒们对于书房的出版，一向品质和速度兼重，所以不必我再作要求。我只愿意你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急切的需要，你们总要顾到。除了一贯的品质，速度也必须加快。因这缘故，你们一面要接受负担，努力以赴；一面要研究、改正方法，把一切可能浪费时间、影响品质的原因，这些“门”都关起来。

如何兼顾召会的事

在书房服事的人要告诉所在地的召会，不能因为他们在书房，服事、聚会就一直找他们。反而他们在书房，乃是为着众召会的益处，用文字服事这分话语职事。我自己也是这样，若不是为着文字工作，我一定参加当地的长老聚会，召会也就得益处；但是为着每年两次的训练，我大多无法参加长老聚会，自然当地召会受到亏损。我是不得已，为着顾全大局，在十一年之内，用二十二次大训练，完成全部新约的生命读经。不然的话，受亏损的就是全球众召会。从这个观点看，我很感激安那翰召会的长老，他们没有因为我不去尽职而责怪，却与我表同情，给我十分的支持。

对于召会的事，在书房服事的人该以“业余”的时间尽力为之，不可占用到上班时间，否则就会耽误到文字工作；这道门一定要关起来。接听电话是另一扇繁琐的小门，若是也关紧了，就能省

下许多时间，工作效能一定增加。

访才的原则

如果书房在工作上确有需要，可以寻访合式的人进来，能找到现成的人才最好；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应急，临时找人来充数，结果将是费钱又费事，可能单单要训练他成材就得不偿失。另一面，即使物色不到人才，也不要雇用未得救或不与我们一同聚会的人，因为他们对于我们中间使用的一些特别名词，诸如吗哪、那灵等，都不甚了解。尤其我们的出版，是以陈明真理、供应生命为目的，这需要服事的人有一定的属灵基础。所以，实在万不得已，我们宁可自己作，然后慢慢访求、培养人才。

主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讲于台北

第十篇 建立事奉主的性格

秉性与性格

中国有句古语：“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意思是指江河、高山还容易移动，人生来的个性却很难改变。秉就是秉赋，意思是上天所赋予的，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秉性完全是指人的生性说的；这二者是同义辞。然而，性格与秉性不同，是性在先，格在后；这含示格不是天赋的，乃是人为的、后天的。

古人的话不是说性格难改，而是秉性难改。比方一个生来笨拙的人，你要把他改变成聪明人，那是很难的事。一个人聪慧与否，乃是秉赋的，是神创造的；所以有的人不到二十岁，就拿博士学位；有的人读起书，就是一筹莫展。生来天资高的人，无论是否有人的帮助，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都能进步。所以中国古人说，这种天生的秉赋无法改，却没有说性格不能改。

按我的观察和经历，一个人的性格，三成是秉性，七成是人为，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特别在今天，以中国、美国为例，两个国家的人因着交通与接触日益密切、频繁，更能证明这事。在“性格”那本书里，我曾举例说，一个中国小孩，一生下来就交给美国父母教养；等他长大后，完全是中国面皮，美国脾气。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美国小孩，生下来就交给中国父母教养，长大后面皮是美国人，脾气、习惯、生活却完全是中国人。这就证明“性”是天赋的，“格”是人造的、人工的。

再比方同样是小孩，无论肤色是黑、白、黄、棕、红，若交给同一对日本父母教养，从小在日本社会的日本家庭长大，尽管秉性、肤色完全不同，他们的性格、脾气、习惯却大致一样，都是日本人的样子。人的肤色是天生的，无法改变；但性格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乎生活习惯的养成，这是能改变的，并且不是很难改。

建立合乎主用的性格

论到事奉主的人，性格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我们要事奉主，必须有好的性格；所以，我们天然的性格必须改变。为什么呢？首先，因着我们已经看见光，看见启示，知道神不要我们凭自己活着，更不要我们凭自己天然的性格事奉祂，所以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天然的性格。神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罗六 6，）并且为我们这个人死了，（五 8，六 8，林后五 14~15，西三 3，帖前五 10，）因为祂对我们这个人的估价就是死。所以，不只我们的性格神不要，就是我们秉赋的性情神也不要。

第二，我们已经接受恩典，得着主的生命，就当舍弃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性格。我们不仅得着启示，更接受了恩典，有主的生命。这不是改变的问题，乃是改换的问题。就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乃是要除去我们的性格，并以基督自己来顶替。第三，我们必须天天与主交通，时时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若是我们接受恩典，却不与祂有交通，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止长进。

一旦我们看见启示，接受恩典，活在与主的交通中，我们老旧的那一套就过去，并且完全成为新造。这不是改变旧有的性格，而是换了新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才能合乎主用。譬如我家院子里的草皮易生蚊虫，任我们怎么驱赶都没有效；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铺一层防虫草皮。以奥古斯丁为例，他得救前那个性格太差，完全不能事奉主；然而他一旦得救，有了神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虽然如此，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得救后的光景依然没有两样。有的人爱主多，有的人爱主少；有的人爱主的方式不对，有的人爱主没有爱在重点上。有的人即使爱在重点上，却大多还活在自己里面，凭自己原来的性格活着，这就抵销了他在神面前事奉的用处。

性格与民族性

性格与民族性很有关系。以日本人为例，他们的性格紧而细，作事非常认真；整洁家里一点不马虎，不只扫除，还要仔细的洗刷擦抹。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操练，因此都养成一个习性，一看见何处不干净，好像皮肤就会发痒，非弄干净不可。中国农村里的人就不同了，即使蚂蚁爬到身上，还不一定太有感觉；因为他们常在泥地里作工，在泥地中生活惯了。

从前我到南洋，在菲律宾看见当地的人，被蚊虫咬了之后，似乎还很有乐趣。我在那里很不习惯，每天都要使用驱蚊药。这种药是美国人发明的，那是由于他们的军队来此作战不习惯，美国政府特为研究发明的。每天下午一到三点半，他们就赶紧统统擦抹起来，否则会被几乎看不见的小小蚊虫叮咬，皮肤就红肿起来；这都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可见环境、生活、习惯与民族性，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前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头脑到底有多好，直到我来到美国，在召会里面，美国和中国圣徒慢慢都有了，我才发现中国人头脑真好。经过二十二年，我不只听闻，并且有实际的观察，因而看见更实在的情形。中国人的头脑，的确比美国人高明得多。凡有中国人在里面读书的美国学校，前几名经常是由中国人赢得。不过中国人头脑好，在职作事却不行，因为性格太差。中国人成不了大事，就因性格问题。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至今，这么多年来，只有台湾的发展很可观；这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至于中国大陆的光景，由于中国人性格的难处，仍然进步不大。再以香港为例，若是留在中国人手里，一百年后可能还是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然而，交在英国人手中管理，不过八十几年，就完全两个样子。这是因为中国人那种得过且过的性格。

说到中国人的性格，用四个字形容很达意：“偷工减料。”虽然头脑好，但是配上偷工减料的性格，结果是不进反退。日本人就不一样，他们作东西都是越作越精，越作越好，花工夫加强改良，所

以能越来越进步。用比方说，中国人好像神的创造一样，一造出来就达于极点，但以后却每下愈况。历史告诉我们，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以硫磺为例，中国北方有句土谚说，“没有硫磺不成疥药。”这指明中国人老早知道治癣疥的方法。然而，直到第二次大战，美国的科学家才研究出，硫磺在这方面的用途，并发展制造出许多杀菌药剂。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就懂得用硫磺治癣疥；时至今日，中国人懂得还是这么多，用的仍是土方法，一点没有进步。美国人就懂得研究改良，作成成药，并且一直改进。

再比方中药配制，中国人仍沿用传统的那一套：到野外采收药草，晒干后切成片；由药店根据药方配药，供病人拿回去慢慢煎熬。美国人却会深入研究、提炼、作出成品，方便人使用。这就指明中国人的性格得过且过；美国人性格就很厉害，凡事认真下功夫作，结果没有作不成的。

为这缘故，凡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得改性格；如果不改，作生意一定失败，因为占不到市场。以衬衫为例，我现在已经很内行，只要拿起来一看，都能看出是那里制造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第一名，美国是第二名。三十几年前我到菲律宾，是穿美制衬衫，直到今天，我家里的衬衫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却连钮扣都不曾掉过一个。至于台湾制的衬衫，不是容易掉扣子，就是扣子大得难以扣上。比方一套睡衣，台湾制的，钮扣要好不容易才能扣得进去，要脱下来更加困难；那些制造商就是经年不改。至于美国制的，扣上钮扣很轻松，也不会脱开，要脱下来更是容易。这都与性格有关。美国人的性格是研究再研究，力求方便使用。中国人的性格是只要研究成功，以后就得过且过，不然就是想办法偷工减料一点，下一次再减一点，结果越作越糟。事实的确如此。

以作整洁为例，日本人是天天作，并且一定把榻榻米彻底擦干净。其他的摆设，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总是仔细的再三擦抹，或许照我们的标准，会觉得作得太过了，但这已经是他们的一种性格。至于中国人，则多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自己从年轻时就操练

性格，即使是写字台上的书，也一定摆得井然有序。即便要赶着聚会，只要看见写字台上的书乱了，一定先回头整理好才走，否则走路都不平安。这已经变作我的性格了。

所以，性格和民族性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并且与个人的操练有关。今天美国和日本不仅是经济强国，更是工业强国，他们所作出来的产品，既好看又耐用。中国人很有头脑，甚至能把世界名表，模仿得一样一式，连里面的零件也相同，令人难以分辨。然而，模仿成功后，就越作越差，因为偷工减料。除非环境逼迫，使中国人振作，否则中国人的性格实在不行，成不了大事。

不仅在社会上如此，在召会生活中也是一样，中国人的头脑比美国人高，但中国人的性格比美国人差。每一次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就能看出，美国弟兄姊妹不作则已，要作就郑重其事的当一件事作，订时间按进度，有条有理，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作。有时中国人会指责美国人真笨，一点也不会转弯，结果事情大都是美国人作出来的。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规规矩矩。比方开车上路，他们的走法是定规的，天天照样走。中国人就不同，一旦发现有别的路，就不照着定规的路走，遇到走不通时，就转个弯。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弯转太多，事情反而作不出来。

虽然从表面看，好像美国人真的很不知变通，但他们不知变通得很合理，因为他们按部就班，照着一定路线走的结果，一辈子也不会闯祸出事。反之，中国人会转弯，以为捡到了便宜，但往往都会闯祸，一个不小心就撞破了头。所以，好的头脑还需要有好的性格。

性格与生活习惯

在人的性格里，有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很不容易改。一般而言，中国社会太古老、守旧，所以中国人的性格更难改。然而，到美国的中国人，有几位杰出者，他们所以成功，都是因为中国人

的好头脑，配上美国人严紧的好性格。

现在日本制的汽车，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一直在提高，逼得美国车商和车厂毫无办法。这是由于日本人既肯用功研究，又肯劳苦努力。曾有一位道地的美国人说，他完全赞成买日本车，因为美国车价格贵，车子又容易出毛病；一出毛病，送到修车厂，又是漫天要价。日本车不同，价格便宜，造得也很结实耐用，在细节上又很用心。所以，美国一开放汽车自由进口，市场差不多渐渐的给日本车占据了，因为美国车竞争不过。同样的，中国人大都需要等到环境压迫，才会把性格改过来。

中国人处处都能干，但大体来说，处处性格都不行。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推行“新生活运动”，盼望中国人的性格、习性能改得过来。同样的，在福音书房文字工作上事奉主的人，你们也都必须在性格的操练和培养上，多加用心。

文字工作的异象

配合主恢复的工作

对于在福音书房的服事，我们都必须有清楚的异象。首先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在作什么？圣徒们或者去教书，或者在公司担任会计、业务员等，而我们在这里，无论作编辑、校对，或发书，表面看都和他们一样在带职业。然而，其中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在职圣徒，无论作教授、医生或护士，都与主的工作没有关系；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乃是在主恢复里的一种事奉。

是主恢复最大的潜力

主恢复里最大的潜力，就在于文字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们印的白纸黑字有多大的效能，别人印出来的就没有功效。或许别人印出来的比我们好，这是事实。今天在基督教书店里，许多刊物在外观上都作得比我们精美，印刷也很精致，颜色又好看。不过凡有见

地的基督徒，他们买书不重在书的外表，乃是看其中真理的内涵。然而，我们也要自问，为什么好东西，不印在好一点的纸上？所以在此，就有一个相当的讲究。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不管我们真理多好，如果没有刊印出版，人就得不着。因这缘故，文字工作上的配合，的确相当重要。

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

对于主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在文字上的配合，是极其重要的。若是没有中英文的文字工作，从主的恢复到台湾算起，已过这三十多年，主的恢复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初到台湾，包括南洋的召会在内，召会总数不过六十处；经过三十六年，目前已有六百五十多处。所增加的六百处召会，还不是因着同工出去作出来的，而是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移民产生的。真正能兴起、建立召会的，主要还是靠着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的移民。

比方，有人到了美国某城定居，和周围的人一有接触，文字工作再配合上去，召会就建立起来了。拉丁美洲的众召会，多半也是这样兴起的。先有移民，然后文字配合上去，好些人看见同样的真理，就来在一起聚会，召会也就建立起来了。有些地方，也是因着当地一些圣徒，接触到我们的文字，看见主恢复的真理，就与我们有交通，得着帮助与供应，便与我们同行而兴起来。可见文字工作，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

这就是你们该有的异象。你们在这里所作的，表面看是带职业，事实上是主恢复的事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像别人看不见你们的劳苦，只看得见同工们出去作工；但即使是同工们也要了解，如果没有文字，作主的工是很艰难的。主的恢复一到台湾，我就清楚看见这点，所以立刻出版文字。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工，第二年就开始出版水流报（**The Stream**），一年四期，每期三十二页。这一分小小的刊物，在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要看见，文字工作在主的恢复里，是很厉害的一环，好比一个国家的兵工厂。一个

国家的国防，不是单靠军队；如果光有军队，没有武器、弹药，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就等于为主制造“兵器”，对于主工作的开展，关系非常重要。

几点性格上必须注意的点与操练

你们有人多年在这分文字工作里，回顾从前，你们初来时，绝不会作这么多。然而现在，即使是别人，也能看出你们比从前更有学习，更有进步；只不过进步是无止境的，你们还得再追求、再进步。这件事与性格有关；一件事能成功多少，成就多高，需要有天资，也需要有好的性格。只有好的性格，缺少天资，作不出什么事；但只有天资，没有好的性格，即使作出了什么，还是很容易就荒废。

今天主恢复的文字工作要作得好，首先，需要你们看见这个目标，看见这不是一般的职业。你们来这里不是按月领薪，为着养家糊口而已；这乃是主恢复里职事重要的一环。其次，为着把这重要的一环作好，你们都需要有一点干才。第三，有好的干才和学习，你们还要操练，在各方面都有好的性格。

以美国人为例，他们里面不外乎有一种紧的性格，作事认真。此外，美国人还有一种性格，能衡量事情的轻重得失。比方最近报纸刊登，美国今年准备载送到太空作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二、三位中国人。我们知道要通过那样严格的挑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就证明，当美国在作最后挑选时，不是以人种、肤色为准，而是以才干、能力为准。太空总署的主管，要把太空研究作成功，就必须这样“公允”。他不能说，我偏爱美国人，中国人再好我也不要。那样作，可能会断送美国太空研究的前途。这样的性格，是美国所以国力强盛的原因。

在事奉配搭上，“公”是很要紧的性格。你们在一起配搭事奉，用人不该按着你的喜欢和味道，而该顾到事情的成就。比方一件事，谁能作就该交给他作，即使你不喜欢他，还得听由他去办。若是你

们都养成这种性格，那么书房的事一定作成功。

按我的个性，我很不愿意作头。然而，主所以把我摆在今天这个位置上，是有其种种的原因。首先，我很早就进到这个工作里，并且从开头就担负相当的责任。再者，虽然我已经年逾八十，蒙主怜悯，还能为他作工；很少有人作事情作到八十岁，还能继续作。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主是这样的安排，所以我即使不愿意也得带头。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我的性格有关。虽然有时我还责备自己性格不够好，但大体来说，无论和谁同工，和那一国的圣徒同工，我都能与他们合得来。那个合得来的原因，是与性格有莫大的关系。比方你的性格是敷衍塞责，自己作错却总是怨东怨西，别人错了就永志不忘；这样，在配搭上自然会造成难处。

再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格。路加十六章十节，主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在许多事上也必忠信；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许多事上也必不义。”比方最近一位弟兄，有重要的事从美国打电话找我；由于我还在聚会，他就托一位认识的弟兄转告。事后，那位弟兄却忘了转告我，使我那几天心里又纳闷、又担心。如果这类的事发生在军队，或是重要的机关、公司里，最少记大过一次；若因此误了大事，可能就撤职查办了。

你们在福音书房服事，人数并不多；范围虽小，原则却是一样。你们来在一起配搭，是为着事奉主，所以大家要彼此衡量，千万不能有个人的感觉和爱好。尤其是负较多责任的弟兄们，千万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就多托谁或少托谁，总要以事情的成功与否为准。有的姊妹能作某件事，并且作得很好，即使你不喜欢她，也得与她接触，交托她；这样，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

另一面，能作的人性格也得改，不要以为自己能作，就端个架子，那也是误事，叫别人很难跟他配搭。这一点我们都得和美国人学。大体说来，美国人不大会摆架子；不像中国人，摆起架子真是叫人为难，一作到上将或总经理，那真是一付高不可攀的样子。这

样的性格要不得。特别是在书房的配搭服事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难处。

中国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难处，就是即使人不摆架子，你也给他一个架子。比方一般年轻的圣徒，看见我就很胆怯，好像我是高高在上，连跟我说话都紧张得直往后退。我都怕一和他们说话，就吓得他们连姓名都忘了。我并不是个什么了不起、不得了的人，弟兄姊妹不该替我端起这样的架子。这也是性格问题。

关于按时间上班，也与性格有关。日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厉害，按时间就是按时间，是非常准而紧的。在书房服事的人，也该有这样的操练，不可松散马虎。

关于中文恢复本翻译工作的几点交通

首先，盼望我们能作出一本圣经汇编，这在翻译上是绝对需要的。对照汇编，我们才能决定在翻译上，应该用什么字辞比较达意。

翻译新约中文恢复本，有几得着要原则。第一，必须要回头校订，重新审视。第二，要求精不求快。翻译的工作，一快就容易思想堵塞，所以总得慢一点，在里面多有酝酿的工夫。第三，辅助的人求精不求多；太多人帮忙，反而容易乱，可能还耽误时间。

第四，在翻译上不要用意译，一定要照原文翻译。譬如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中文和合本译为“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完全是中国语气，而不是希腊原文的意思。翻译固然要注重译文本身的语体，但不能为了迁就而害了属灵的意义。例如新约多次题到“在基督里”，但在中文语气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多是说“凭着基督”或“靠着基督”。那些翻译中文和合本的人知道，如果译为“凭着基督”或“靠着基督”，按原则都是牺牲了真理的意义，所以至终，他们还是用了“在基督里”一辞。现在我们读起来，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同样的原则，约翰一章一节译为“太初有道”，如果不害属灵的

意义是可以；但以中文的意义说，的确有所损伤。因这缘故，译为“太初有话”还是较为达意。首先，“话”与说话有关，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来一 1。）其次，约翰福音本身的思想，符合这样的译法；在十四至十七章，主耶稣多次说到祂的“话”和父的“话”；（十四 23~24，十五 20，十七 6，14，17；）这里都没有译为“道”。再者，以典雅而言，不见得“话”比“道”不好。例如“真理的话”，保罗书信里用过几次；（弗一 13，西一 5，提后二 15；）这个话就是道。然而，若是说“真理的道”就不够雅，“真理的话”听起来却相当雅。

在翻译上，一个必须守住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把握希腊原文的字义。已往我们曾一再的说，要尽量参照中文和合本，是指照着那个语体、节奏，并非指意义。因为中文和合本里，有许多地方字义不准确，例如把“灵”译为“心灵”等。（太二六 41，可十四 38，路一 80，约四 23~24，罗一 9，七 6，八 10，林前十四 2，林后十二 18。）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翻译的学者，认为中文两字合成的辞比单字好听；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绝对的，所以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他们也用了“灵”、“魂”等单字。故此，在翻译的意义上，一定要照着希腊原文，而不要照着中文和合译本。

翻译上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原则，就是翻译的发表。例如希伯来一章三节“本质的印像”，中文和合本翻作“本体的真像”。查考比较之后，一面说，译为“本质”比“本体”更符合希腊原文的意义；另一面，“真像”的中文另有其他的意思。所以，在翻译的发表上，我们需要多方查考、思量。在权威参考书的使用上，字义方面要求助于基特尔（G. Kittle）的新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该书对新约每个字解释得非常详尽；属灵方面就要参读范恩的新约字义解释（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等书。总之，一定要好好查考过，再视整体中文上的发表，找出适当的译句。盼望这些原则，我们都能定准。

主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讲于台北

第十一篇 文字工作的制度问题

文字的编辑需要统一

因着我们所出版的，是全球性的刊物，所以文字的编辑非统一不可。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英文，其次是中文，第三是西班牙文；除此之外，还有德文、法文、丹麦文、俄文、日文、韩文等，这需要比较小，暂由各国各地自行去作。比方日本，就由日本弟兄自己作，韩国也自己作等。

事实上，这个职事站的工作，在我的指导下，是有系统的。第一，职事站完全是我这个职事的服事机构。这个职事站和召会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反倒是直接和我发生关系，是我的一个文字机构。第二，职事站就是在我的指导下，把我讲的道，写的东西，印行出去；或者有录音、录影，就将那些影音带发送出去。这是职事站的职责，是我所作原则上的安排。

制度改革的需要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就是中国海关；这个海关的制度，完全是英制的。当你考取海关时，有一个需要履行的条约，就是你上班的时间内，不能渎职。这意思是，上班时间就要好好作海关的事；工作以外的时间，下了班，海关绝不会管你。你不能因为上班时间有一点闲余的工夫，所以就去教几堂书，或顺带办个补习学校；这是不可以的。除非海关觉得你需要进修，要送你到某某学校去上几堂课，这个可以。除此之外，海关是不允许员工作别的事。然而，我们几位翻译的人，不能守上下班的时间，这就成了我们的难处。这难处在美国也一样，破坏了上下班的办公室制度。我们破例让这些人不按时上班，别人都按时上班；他们不按时上班，这对我们的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作文字工作已有五十多年，在文字上下过许多功夫。比方我

写诗歌三百八十二首：“荣耀基督，亲爱救主。”单单这一句，至少琢磨了一天。中国古人写诗，也是在音律、节奏上花不少时间。他们都有一个作法，就是文章作完后，要拿起来朗读，特别是在长廊上，一面走一面读。这样读一读，就知道那里需要修改。所以，作文章若是时间不够，是绝对作不好的。

举例而言，犹太书二十节：“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过去你们把“信仰”翻成“信心”，乃是个大错。这一节的注，英文单行本初版的确有错，当时把“客观”（**objective**）印成“主观”（**subjective**）。英文有错，你们翻译的时候，也根据这个错，把经文的“信仰”误翻成“信心”。其实那里的注，下文就指向三节注 2，而三节注 2 说得很清楚：“不是主观的相信，乃是客观的信仰。”不仅如此，二十节的注接下去也说，“在这至圣信仰的根基上，并在其范围里，藉着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把自己建造起来；我们所领略之信仰的真理…”你读这个注的上下文，就知道这里是信仰的问题，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客观的信仰，不是主观的信心。这个注的本文，一读就读出来了。所以，翻译的人若是肯多下一点功夫，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错。不只翻译的人应该找出这个错，连校稿的人也应该找出来，不该让这个错就这样通过。

你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译、抄写、校对这三项上。若是你们的真理学得多了，文字也懂得多了，这就使你们在文字工作上非常有用。虽然你们可能是在这里抄稿，但因着你们对文字清楚和深入的了解，你们在抄稿的时候，就能发觉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对或不对。你们就会知道这里指的是“客观的信仰”，而不是“主观的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为着提高我们出版的水准，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若是不改，事情一定作得不理想。今天蒙主怜悯，主的恢复普及到全世界各地，不是兴起了这个召会，就是复兴了那个召会。这样一来，文字工作势必要跟上去。如此，这个规模就要扩大了。这一个职事的文字工作，不只是中文的，也不只是英文、或西班牙文的，这三者乃是一

个体系。所以我就把安那翰职事站、欧文职事站、以及台湾福音书房，三个调成一个。若不调在一起，就没法作下去。

关于翻译的工作，要翻译得好，乃在于你们的文笔如何。这好比写诗一样，是要好好用功的；你们必须用功，不用功是不行的。就如建造房子，你要马虎的盖造也可以，但若要仔细的造，这个细工的讲究就太大了。这工可以细到一个地步，要磨光，甚至要在上面雕刻。譬如我所写的诗歌：“荣耀基督，亲爱救主，”（诗歌三八二首，）“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诗歌三八一首；）你读的时候，就知道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我都是一审再审，一改再改。甚至于一个“的”字，放在那个字前面或后面，我都是好好花工夫斟酌的。特别是恢复本的翻译，更需要这样下功夫。服事的人一定要分别时间出来，就像从军一样，好好在书房作；不说别的时间，最起码要像上班制一样，早上上班，下午下班。他们要有召会生活，或者要在召会中服事，都要像在职的弟兄们一样，利用下班以后业余时间。他们白天的八个小时，铁定要放在书房的工作里，同时大家要好好配搭。即使召会有特会，也不能去参加，这样，事情才能作得出来。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作出来也不知道，作得好或坏也没有把握；这全在乎你们时间用多少。草草了事的态度不可取，错误也不能再犯，否则等书印出来，就难以收拾了。

因此，翻译的工作，第一，必须是专才能作；第二，时间太短不能作。现在已经不像三十年前，三十年前一切都简单，问题也少；现在有配搭的问题，有制度的问题，有观念的问题。我们都得承认，美国所以能强盛，不仅是因为人才强，技术高；美国本身的制度，实在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原则，召会的治理不在于个人要强，乃在于召会的制度要健全。制度一出来，制度一健全，召会就强了。然而，我们受传统的影响，还是非常注重个人。特别是台北市召会，这二十几年来，可以说制度全没有了，全是靠个人；所以，名义上虽然有长老，事实上不是长老指挥，结果就变弱了。

美国最强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按军阶来说，杜鲁门作总统是统帅三军的，但他的军阶不过是个上校。他的部属麦克阿瑟，是个五星上将。按军阶说，这个上校不知比五星上将低了多少级，但这个上校是总统，要发号命令；所以，不管你的军阶是上将或上校，都得听他的。在此，麦克阿瑟就碰到难处，所以被解职，不能再作下去了。你很难批评谁对谁不对，以美国立国的行政来说，杜鲁门对，因为这是制度问题；不能因为你是五星上将，在外面就能独裁，就可以随便来往行走。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工商业要成功，非要有世界的眼光不可。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大，但是因着主的怜悯，已经普及全世界，有美国、中国、加拿大、德国等。特别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都必须学功课，在召会里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人人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等次。不是说杜鲁门作总统，就比别人高，五星上将在前面带军队，就比杜鲁门上校低。不是这些问题；问题乃在于你的岗位在那里。你的岗位是作总统，你当然是发命令者，这是宪法。你的岗位是在外面带军队，你当然要听总统的话；否则，这个国家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美国这个国家好就好在这里，当大家竞选时，彼此攻击，然而一旦谁选上了，其他人都服气，并且都支持。在我们这个体系里，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在我，信息是我讲，稿是我定，但不能说我就是你们的总司令。我不能到你们这里，就随便叫你们怎么作这，怎么作那；这也不是个体系，不能这样作。

盼望你们都了解，作文字工作，功夫一定要下得够。若是你们的时间摆不进去，用的功夫不够，事情铁定作不好。尤其是恢复本圣经的经文和生命读经，是不可以轻忽的。特别是作编辑、作翻译的弟兄们，要在主面前接受一个负担，好好把这个翻译作好。

有些书籍的出版是有时效，必须争取时间的。若是在时间上有来不及之处，可以交给外面的公司排版，因为这并不是天天有的事，

多花不了几个钱。今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是夸口，我蒙主怜悯，从最小的地方起家，若有主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作事正确、争取时间。倪弟兄出版的敞开的门，其中有一篇“抓住机会”，（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二二七页，）说到我们要学习抓住机会，否则神的工作，就要受到限制。我们一看见有缺、有漏洞，就应当立刻补上；比方看见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就要快快送到外面请人排版，因为我们要争取时效。

凡事要在交通里作

已过书房有一件事作得很不合宜，就是印了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主张印这些东西？可见这里的“头”太多，作主张的人太多。今天我是总编辑，你们在书房印的东西，至少都应该让我知道。如此，我带领这个工作，要作整个召会的改制，才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规画什么时候要作那一步。这并不是说我在控制，我是巴不得你们弟兄们都能拿起来；若是你们弟兄们都能作，我何苦跑到远东来？在西方的工作上，美洲等着我，欧洲等着我，澳洲等着我，连非洲也正等着我，我有作不完的事，作不完的工。我既放下那里的工作，来到这里，就自然有全盘的计划。现在我们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生命读经都还没有作出来，书房却作了一堆其他的事，这就不对了。况且大家作事，警觉性都不够，若是你们的警觉性够，就会知道自己站什么地位，该作什么事。所以，大家作事，一定要有个制度才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情形，明显是我们的制度乱了。你们印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不对。

书房要编辑那本书，或要翻译那本书，召会中的弟兄们是可以题议的，但这需要交通。我们的问题在于，一面大家不守制度，另一面又缺少交通。交通是很重要的。譬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犹太书里，你们把“主观”、“客观”弄错了。虽然英文是用“主观的”，但从上下文看是读不通的，应该是“客观的”才对。若是你们打一通电话问我，最多花二十多块美金，你们就帮助我免去了那个错；

可惜你们没有。反而是有一天，我自己看见英文不对，发觉那里怎么会是“主观的”，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快快改。之后，我就担心你们中文翻译没有看出那个错；果然，你们没有发现那个错。这就暴露出你们的弱点，也暴露出我们的系统差，我们的工作效率更差。

作事要有体统，要在制度里

你们作编辑或作翻译的人，没有权利定规要作那本书。按作事的制度说，你们有负担要作，这是很好；但是召会的长老们，有任何题议时，书房必须先问问我。书房编辑要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是我在定规的；凡我定规要出的就出，定规不要出的，就不出。若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印了别的书，这与原则不合，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实在盼望能帮助你们服事的人，改改制度，改改观念，认识老局面不能再要，那一套是不能再用了；你们一定要彻底的改。

若是你们还要在这里事奉召会，还要在文字工作里服事，所有的老作法都得改。从前你们只认人，不认事，现在你们要只认制度，不认人。制度好，谁上来作总统都可以，都好。以美国为例，就因为制度好，所以绝不会强者作总统，美国就强，强者一下台，美国就弱了。这是我们从前的味道，这味道一直留在台北这里，甚至台北的长老聚会，那个味道还在长老身上。我给你们建立起一个制度，你们放着制度不用，又去认同人，这实在是大错。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对待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路十六 8。）我们作事一定要有作事的体系，凡事要有体统。

从前中国一向吃大亏，就因为根本没有制度，完全是靠人事关系；人事在就有制度，人事不在就没有制度。以美国为例，若是总统不在了，美国还是一样可以运作，在制度上由副总统就任，继续执行。或许副总统没有总统那么强，但因为制度在那里，所以一切都不会改变。因此，我们要学功课：我们的本能只能在制度范围里应用。我们能在范围里用我们的本能，那才是我们的本事；这才是

一个制度。若是没有制度，光有本事，你就会被野的，是个没有智慧的人。不要说“我喜欢，我不喜欢”等类的话；今天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若是你们有一个负担要为着主的恢复，就请接受这个制度。若是你们有负担为着主的文字工作，就请接受这个制度，把自己摆进去。你们要把自己摆在里头，接受一个制度，而不是要制度来接受你。若是没有这个制度，你也不能作太多；我们所以能作那么多，就因为在制度里。现在我们有多种语文的文字工作同时进行，若是没有一个制度，我们如何能作，又要怎么作？所以，请我们好好在这个制度里作事。

主后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讲于台北

第十二篇 人人都到聚会中说话

撒但的诡计

我们要来谈到聚会和说话的问题。第一，我们的改制，乃是要把一人说话，改成众人说话。最低限度，改成多人说话。第二，改制就是恢复真理的释放；不只是恢复真理，乃是恢复真理的释放。这个真理，被撒但的诡计埋没多年了。撒但先是藉着天主教把圣经封闭，说一般人不能明白圣经，只有圣品阶级才能读懂圣经；并且不许人有各自对圣经的明白和讲法，乃必须都在教皇的权下。

召会历史上的大会，是在康士坦丁大帝时制定的。当时，由于神学家之间常常辩论不休，到了康士坦丁大帝登基，为着维持国内的和平，加上他认为基督徒的势力非常庞大，却在分裂的状况下，所以为了维持他的天下，他就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作了基督教的头。同时，他还作了外邦异教的头。结果，他成了三个头——异教的头、基督教的头、以及罗马帝国的头。

他下令要所有神学家，都集中在奈西亚开大会，由他作主席。他命令众人不要再辩论，并要众人把所有道理不同的点拿出来，一起研究；研究出结果，众人都要共同遵守。以后便订定了奈西亚大会的信经、教条（**creed**），就是现在天主教和更正教，如圣公会等，所信奉的教条、信经；那是主后三百二十五年所定的。

第一次大会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神学上又起了争论，所以又召开大会。从三二五年开第一次大会，直到五九〇年，教皇制度确立后，开大会这事才停止了。一切真理、教义的决断，由教皇和枢机主教来判断，然后下令众人接受。如圣母马利亚有没有原罪，他们从开头就辩论这个问题，辩论了十多个世纪，直到一八五四年，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下了谕旨，断定圣母没有原罪；从此大家便都遵守这个教义。

圣经虽然被封闭了，但在路德改教以前，在黑暗时代的一千年

中，历来都有释放真理的人，然而大都被天主教杀死了。直到路德改教的浪潮汹涌，天主教毫无招架之力。在改教成功之后，圣经就被释放了，人人都可以读圣经。然而圣经虽被释放了，却没有解开，人读了还是不懂。比方，许多人读马太一章一至十七节，只读到一些人名，却无法懂得其中的意义。历代以来，虽有许多人解释圣经，但他们只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解释，却没有看见多少基本的东西。他们所解的，不外长老治会、滴水或浸礼、以及圣洁等问题，他们对许多基本的真理，没有多少看见，特别是对圣经里的预表和预言两大项目，全不懂得。直到一个半世纪前，英国的弟兄们兴起，预言、预表才被解开；这些都是神所释放的。

预言和预表都被释放后，撒但又起了一个诡计，兴起神学。神学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总归有一班人懂得神学了，短处是人一学了神学，就代替了其他人。其他人从此不用研究真理，也不用传输真理，因为被那班学神学的人包办了。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在许多信徒当中，能讲解真理的寥寥无几。即使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在这种气氛的笼罩下，同工们把说话的权利拿去，其他人都不用说了。我们所以要改制，就是要将由少数人说话的情形，改成众人都说话，盼望人人都尽功用。

在小排聚会里，总得有人预备一点内容。我们必须在每一次聚会里，让人都有所得着。我们不能叫来的人空手回去，但我们却不要占别人的时间；我们不能让一个人一直说，别人却不能说。我们要有预备，但不要抢着先说，要把时间让给别人。人若不说，就题几个问题要人说一点，然后我们说一点；之后，再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再说。等到快结束时，总要抓住一点时间，供应人，好叫人不空着肚子回去。

作挪亚的家人，建造方舟

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深怕在书房服事的人造了方舟，却不进方舟。你们虽然在书房按时上班，是职员制度；你们所作的，却不

是凡俗的事。然而，你们一天八小时作与神的话有关的事，下了班，到了聚会中，却都没有话，也不说话；这是不对的。若是这样，我们怎能盼望别人说话？若是这样，你们就像是挪亚所雇来造方舟的人，方舟造完之后，结果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方舟，那些受雇来造方舟的人，却不知那里去了？我就怕在书房服事的人虽然参与方舟的建造，却没有进方舟。

若是在书房全时间服事的，每个人每周都去带一个小排，那是何等的好。“带”是什么意思？就是到一个小排去，不是去取代别人，乃是去尽功用。现在许多小排都反应，他们在聚会中没有话，并且也说不出个究竟。所以，你们要去每一个小排，在聚会快结束时，抓住十五分钟，好好将你们所装备的话，供应给他们。

然而，讲话与讲话不同，不要讲起话来像个教师，要站起来像个弟兄，示范给他们看；每个弟兄都要能这样作。如此，我们的改制就能作成。否则，改制到末了，聚会仍是旧有的味道，不过就是众人彼此认识认识，聚会就没有意思，人也不愿意再来了。

我的负担就在这里，在书房上班的弟兄姊妹，不像在银行上班；在银行是作凡俗的事，在书房是作圣别的事。你们不像银行的行员是摸钞票、点钞票，你们在这里是“点”圣经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点。若是这样摸圣经话语的人，结果在聚会里都不讲神的话，怎能盼望其他人讲呢？

要重真理，不重气氛

此外，你们传福音，并不是在主的话上，而是在你们的气氛里。最近有人编了一首诗歌，说到“我有歌，我有爱，我有路”。并且说，主耶稣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歌，就是这个路。这样的诗歌缺少真理。福音乃是要给人主的话，给人真理。或者有真理说到神，或者有真理说到人的罪，或者有真理说到人的败坏，或者有真理说到主耶稣，祂是怎样可爱。你们若不作这个，却另作你们的一套，那是

不能持久的。不错，你们注意气氛，很容易把青年人带进来，但你们慢慢往下看，有几个人能留得住？他没有听见真理，你们怎能盼望他里面得救。这是不可能。我不反对有弟兄教音乐，但我不赞同用那么多时间打音乐的空气，要年轻人在那里一面唱，一面享受音乐的空气。

圣经明说，神的话语需要明白，需要祷告，需要说和唱。首先，要叫众人明白、认识真理。（提前二 4。）其次，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徒六 4。）使徒们祷告到地大震动，就有能力说主的话。（四 31。）第三，“说”是一件主要的事，但以弗所书明说不只要说，还要唱，要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五 19。）歌罗西三章也说，主的话应当用唱的。（16。）然而不需要花太多工夫，研究如何唱得好听、如何配乐等。按规矩，青年人都应该到聚会里带着唱，到排里也带着唱，譬如“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诗歌二四一首，）那是真理。大家都要注意并学习真理。

我最近写了一首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歌附三首，）原来里面编了一节，“宇宙万有造化奇观，形形色色壮景万千，”但后来删掉不要了，因为我们不是搞文字游戏；我们是作真理，诗歌里一定要有真理。“宇宙万有造化奇观，形形色色壮景万千，”这话有什么真理？真理就是“自从创造世界以来，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乃是藉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罗一 20。）这是真理。圣经没有要我们去弄一套文学的东西，我们不能进到那个里面。

青年聚会虽然好，但需要有一点改正，聚会的标题不能再用“福音演讲”。实在说，我们是传福音，是请人来听福音，不是听演讲。我们若是不按正当的原则传福音、生养，就是在产生摩押的后裔。罗得和他女儿生的孩子，就是摩押、亚扪的先祖。（创十九 30~38。）虽然他们履行那个律，所以生了孩子，但是手续不对，就成了乱伦。我们既不是演讲，怎能说是演讲？这样的事我们不能作；我们不能为要多得着人，就什么手续也不顾。从前青年会也得着很多人，甚

至美国还来了一个篮球队，靠打球得人。我们不能倚靠这些人的方法，而要倚靠祷告，倚靠圣灵。

我们福音的能力在于祷告，并在于真理的话。我们要祷告，膝盖要跪在地板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并要读经，好找出神的话语，去说给人听。我们的真理若明亮，必满带能力；我们若只用外面的技巧去鼓动青年人，他们魂虽有享受，只怕后来受浸留下的没几个。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

我绝对赞成我们都应当学习如何唱诗，但我们不能完全进到那个空气里。学音乐是对的，但我们不该过度强调音乐。各处会所的圣徒应当练普通的圣乐合唱，这种圣乐是我们诗歌所跟从的，是从大卫的时代传下来，经过天主教、更正教，直到今天。我们的诗歌就是从一万多首圣诗中选出来的；有些调子是后来编的，有些调子是从古调里摘出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很崇尚新文化，所以有一阵子，有些人写了一些新的圣乐。然而，过了二、三十年，人们都不唱了；人们还是喜欢一些老调子。我们的诗歌里，把圣乐里的好调子，差不多都选录在里面。圣乐的老调子较沉稳，如“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诗歌七三一首；）虽然“多年疲惫，未能寻到一泉源”（诗歌二五四首）好像轻快些，但还没离开圣诗的曲调。若是离开圣诗的曲调就不对了。圣诗既不轻浮，也不张狂；圣诗乃是相当的沉稳、稳重。我深知倪弟兄非常反对在诗歌上搞花样，因为那不能建造我们的灵。我赞成你们写新诗歌，但你们要守住原则，否则，再进一步就没有真理了。我盼望你们懂得这些讲究。

我们不只需要明白真理，更要彻底的明白真理。在书房服事的人，第一是摸真理，无论是翻译、听抄、作稿、校对，就是在摸真理。其次，要祷告；第三，要出去说；第四，要唱。唱是我们中间最弱的点，我们中间唱得太差。所以根据这个，我也赞成弟兄们教唱；但我担心这一教，大家又偏向那一面，完全搞音乐去了。所以你们要平衡，真理是一定要学的。盼望你们到小排里，应该从诗歌

本选出一首诗歌，带弟兄姊妹好好唱一唱，这很叫人得益处。在这四点上，你们都得用功。

人人到聚会中说话

结论是书房的工作人员，一面都得尽我们的圣职，在文字工作上好好服事；一面都要去说话，不只在小排里说，还要在主日的大聚会里说。现在的分班、分级教导铁定是好的，但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你们去分级教导时，不能像小学里的教员一样，仅仅教知识，没有生命，没有灵。我们教导真理，不只是知识问题，更是生命问题，所以必须供应人生命。这当然比较困难。过去在老的作法里，只要一两个人属灵，讲点道，领领唱诗，祷告祷告，就可以交差了。但今天要把大家兴起来说话，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盼望书房的弟兄姊妹要带头，都去说话；不要只摸文字，却不说话。

我们只摸这一套文字，却都不去讲说，这是不行的。外面的人买了我们的书，便用来作为讲说的材料，我们作书的人，自己反而不说，这不是很可笑么？我们不要关起门来说，或者不说则己，一说就要一鸣惊人。我们还得学，不要大大的说，长篇大论的说，倒要小小的说，一点一点的说。在每一个聚会中，我们都应当抓住时间，说几分钟的话，这才是正当在聚会中尽功用。

新竹召会去年十月改制前，人数还不到一百九十位，现在仅仅新竹一个地方，就有三百四十位。他们增加了百分之九十。永和召会改制前，只有三百多位，现在已经超过五百位。然而，台北一个会所，人数的增加率都很差，很少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去年十月间的统计，主日上午的擘饼聚会，到了三千人左右，至今还是三千人左右，看不出什么增加。我观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我要和长老同工们谈的问题。在中国大家庭里，即使有十个儿子，十个媳妇，只要有一个婆婆当家，这些媳妇就都没有责任，没有一个会想作饭的。所以北方人有句话说，“媳妇多了，婆婆作饭。”我就怕台北这二十几个会所都是媳妇，没有想作饭的，所以人数无法繁

增。

在新竹，媳妇就是婆婆，因为没有婆婆，媳妇就当家了；所以他们能作出一个结果。在台北这里，会所的作用相当少，这我不怪会所的带头人，但我要怪同工，怪福音书房的人。所以，我要和你们约法三章，你们在书房作事的人，都得去说话。简单的说，书房是一个机构，为要完成一个使命，就是把我们的话语、信息，都印成书，录成录影带或录音带，分送出去；并且要翻译成其他语文，送至全球各地。要完成这个使命，一定要按作事的规矩。你们都必须在一个制度里，有一个总管；你们都得听这一位总管、经理的话，照这里的制度，按时上班。遇有紧急的事情时，可以请假。这个制度若不严格执行，你们工作的效率自然就差。这是一面，和属灵没有什么关系。

另一面，因着我们所作的是主话语的工作，所以我们众人都得负这个责任，出去说话。到那里说呢？当然是到聚会中，到大聚会和小排聚会里。每周都有小排聚会、主日聚会，以及周中一次或两次聚会，希望福音书房的同仁，都要尽力参加聚会。一到聚会中，就要说话，并且每一个人都要说话。若是长老说，同工说，福音书房的人也说，一百位全时间者也都说；这四班人，福音书房的人、同工、长老、全时间的，加起来约二百多位，而我们一共才四百个排，两周就能把四百个排照顾一遍了。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两百人都作这事；书房的人作这个，同工们作这个，长老们作这个，全时间的也作这个。如此，我们就把话语作活了，大聚会活，小聚会也活了。结果，没有一个聚会不活，都变得丰富了，福音出去，真理也出去了。

重视属灵的教育

据我观察，政府迁台三、四十年来，能够成为经济强国，就是因为教育。这周我读了两篇报导，一篇讲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台湾出口的统计，在全世界列第二十七位出口国；过了十年，今年统计，

台湾占第十二位，爬升了十五位。可见，台湾的出口是进步了许多。世界各国没有不作出口的，因为不作出出口赚不了钱；然而，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台湾占了第十二名。这是根据于台湾的教育程度提升了。教育程度有了，自然能作出事情，生产力大，出口就多了。

其次，我看见台湾的外汇存底已经超过二百亿。钱赚得多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教育作得好。在台湾，高中生到处都是，大学生更是成群。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政府学。政府作了四十年，作得老百姓都受到高等教育。要知道，国民政府来台湾时，今天五十岁的人，那时不过十岁，这些人都受了国民政府的全备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可谓教育成功。然而，我们在这里为主作工也三十几年了，但我们的属灵教育却是失败了。

根据我的观察，就因为我们属灵教育的失败，所以如今我们要用人，都没有人可用。故此，我们彻底的觉悟，我们必须改制。虽然同工也罢，长老也罢，有许多人在观念上，还不一定跟得上我，认为要改制，还得一段时间；但我心里确知非改制不可。包括姊妹们在内，都得担起这个担子。我们现在要共同抬一个约柜，改这个制度，使两千年来，主在召会中没有得着的，能有一个机会得着。

台湾这个小岛人多，实在是好，很容易大家作就起来了。只要我们一同担这个担子，人人都出去讲，到每一个聚会里去讲说真理，这个改制就会成功。我们要在每一个聚会里看机会，人有东西供应我们，就让他们讲，因为人人讲说神的话，正是我们所要的。若是他们没有东西供应，我们就不能让参加聚会的人，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必须起来讲。姊妹们也都要学这个功课，要学着讲。盼望同工、长老、全时间者、福音书房的人，二百人都动起来，每周、天天参加聚会，到聚会里尽功用。这个大家都要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学，都要讲。

主后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讲于台北

第十三篇 同心与目标的一致

文字工作如同兵工厂

现今在主的恢复里，文字工作是很大的一项。文字工作在主的恢复里，就是兵工厂，专门制造主恢复中的“武器”和“子弹”；如同一个国家的国防，极大部分需要倚靠兵工厂一样。我们在海外，西方召会的开展，有百分之八十需要归功给文字工作。这二十几年在西方，主的恢复扩增了三百多处召会，并且扩展到了各大洲。许多地方的召会，都是藉着文字工作兴起的。至于远东，召会的往前也一直倚重文字的供应。

各部门需互相通气

书房既是兵工厂，这个单位就需要大家互相通气，彼此有交通，才能有效的出产各样产品。依我看，福音书房的行政是总的，管发行；然后有编辑、排版、校稿三部门。当然还有其他部门，如库房、门市、会计等。我的负担是，这么多的部门，必须绝对的通气，因为一不通气就会出事。举例来说，我们预计要出版恢复本，同时也印制和合本经文附加恢复本的纲目。最近我偶然发现，我们印的和合本圣经，其中所附的恢复本纲目，有些地方竟与恢复本单行本的纲目不一致；追查之下，才知道是因编辑的人与排版的不够通气，以致应当是同样的内容，却印出不同的样子。

我观察这里的召会和书房，都犯了一个同样的毛病，就是彼此不通气。“不通气”是我们通俗的说法，用属灵的话说，就是不交通。若是书房各部门不交通，出版的东西一定有差别。至终的结果，就是书房出版的东西，一种材料，两个样子；这就会导致混乱。

工作的目标需要积极并一致

在书房各部门服事的人，一定要交通，要通气，并且要看准目

标，因为我们是一个兵工厂。我们台北的工作、召会，甚至远东的，都在这点上吃了亏。同工们可以说是相当同心，但对于工作的目标并不积极。举个例子，一九四七、四八年，国军和共军打仗。共军采取一种战术，全体集中打一个地方。当他们决定要把济南府拿下，把津浦路拿去，以切断南北交通，就把各处的军队、老百姓，都集中起来；用人海战术，把济南府拿下，南北就“不通气”了。之后，共产党又来第二步，大军压境，从东北打进山海关。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打则已，要打都是目标一致的打。国军则是各守据点，你守你的，我作我的，完全分散了。共军是一致的，他们拿下济南府后，全军南下，推进到徐州，都是这个原则。这样，他们一路打到南京，国军则是一路节节败退。

我们远东的同工不是不同心，但工作的目标的确不积极。虽然大家都为着主的恢复作工，但众人的目标在那里？已往我和倪弟兄同工，我是跟着他的。那时虽然他也有许多同工，但工作目标却不一致。倪弟兄亲自和我谈过，对于那种情形，他也没有办法。那些同工算是同工，但同工的行动、工作目标不一致；所以，最后弄得倪弟兄不能尽职，只好任由他们去作。结果谁也带不起来、作不起来，并且散乱无章。

过了几年，大家学了功课，还是请倪弟兄回来带领。倪弟兄恢复职事以后，头一件事，就是要求所有的同工“交出来”。什么是“交出来”？意思是，众人既然为着主的恢复，要同心合意作工，就要把自己的那一套摆在一边；若是谁带领，就用谁的那一套。结果大家都交出来了。一交出来，北方就有了复兴。没有交出来前，什么也作不通；一交出来，就完全通了，立刻全国得复兴。这并没有说得太过，只是不幸政局转变，使我们受到最大的打击，我们因此来到海外。

我们在台湾三十六年的历史，头六年是势如破竹，从四、五百位发展到四、五万人，有一百倍的繁增。是什么原因呢？就因那时我在这儿的带领，是目标一致。许多人到台湾来，都受这个感动。

特别是菲律宾，他们最受感动的，是台湾从南到北，连最小的弟兄，都是一个腔调，全体一致。然而这个一致，是在邀请史百克弟兄来台后，被破坏了。依我看，这个伤痕直到今天没有完全得医治。结果少数人出去了，我们多数人仍留下。然而在留下的人中，那个一致减低了。而后过了一两年，我就出国了。

若即若离必产生后患

我们在海外是一致的，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产生了好几百处召会。我要对你们说诚实话，在远东这里，你们在台湾这些年的工作，是若即若离。“即”是就近，“离”是远远的。你们虽然同心，但却是若即若离。你们有百分之八十的“即”，但也有百分之二十的“离”。“若即”是多的，百分之八十；“若离”，百分之二十。然而，就这百分之二十出了问题。你们在台湾的工作，没有和我的带领绝对一致。在军事上，如果我是总司令，总司令底下有军长；总司令下命令，军长接受命令，但若是百分之八十接受，百分之二十不接受，一定打败仗。在军队里，军令一定要接受，即使是错也得接受，死也得接受；这样才能打胜仗。

我远在美国时，远东看起来好像是配搭的，但只是百分之八十的配搭，还差了百分之二十，弱就弱在这里。所以，我里头很作难。我里头一直在衡量，如何能防范将来的后患。这百分之二十的不一致，将来一定发生后患。有其果必有其因，迟早必要结出果来。远东的工作如此，福音书房的工作也是如此。若要真正福音化台湾，就要全体一致。军队不接受命令则已，一接受命令，就是死也得接受。这是原则，这也是战术，是百分之百的一定胜利。若是在我这总司令之下，还有异军，百分之八十接受我的命令，百分之二十不接受，我们就铁定失败。

我不承认我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我也不承认我是个糊涂的人。我从得救那一天跟随主，直到如今，我选择的道路从没有错过。当时我在北方，是第一个脱离宗派的。那时环境给我的包袱很重，五

十年前的烟台，基督教空气浓厚，许多人渴慕追求真理。我周围的同事、熟悉的人，几乎都彼此认识。我却独树一帜，脱离宗派。蒙主的怜悯，我这个人是不作则已，要作就非作到底不可，除非我肯定这件事不对。

在中国大陆，我选择和倪弟兄同工，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主的见证、恢复、主的道路，都在他身上。你们可以去问老一代的人，我在大陆几百位倪弟兄的同工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第一；我是绝对的和倪弟兄同工。有位老牧师说，我是完全跟随倪柝声；他以为这样说，对我是羞辱。然而，我板起脸来，严肃的说，“一点也不错，我是绝对跟随倪柝声的。倪柝声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倪柝声没有讲的，我就不讲。我是以讲倪柝声所讲的为光荣。”直到今日，我还是这样。

众所周知，倪柝声弟兄在大陆进了监；但这几十年，直到今日，我与他还是一致的。因为这样，我才把一致的空气带到台湾。是谁先向这个一致挑战呢？就是史百克所影响的一班人，他们向这个一致挑战。他们从前都大声疾呼一地一会，坚持召会的立场，走召会的道路。等到我们的一致受到挑战后，这个东西在远东的同工中，百分之二十还存在；就是这个东西作祟，病源还在这里，因此远东的工作不积极。

所以，我要题出警告，你们在书房若不是为着主的缘故，奉劝你们早早去别的地方作事。你们在这里是奉献的，是为着主的；若是你们要有一个前途，要发展你们的人生，你们就错了。我们在这里是牺牲我们的人生，只为着一个目标，就是开展主恢复的见证；此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目标。若有人为着别的目标，在这里就是错的；这里没有别的目标。

我们必须一致，我曾考虑如何能除去这个不一致。在福音书房的工作上，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整个远东的工作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若即”是百分之八十，“若离”是百分之二十。然而，这百

分之二十是个不守本位的细胞；这不守本位的细胞，是早晚要生出癌的。细胞原是好的，但恐怕这个“若离”，因着不守本位，至终就生出无可救药的癌细胞。

将主的恢复摆在第一

你们要看清楚，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乃是主恢复的兵工厂。我常常对人说，我能够服一个倪柝声，就能服一百个。这意思是，你们任何人，能把这个工作好好带起来，我就佩服你们。即使我比你们年老，我还要跟你们。直到今天，我在工作上的政策仍是如此。凡是弟兄们能有高明的建议，我没有不接受的。当然，意见我不要，东批评、西批评我也不要，但有积极的意见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必须是积极的，必须是高明的；不冷不热、模棱两可的我不要。有些人题议了，结果自己根本不作，请问这题议有什么意思？若是你们对书房的文字工作有什么题议和建议，你们必须投身在其中。若是你们建议了，自己却不在里头，好像作也可，不作也可，那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建议，这没有什么意思。

我愿意对大家说，若是主的恢复有成就，秘诀都在这里：一定要一致，一定要绝对。主从没有亏待我们这些人，即使是我们这些老同工，主也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是走牺牲的路，走奉献的路。世人读书、受教育、就业，都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发展，但在主的恢复里，第一没有前途，第二没有升级、发展。从开头到末了，都是牺牲，后果怎样乃是在主手中。我一点也没有贪图；五、六十年前，从头一天奉献，我就准备吃树根、喝山水，但主始终没有叫我过那样的日子。今日的一切，都不是我当时冀求的；我们能达到今日，都是主给的。

所以，在你们还年幼时，你们就要清楚，不要把手上的工作，看作是你们的一种职业，能发展，能升级。你们必须把自己全然摆进去，好使你们与别人一致。以我自己来说，一切事都以主的恢复为第一，为首先。这并不是说我不顾到我的生命，也不顾到我的家

庭，只是那些都是第二，第一乃是主的恢复。在书房服事的人也一样，必须把书房的工作看作第一。我绝对相信，你们一有了这个心志，有了这样的目标，你们的工作就都要改观。乃是这一个心志，这一个目标，能叫你们把一切，把每一滴血都用上去。

求主的宝血遮盖我，我是每一个血轮都摆在主的恢复里，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这乃是主的恢复。无论主的恢复那一部分落下去，都是我所关心的。我若是为着自己的工作，为着自己的什么，就不需要来台湾。台湾今天交给你们作，作得好是你们，作得不好也是你们，与我无妨。然而，以我这样的年龄，我还回到台湾，我乃是为主恢复。但愿在书房服事的人，看待书房的文字工作，也是如此。

要有交通，有一致的目标

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作一个工，一定要通气，要有交通。同时我们要看清楚，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作工，不是像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或者像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自己作一个工，彼此间却没有一个同心的。即使原来同心、通气，但过了几年，就都不通气，彼此分了。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作工，不是作自己的工，这一点同工们都必须看见。我们乃是共同作主恢复里的一个工作，我们有一致的目标。

其次，我们需要考量，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是站在什么地位？我们是否能把这个工作拿起来？台湾的同工，是不是能把台湾的工作拿起来？我们考量，若是不能拿起来，就得祷告，求主给我们能拿起来的，能带领的。你若是那能拿起来、带领的，就应当忠心带领；若是不能带起来的，应当听从别人的带领。

同样的，在书房也是如此，你若不能拿起书房的服事，就要在你那一分里，尽忠的和拿起来的人目标一致；这就是我的负担。你们不要把福音书房看作是一个工厂，一个商店，只因为缺了一个职

员，所以请你作伙计。你们若是这样想，那就没有意义。在书房服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升级或前途可言，但从这个立足点而言，你们若在乎，我就劝你们，快快到外面找工作，找个待遇好，并且会升级、有前途的。你们无须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如希伯来十一章里所说的，乃是为着一个永远的目标。

主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讲于台北